2014卷

十编辑联合推荐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 杨志学 亚 楠 主编 •



新 华 出 版 社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2014卷

ISBN 978-7-5166-1521-8



定价：35.00元

2014卷

十编辑联合推荐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 杨志学　亚　楠　主编 ●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4卷/杨志学，亚楠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2
ISBN 978-7-5166-1521-8
Ⅰ.①中…　Ⅱ.①杨…②亚…　Ⅲ.①散文诗—诗集—中国—当代
Ⅳ.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847号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4卷）
主　　编：杨志学　亚　楠

出 版 人：张百新　　**特邀编辑：**郝子奇
责任编辑：李　成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230mm
印　　张：16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15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521-8
定　　价：35.00元

目　录

大醉的秋野（外一章）…………………………刁家乐 / 1
高原之美（二章）…………………………三色堇 / 3
刃（外二章）…………………………川北藻雪 / 5
南疆笔记（三章）…………………………马东旭 / 7
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王　垄 / 9
刀锋上的温度（二章）…………………………王　剑 / 11
没有哪一朵云为你停留（组章）…………………………王　琪 / 13
热爱（外一章）…………………………王小忠 / 15
雨中人（外四章）…………………………王尔碑 / 17
在辽河（二章）…………………………王占斌 / 19
关于钢铁（二章）…………………………王迎高 / 21
残荷…………………………王宏雷 / 23
风中的三棱草（外二章）…………………………王忠友 / 24
荒原上的葵（外二章）…………………………王剑冰 / 26
雪莲在鹰翅上飞翔（外二章）…………………………王信国 / 28
散落在大地上的拓片…………………………王崇党 / 30
读爱日记…………………………王新鑫 / 33
夜的风景线（外二章）…………………………王猛仁 / 35
时光的背影（外三章）…………………………王幅明 / 37
后开花的苹果树（外一章）…………………………车前子 / 39
桑多河畔（三章）…………………………扎西才让 / 41
印象派（外一章）…………………………贝里珍珠 / 43

回首彼岸（外二章） …………………………………… 文　榕 / 45
孤独者（外三章） ……………………………………… 心　亦 / 47
春风吹了一下（外一章） ……………………………… 方文竹 / 50
格桑花 …………………………………………………… 水　湄 / 52
一粒尘埃落下来（外一章） …………………………… 可　风 / 54
紫鸢之恋（三章） …………………………………… 北在北城 / 55
乌江是姻，沿河是缘（节选） ………………………… 冉仲景 / 57
石墙：时间碎裂的花朵 ………………………………… 冉茂福 / 59
惠女民兵（外一首） …………………………………… 叶逢平 / 61
圆说（外一章） ………………………………………… 史　枫 / 63
独钓（外一章） ………………………………………… 卢　静 / 64
秋蝉 ……………………………………………………… 卢子璋 / 66
莲上的月光（外一章） ………………………………… 白　琨 / 68
解读一只鸽子（外一章） ……………………………… 冯向东 / 69
一种过程（四章） ……………………………………… 冯明德 / 71
树的上空（外一章） …………………………………… 亚　男 / 74
特克斯的阳光 …………………………………………… 亚　楠 / 76
清晨，送牛奶的女人（外一章） ……………………… 朱锁成 / 80
缝隙（外一章） ………………………………………… 任剑锋 / 82
神农架（三章） ………………………………………… 向天笑 / 84
黑白 ……………………………………………………… 冰　石 / 86
瑶山牧笛（三章） ……………………………………… 成　春 / 87
南方散章（节选） ……………………………………… 汗　漫 / 89
飘，打一个回旋（外一章） …………………………… 许　淇 / 92
朝圣路上（二章） ……………………………………… 许文舟 / 94
时间的秘密 ……………………………………………… 刘　虔 / 96
黄河，苦难的母亲（外一章） ………………………… 刘向民 / 98
老大哥（外一章） …………………………………… 刘济华 / 100
北方情歌（外一章） ………………………………… 刘海潮 / 102
麦地上的一幅插图 …………………………………… 刘德印 / 104

西藏抒情…………………………………………… 祁玉良 / 106
风中奔走的词语（三章）……………………………… 毕　亮 / 108
乡路（外一章）……………………………………… 阮文生 / 110
孙绍振散文诗三章…………………………………… 孙绍振 / 112
城……………………………………………………… 纪洪平 / 115
现代农庄（二章）…………………………………… 杨志学 / 117
空村庄………………………………………………… 杨剑文 / 119
城市散章……………………………………………… 李　成 / 122
花信风………………………………………………… 李　勇 / 125
暮雨之泗（三章）…………………………………… 李　耕 / 127
岁月以另一种方式…………………………………… 李　凌 / 128
虚拟怒放生命之花…………………………………… 李　萍 / 129
爱情陶………………………………………………… 李　皓 / 131
一棵草站在黄昏里（外二章）……………………… 李　需 / 133
阿尔泰草原咏叹调…………………………………… 李文强 / 135
在时间深处遇见（二章）…………………………… 李松璋 / 137
城之南，繁塔矗立（外一章）……………………… 李俊功 / 138
望乡人（外一章）…………………………………… 苏　勤 / 140
忧郁的河（外一章）………………………………… 吴长忠 / 142
空锁风影（二章）…………………………………… 邱春兰 / 144
在生命的枝头上（二章）…………………………… 何承亨 / 145
蝴蝶的飞翔（外一章）……………………………… 冷　雪 / 146
核桃·父亲（外一章）……………………………… 灵　焚 / 148
高飞之鹰……………………………………………… 张九龄 / 150
一把刀（外二章）…………………………………… 张庆岭 / 151
最后的约会…………………………………………… 张建春 / 154
小野鸭（外一章）…………………………………… 张道发 / 155
黄河口草场…………………………………………… 张殿武 / 156
对着镜子说话（外一章）…………………………… 陈于晓 / 158
爱在湘家湖（二章）………………………………… 陈广德 / 160

女儿红（外一章）…………………………………… 陈平军 / 162
法院院长与“纸条”……………………………… 陈志泽 / 164
纸（外一章）…………………………………………… 陈计会 / 165
藏地短札（二章）…………………………………… 陈劲松 / 167
另一个世界：触摸（外一章）…………………… 陈茂慧 / 169
秋天来信（外一章）……………………………… 陈德根 / 171
泥身…………………………………………………………… 青　槐 / 172
族谱（外一章）…………………………………………… 林　溪 / 173
脚手架……………………………………………………… 林登豪 / 175
西海，请安放我的相思……………………………… 武向春 / 176
记下这一刻（外二章）……………………………… 雨　兰 / 178
鱼儿山札记（三章）……………………………… 雨倾城 / 180
那颗珍珠（三章）………………………………… 庞　白 / 183
向金的太阳………………………………………………… 转　角 / 185
旅伴（外一章）…………………………………………… 夜　鱼 / 186
我向往光芒的思想………………………………… 周庆荣 / 188
树（外一章）……………………………………………… 秀　实 / 192
等你的夜晚（外一章）…………………………… 宓　月 / 194
陈述（外二章）…………………………………………… 弥　唱 / 196
你，我，我们（三章）……………………………… 孟令波 / 198
大高原，我是一棵孤零零的树………………… 赵正文 / 200
彼岸（外一章）…………………………………………… 赵克红 / 201
绝响（外一章）…………………………………………… 赵宏兴 / 203
小木桥（外一章）……………………………………… 胡粤泉 / 205
我见过的那些荞麦花（外一章）……………… 南小燕 / 206
悲情城市（三章）……………………………………… 郝子奇 / 208
外滩，或者光（节选）……………………………… 语　伞 / 212
在屋前种一些什么………………………………… 祝成明 / 214
另一张脸（三章）……………………………………… 桂兴华 / 215
湘家荡名词（二章）………………………………… 耿永红 / 217

日出彩图（外三章）…………………………………… 耿林莽 / 219
祖传的村庄（组章）…………………………………… 莫　独 / 222
父爱（二章）…………………………………………… 贾文华 / 224
考古一个村庄…………………………………………… 晓　弦 / 225
沧桑的足音（三章）…………………………………… 倪俊宇 / 226
词与物（外一章）……………………………………… 徐　豪 / 229
河之魂…………………………………………………… 徐成淼 / 230
飞向城市的鸟…………………………………………… 徐金秋 / 232
江南春…………………………………………………… 徐春芳 / 233
缓解（三章）…………………………………………… 徐俊国 / 235
天上人间都有风（外一章）…………………………… 徐澄泉 / 237
秋风（外一章）………………………………………… 徐慧根 / 239
记忆之城：练习者……………………………………… 爱　松 / 241
在途中（外三章）……………………………………… 爱斐儿 / 243
骚动之湖（三章）……………………………………… 栾承舟 / 245
夕阳与花朵……………………………………………… 海　梦 / 247
水墨边关（二章）……………………………………… 流　浪 / 248
半坡（外一章）………………………………………… 唐德亮 / 250
秋风横无际涯（三章）………………………………… 堆　雪 / 252
一粒雪飘着（外二章）………………………………… 黄小培 / 254
我的秋天（三章）……………………………………… 黄亚洲 / 256
流过了青瓷的月光（外一章）………………………… 黄恩鹏 / 258
冰排远去（外三章）…………………………………… 曹立光 / 260
在无锡惠山（外一章）………………………………… 龚学敏 / 263
生命的智慧（二章）…………………………………… 崔国发 / 265
人在小城………………………………………………… 符纯云 / 267
寂静（外一章）………………………………………… 第广龙 / 270
在怒江…………………………………………………… 鸽　子 / 272
或者悼词（四章）……………………………………… 梁　平 / 275
像伊安那样朗诵………………………………………… 章闻哲 / 277

残疾者（外一章）……………………………… 章德益 / 279
春风紧（外一章）……………………………… 蒋戈天 / 281
茶峒古镇（外二章）…………………………… 蒋登科 / 283
我把呼吸藏了起来（外一章）………………… 韩嘉川 / 285
汉字意象（二章）……………………………… 喻子涵 / 287
更紧地握紧（外一章）………………………… 鲁　橹 / 289
风景（外二章）………………………………… 鲁绪刚 / 291
母亲（外一章）………………………………… 曾丽萍 / 293
断章（三章）…………………………………… 谢克强 / 295
当我在纸上写下文字（外三章）……………… 蓝　蓝 / 297
擦肩而过（外一章）…………………………… 蔡　旭 / 299
怀念一场雪……………………………………… 箫　风 / 301
雪落平原（六章）……………………………… 潘永翔 / 304
鱼来鱼往………………………………………… 潘志远 / 307
有伞撑着………………………………………… 黎均平 / 309
走走停停………………………………………… 毅　剑 / 310

大醉的秋野（外一章）

刁家乐

爱的永恒是磁性。美人的呼醒，眸子里的深情，让炊烟上升。秋后的民歌，仿佛是豹子，挽着金色的时光闯入瞳孔。

天高云淡呵，淡出水墨一行南归的大雁。一闪一闪的雁飞，一首首的雁鸣，是唐人挥手捋髯吟唱的五言绝句，发表在苍天上。

飘落下来的古老韵脚呵，正是秋野的虫鸣，那才是满野的唐诗。我在诗林中漫步，看到李白目视天涯：是望庐山瀑布，还是看黄河之水天上来？抑或是不见长安使人愁？快，拿酒来，与尔同消万古愁，继尔仰天大笑。

我又看见注定漂泊一生的杜甫，登临过齐鲁绝顶，经历过酒肉臭的朱门，到达成都草堂只获得暂时的安宁。我从你浑浊的瞳孔里，读到“路有冻死骨”的吟唱。烽火连天，掠过头顶。

我又看见，王维在一轮落日的孤烟里吟唱；我还看见，白居易意味深长地把《长恨歌》奏响。

啊，大醉的秋野！一首首绝妙的诗，流淌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茫茫秋野之上。

秋雨中的花草

秋雨中的花草，以秋收的名义，丰富草木的生活；以繁荣的逻辑，成倒下的形态，成弯腰的形态。都以结籽为荣，只听鸟声的抒情。越清静越好，忘却思想，闪烁着千姿百态。有的抱雨安祥，有的和谐得有些异常。原始的图腾，灿烂在天地之中。形形色色的影

像，都在展现那个无边无际的梦想。

秋雨中的花草，沉醉在雨的深处，沉迷在单纯的景仰中。聆听着鸟语，在秋天的旋律与色彩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曙光里，祥和而凝重。真实与梦想。

啊，秋雨的花草，有那么多神秘的暗示。

（选自《北极星诗刊》2014 年第 3 期）

高原之美（二章）

三色堇

柯鲁可湖

一路向西的柯鲁可，让人血脉膨胀的柯鲁可，想把心放在上面感受碧绿光芒的柯鲁克，

就连莫奈也无法将它的美诠释完整的柯鲁可。

我知道，这就是天堂，是大地上一颗不期而遇的珍珠的返照，是长调中一滴水的来生与往世的彼此倾诉……

你完成了从美的一部分到美的全部的所有过程。

我相信，你定有一颗轻盈而永恒的心，否则，湖面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抖动的翅膀，茂盛的芦草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艳阳普照？那溯源而上的蓝色诱惑，怎么会闪耀着婴瞳的光？

在酷热，喧哗中，柯鲁可，你守住了自己的滔滔锦绣。

喜悦是溢于言表的，这整湖的蓝涤荡着我的心境，我的爱，我全部的余生。

马兰滩草原

七月的高原，我没有强悍的体魄，没有落地生根的思想，没有足够的力量拔剑出鞘，只有与这片浩荡的马兰草摆弄着阳光。

我懂得土地的深情，懂得高原上马兰草的意义，懂得这片草原无穷的神韵。

请允许我写下它肥沃的牛羊，漫着牧歌的毡房。我学着一匹马的样子在奋蹄中，用羊羔一样的眼神，羊羔一样的念想，俯首亲吻我青青的马兰。

我能感觉，它给予了我广袤的慈悲与护佑，它葱郁得多么干净！

我隐在这片茂密的温床上，细细看每一棵马兰都是我前世的爱人，每一丝清风都在低吟着我们的款款深情。

我想让上帝祝福我们，祝福人类的礼遇，祝福这无边无际的蓬勃，丰厚而绵长的味道。

我爱这片草原，爱它美得歇斯底里的样子，爱它接纳了那么多的马匹与苍穹。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年第9期）

刃（外二章）

川北藻雪

刀和水同行，在先锋中游弋，本色渐露。亲昵间挟裹冒犯，优雅下汹涌侵略。

狂暴，冲突，浮躁；理智，隐忍，沉静。像兽一样奔跑在人类文明的灌木丛，这头公牛，疲软中也不乏铁的风声。

其实，它应归类一条河流。缓慢地，从伏牛山余脉发端，带着金属的沉香。两岸，棠梨如雪；如果向深处眺望，你会听到矿工的日课，木鱼阵阵，在冶炼中升温。

多么驳杂的黄昏啊！灵魂痉挛，剑气出鞘。

我看见，一朵洁净的莲花，兀立于浩渺而深邃的初夜。

碎　裂

结局是碎裂。

一餐午饭前，它超平或纯平，乖张或淑女。这之前呢，它是现实主义的镜子，电磁炉，毛玻璃，荧光屏……这波浪拆散的海，逐渐挤压的妊娠纹，疯狂扩张。

圈地运动的副产品，或许是尖叫的音质，令你警觉，惶恐不安，像电击后的刺猬。

碎片坠地，或断裂横尸眼前，事实上那不过是结束的元素。

有些碎裂杜绝了眼神和声音，比如虚无，幻象，空中之空，未开始便已尘封的历史。

无可救药的碎裂！

清醒或痛，终究是一地碎片。

芒

芒蛰伏在一柄铁斧里，蠢蠢欲动。

芒生凡心，舌不由自主地翻卷，它咬上木，也被木深深吃紧。看上去，这对可爱的夹心饼干谁也离不了谁，甜蜜和痛楚撕扯，兴奋暴露在瑟瑟旷野里，土地越发精瘦。

许多山兔从它侧面晃过，不吭一声，就像许多双脚摸石子过河，头也不回地跨过乌鸦嘴。

那时，乌鸦嘴河水清冽，乔木森森。

一只鱼的童话，远天远地，吸来白鹤昼夜缠绵。

那时，一些芒纯粹地恋着，从不像现在，炽热爆出碎屑，泠泠飞花！

（选自《酉水》2014 年第 5 期）

南疆笔记（三章）

马东旭

风吹

在苍茫的南疆。

风吹着我们，如此空荡之中的一小块黑，仿佛距人类很远。

头颅，个个如雪。双手也盛满了骆驼刺，颊上扑溅的沙尘飞扬。真的，我确是困倦了，多想放下农具，躺下来。让舌尖吮吸，暮色黄金的羽毛。

并领着我们安憩。

与上帝接通的人，包括父亲母亲哥哥。

拥抱着无限的生命与死亡，以及被掏空的肉身。消融于寂静的荒莽以里。

清贫

我在申家沟挺好的。

有一泓清泉，环绕着灵魂的马棚——曾那么虚空。

静静的欢娱，丰饶之爱。

开始召唤我、我们。我最钟爱的床衾是青草。素面仰天，双脚插进天空的汤盆。我有从未有过的知足感。我可饮那纯净的露水。也可嗅那新生的麦穗。聆听马嘶、牛哞、鸡鸣、犬吠。

这黎明来临。

这晌午来临。

这黄昏来临。依次搭在我们升降、沉浮的肩上。飞絮如雪，如清洁之词，卷成团，扑向古老的土地和房舍。

四月之光，长出手臂，抱紧每一个口吐莲花的牧羊人。

夜

夜，无所顾忌地黑。

而父亲醒着，一个人呆在谷仓。和他唱颂的经文，裹挟在一起。只有墙上的镰刀，可以收割他黄金的蜜语；只有平扑的灯盏，令其如此深邃且处在自足之中。张开双臂，他对着陈年的麦粒和玉米、红薯干子，隆隆扑打。崇高与卑贱融为一体。最后闭上红莲花的眼睛，享受生命的灵息，在旋转。

仿佛一只移动的药罐子，抛下俗世的标签，扑向星空。

如佩索阿所言：我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可以把这句箴言比喻成一具精致的棺木。

——能吸走万物倦怠的肉身。

夜，浓得已开始变淡。

（选自《散文诗》2014 年第 11 期）

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

王　垄

哦，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的圣火——

激荡着彝族农历六月的诗情。

山寨的夜色，捍卫着星象的光芒。疯狂的节日，让一团又一团的火，成为喜庆的工具与手段。此刻，所有的灵魂都无法沉寂。村庄的克制，被神性的辉煌围剿。

猝不及防，或者心悦诚服。

盛宴之火。在史诗中云集，照亮乡愁，为南方的民族增添体温和爱的热度。

歌声的火焰，飘飞着噼里啪啦的音符。花朵的燃烧，潜藏着幸福的闪电。吉祥的普格，用一支火把提升了远方的游子对故土的眷恋。

我的向往在此终结。

火把，被我的灵感激活，这夜色中黄金般的精灵。哦，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的圣火——

十万个光明的使者降临，十万亩流星的璀璨垂落。

普格的火把，使天堂变低，大地心存敬畏。

我听见了山的呼唤，也听见了火的喘息。夜色苍茫，传承着千年的图腾。这故乡的胸脯上流动的胎记，雕刻着古老而崭新的时光。

欢快的大三弦舞，跳出了火、火把或者火把节的内涵与外延。

哦，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的圣火——

我听见了五行的走动和启迪，也听见了梦想的燃烧与蒸腾。生命的力量，不可阻挡。民族的希望，与日月重光。

彝人啊，你有经典的村庄。一支火把，找准了前进的方向。

除了燃烧，还是燃烧。除了奔跑，还是奔跑。

原版的火，可用来锻造与刺青。原创的节，最适合浪漫和抒情。

这是神的恩赐，大地的垂青。如果感激，请用青春酿酒，以濡血的诗篇，向火鞠躬，向火把致敬。哦，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的圣火——

我愿以上天的名义，向你交出我内心的阴暗与凛冽。

有一支火把，业已成为黑夜的心脏，成为我灵魂的灯盏。

我相信，一万年的燃烧，其实只为找到我的这一刻。

那凤凰似的涅槃，让我看到了族人的智慧与勇敢。我可以错过花的烂漫，可以错过鸟的福音。可我不能错过火的洗礼，以及像火一样崇高的蔓延。

哦，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的圣火——

我不能错过你的强大与壮美。

千锤百炼。

我只为找到一个民族的骨头，以及一个民族的骨头上那永不褪色的火的色彩。

（选自《普格彝学》2014 年第 7 期）

刀锋上的温度（二章）

王 剑

屈 原

你是暗夜里的一条江。把三千年的孤独和痛，攥成盐。攥成泪。攥成血。

从香溪，到郢，到汨罗，文字是你妖娆的刀锋。你血液中熊熊的火焰或者雷霆，在诗行中闪光，飞驰。

暮霭沉沉楚天阔。你企图用一颗心去滤掉雾霾，去洗净那些污浊的眼睛。你剥开心脏，掏出一瓣一瓣的爱，没有人知道。你关上自己，怀抱一片国土，从岩石上跳下，也没有人知道。

只有汨罗江腾起的浪花，在掀起一场场灵魂的风暴。

死了，也要化成一棵树。一棵黑暗中的橘树。

站在楚国的宫门前，燃起火红的蕾。

像独自醒着的灯，一盏盏伸向时间的深处。把黑夜一遍遍擦亮，把一个国家的命运一点点擦亮。

秋 瑾

每一个女子都是五月里的一朵花。秋瑾，你不是。

你是一把剑，在黄昏出征。你用自己阳刚的头颅，或者诗歌，擦拭着大地和天空。把暮色中的帝国，赶往历史的尽头。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你单枪匹马，杀进敌阵。

每走一步，黑暗都在为你让路。

一路上，你躲过了多少明枪。最终，却在五月，在古轩亭口，一支暗箭从正前方射中了你。五月成了你一生的劫数。

碧血奔涌而来，无法阻挡。在五月的伤口上，开出一朵杜鹃的火焰。

无眠的夜晚，我们常常听见，那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队伍，在历史里奔跑。发出嚓嚓嚓嚓的声响。

像一条汹涌的河流。传递着爱，以及信仰。

（选自 2014 年 1 月 18 日《湖州晚报》）

没有哪一朵云为你停留（组章）

王　琪

又见青山

你不畏迷途，不观人间春色，暗香在四处沉浮、起落的那个下午，一条静谧中打开的山峦，闯入你苍茫中的行走。

为什么不能够停驻，守住这份永恒？光线这般暖，风这般柔，眯上眼睛也能听到万物拔节的声音，蓄积着持久向上的力，与无穷尽的美……

水波连着水波，花朵牵着花朵，密林深处，不见半个身影。而一场农事，就要从坡地，依次展开到河畔、屋后，成为一个季节的核心。盘旋其上空的鸟儿，此时，早已忘了飞翔。

你遥望这片丰饶，却找不到一条回家的路。

相比于故乡，你有一份难以说出的歉意，与忧伤。风不会一直跟从着你，只会含泪送你一程，尘埃里你远走异乡的孤影就放大一层。

那一年，我走过了众多的村庄和城市，但见青山，就有细微处的思乡，在落日的余晖里，令人心颤。

南下的姐姐

火车在秦岭深处向前奔跑，不分昼夜，也不知疲倦。这使第一次远行的姐姐迷惑：青山这么苍翠，河水这么清澈，而远方的灯火

仍在远方，几乎要迷乱眼睛的旅程，何时才能抵达终点？

她一直睁大了兴奋的眼睛，没有任何睡意。

车窗外面，尽是交错的景致。无数桥梁与隧道，仿佛要把我和她，像飞鸟一样，从这片山河轻轻擦过。

延伸着的轨道依然延伸。漫长的旅途，下一站，是要把我们从久居的北方，执意带向南方的另一片天空下。

哦，那是一块陌生的天地，所有的一切，都逃不过姐姐惊恐的眼神。她保留着故乡的方言，试着和周围秋风渐起的人交谈。

她一向是寡言少语的，但乘坐一列奔跑的火车，远赴异地，她的内心有着说不完的愉悦。

没有哪一朵云为你停留

去南部山区，平原已在身后。

公路一直吃力地向上盘旋，你看见奇崛的走势，依着山峰，令大地嵯峨起来。村庄远矣，河流远矣。俯瞰空彻的峡谷，万物都将在你脚下，向下沉落。

光斑隐约可现，一道一道从竹海与深林透出。秋的意味不浓不淡，但没有哪一朵云，为你停留。

它们聚集一起，向西奔涌，毫无眷念。但为什么，它们要携走天空下的苍茫，从一侧，向另一侧？

如果你口袋里有几片草叶途中不小心遗失，你一定得仰头观望，擦擦汗水，弯下腰身，和大地上的植物亲近一次。

天空深远。无论雨做的云，还是风吹动着云，在旷远的季节，你行走万里，也不过如一丝天上的云彩，轻飘于尘世。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8 期）

热　爱（外一章）

王小忠

秋天的脚步已经远了，落叶和泥土抱在一起，它们的内心充满了真实和幸福。

我站在草地上，想象着即将来临的雪——它们会让草原纯净而温暖？

那辆大车停在院子里，春天里将载着一颗明亮的心赶往牧场。

该放弃一些杂念和担忧了。

晨曦里清扫街道的妇女背对冷风，她们是否看见了光明？

晚归的牧人凝望着城市的苍茫，还有什么比渴望更令人不安？

翻开欢乐与忧伤的心事，还有什么比真诚更光辉的记录？

真的需要静下来了！让清辉照耀着，然后坐进时光里，想自己喜欢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你一定会梦见雪的干净，梦见一波一波汹涌而生的青草。那么，就和它打成一片，好好爱着甘南大地……

对于命运，爱情，以及信仰和追寻，最好不要用简短的语言去叙述。

草原

……草原在深秋里寂寥而空阔——

那些接近太阳的紫色草穗和迎风摆动着的青稞，低垂着头颅。

还有什么比它们的沉思更伟大!

漫无边际的幽蓝——是甘南的尕海，吉祥的草木悄然唤醒沉睡的羊群，骑手的血液注进高原的骨髓，仙子的发辫生成草木葳蕤……

迷醉与幻想让我在暮色的尕海草原无法返回。消失而永恒的光阴面前，谁能书写自己前生来世的命运?

常常想起草原，想起漫无边际的雪花，想起大风里点头的衰草和牧归的羊群……当这一切再次进入心灵，在这里的每一次呼吸，都会和真实的灵魂相遇。

光阴诞生出花朵的艳丽，也诞生出永不衰竭的回忆。我只想在这片暮色包围的草原上，安详地迎接每一个灿烂的黎明，平静地接纳每一个夜晚的寂静。

矫健的马蹄踏响高原，高山牧场给大地温暖。经幢向天空歌唱，桑烟给海域柔软。女人一样的龙胆花给尘世安详。纵然明灯彻夜燃烧，牧歌夜夜传唱，一个人内心的世界要真安静下来，一定和时间无关。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11期)

雨中人（外四章）

王尔碑

总是记不起带伞。

大雨在黄昏叹息你的遗忘。

旷野——捧出安慰：灯的召唤。白屋如童话。

你去敲门。

你又没有敲门。

——门上有什么，令你落荒而逃？

鸟会

天空是一个会场。

鸟儿们坐在白云飘飘的椅子上开会。有的还坐在自己编织的笼子里，深怕自己会飞去似的。

争先发言。以歌代言。

无题、无字的歌——不确定的美学、模糊小说、朦胧画……纷纷替代歌词，唱得白茫茫一大片。

无独唱。是齐唱掀开众妙之门。

天空蓝得似海水了。

听众如痴如醉。其间，坐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他闭目聆听多时，始终没有听懂鸟儿们唱的是什么。

画外

风景展开，忽又缩小成一幅古画。

人在画中饮茶。

人在画中苍老。

白云在画外，以生命擦亮天空。

飞鸟在画外，阅读宇宙的神秘。

独行侠在画外，叩访万水千山。

时间

我看时间，时间斜着眼看我，且冷笑：“你在我之外，偶然一瞥，也无心看个明白。去吧，回到你的网里去吧。”

鸟飞过，在时间之上，在星星树上，翻开一个辽阔的梦。

拾荒者

有人拾起苍白的足印，有人寻找势利的面孔。

你不寻找什么。冥冥中却有什么东西在寻找你。

垃圾山中——蓦然走出李渔、尼采……还有一叠情书、半本手稿……你一身灰尘，热泪盈盈，抚摸着被人抛弃了的智慧和良心。

路灯很亮，街角很冷。

有娇滴滴女子掩鼻而过。你听见书页中浮出几声遥远的叹息。

独对寂寞苦笑。傻儿火锅城灯火正红。

（选自《四川文学》2014 年第 1 期下旬刊）

在辽河（二章）

王占斌

辽河口看日出

辽河口边的大地，像一艘缓慢驶出的舰艇，在晨曦中离港湾愈来愈远。

哪里是海？哪里是河？已经分辨不清，水面上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竭力想要按捺住什么。

辽河口看日出，那神秘的生命之轮在上升，大海中的朝阳，英雄的头颅和年轻的血性在蒸腾。

一尘不染地向上，一尘不染地挣脱，它在上升中每一次的挪动都不露痕迹，每一次轻微的举动都让我的血脉贲张。

在一片苍茫中看水天相接，脚下和远方，红海滩和辽河交织在一起，蜿蜒的白玉带和大块的织锦融合得天衣无缝。

辽河口看日出，我是大地之上沉默的歌者，目击了一次黎明的歌唱，在一次缓慢的上升中获取了火把，获取了短暂的安慰和持久的力量。

在红海滩，听到碱蓬草的呼喊

在红海滩，一万亩碱蓬草喊出红的时候，秋天像个少女，依偎在辽河的宽阔之上。

我相信母亲的辽河，是在用乳汁来喂养红海滩，不然怎么会

有，出落得如此艳丽脱俗的女儿？

海风轻轻拂起大芦苇荡的裙摆，相信这是一次倾情的演出。一万亩碱蓬草喊出对辽河口的热爱，这是大地之上的呐喊，一望无际地映红了天空。

仿佛泣血的奔涌，在辽河口的嘴唇上，涂上艳丽的脂装。

有时候，幸福就是一种泛滥的美，像碱蓬草沉默地来临，沉默地呼喊，把所有的热爱都鲜明地凝聚头顶。

红海滩，大地之上的盛装。听到碱蓬草在低低倾诉或歌唱的时候，总会有幸福的琴键在轻轻碰撞。

我感觉整个身心都随着红海滩在汹涌，在陶醉，在沉陷，在一片红色的交响中不能自拔。

秋天像个少女，顺着辽河的走向，托起了红海滩的呼喊，使大地之上的羞涩变得更加火红和隐秘。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年10期）

关于钢铁（二章）

王迎高

工字钢

小时候，一直看见父亲扛着铧犁走进晨曦或在暮色里回家。

这是一个人、一个字站立的姿态，一座桥、一段梁横卧的姿态，一根柱、一尊塔、一排桩截面的姿态。

这个人板腹、硬腰、短腿、宽脚，沉默寡言却又心直，这个人把厚德载物扛在肩上，用刚直不阿长成翼缘角度，用臂力和肋铺垫任重道远。

这个人骨头的断面彰显着大写的“工”字和互相支撑的“人”字。

这个人在你的道床让铁血凝成长廊尺寸，让块与块的碴粒聚成一次次伸缩，一次次呼吸，一次次受荷载时的抱紧和释放。

这个人在今夜的空隙时刻，用一个天窗单元陪你天道酬勤和享受天伦之乐。

轻　铁

鱼，在光的索道带动一条河呼啸潮涌。

一道月光，在穹的高处举着云朵，载着轻裘肥马和想你的牵肠挂肚。

为你而轻，轻成一条相辅相成，一群排着队的大雁，一只破茧

的蛾，一排风尖上拨浪的帆。

轻，在你的公里标，上天、入地、穿梭繁华街市、缓冲潮湿隧道。

为你，铁可以举重若轻，人可以轻车熟道，情沿着平行线在轻歌曼舞中鱼贯往返。

轻，轻得吹一口气就能缩短距离和融化隔阂，就能让相见的足尖走进等待的轻怜疼惜。

（选自《中国铁路文艺》2014 年）

残荷

王宏雷

秋水，残荷，像某个故事的结尾。

是谁？把红和绿、血和肉，一刀一刀地剃净，剃出骨骼，剃出叶脉，越剃越瘦，只剩下原本简单的梗概，一半是现实，一半是倒影。

举着莲蓬的干枝猝然折断，莲子怦然落水。极致的枯寒之后，竟是一粒重生。

这是一种经得起风刀剃骨的枯萎。不是所有的历史，能经得起刀剃，也不是所有的片段，敢在清静的水面留下真实的倒影。

想到了莲子，便想起了曾经。曾经不经意间，满了一塘碧荷，还未走出陶醉，又一个不经意，瞬间蔫在水面，这场仓促的相识，短得像一声鸟鸣，我仿佛从未真正在意过一支荷的冷暖。

我一定错过了很多。那又能怎样呢！我这一生，错过的又何止是一次花事、一次青春？正在身边流逝的，我正错过的，依然不能阻止。

也许错过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水上残留的暗香，迎风而嗅，是否依然。

残荷清冷，比盛夏的丰腴更显得真实可信。试着闭上眼睛，看不到现实，却打开了一扇心窗：一支支别样花红，空灵水上。

秋水微蓝。这不着痕迹的平静，才是真正的隐瞒。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沉默，只因你曾来过。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1期）

风中的三棱草（外二章）

王忠友

夕光落在池塘边的三棱草上，加深着暮秋和它的黄昏。三棱形的茎，弯曲，直立；直立，弯曲……

头颅互相碰撞，低沉的沙响，让这个荒凉的秋天有了暖色调，仿佛在完成一种信仰。

秋风吹裂哆哆嗦嗦的种皮，坚韧的身躯，不肯撒手那些不曾剥落的种子。

几只蚂蚁，啃噬脚下秋风越走越远的光斑。一颗、两颗，颤抖着苍茫，滑落草丛。艰难的告别，让生命进入另一种轮回。

流水不潺，花香凋零。

那个守候在湿地的老人，它的身边起起落落的鸟儿呢？

大风，突如其来。

这些三棱草，高举着天空，随风而动，一点也不肯放松。

那颗老得不能再老的头颅，慢慢地垂进池水。

一圈一圈涟漪，是未了的心事，还是对池水渴望着什么？

就像在这个秋天，深入骨髓的许多事物，我能看见，却说不清楚。

雪地里的村庄

大雪，再一次抵达篱笆墙的村庄。

比雪花还薄的妹妹被唢呐接走。送亲的人群，被风小心地送到小沽河对岸，又像一盏远归的灯火，被雪斑驳地飘还。

雪，越下越大，漫不经心地覆盖着我们。

老远，我就看见母亲站在村头，守望着灵魂之上的疼痛——大风绕着细拐杖，雪花缠着瘦肩膀。

站在村头，我泪水全无，什么也说不出。

只想点燃一堆柴火，温暖这个寒冷肆虐的村庄……

农　具

收完最后一粒粮草，大大小小的农具，挂在牛棚的墙上。

镰刀，锈迹斑斑，那是母亲褪不去的老年斑。锄头柄，又黑又亮，那是父亲的老骨头磨就的老时光。泥土里霹雳咔嚓的大镢头，因伤过蚂蚁，垂下倔强的头。碰伤过蝴蝶翅膀的草耙，怎么也不肯拿掉那片难受的叶。还有三叉钩、木锨、耢……

我数了数，不多不少，正是父亲的年龄加上母亲的年龄。

老牛在吃草。

哞——的一声，我发现，一条牛鞭，还在暗中抽打着它们——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11 期下半月刊）

荒原上的葵（外二章）

王剑冰

印象里，葵总是平原墙角地边的点缀，绝成不了煌煌接天的景象。

一粒种子，就长得这么圆满，这么灿烂，这么亭亭玉立，而且还捧着成倍的回报。一粒一粒的种子，长成树的林、花的海，长成一片光合地带。

这是怎样的一群呢？像女子戴着统一的阳帽，参加洗礼仪式。同样的姿态，同样的心事，相互间构不成障碍和猜忌。

花中只有葵，能将艳丽擎得这般高。好强的葵，茎和叶子不怎么出色，却把所有的鲜美都集中在花上。让光线柔媚的手指，温润地触动每一层构思。

曾有一段时日，这种花成为人们利用最多后又诋毁最多的道具。而葵在任何世风下，都个性地开放。只要有一滴水、一抹阳光。

荒原上有白杨、沙枣、骆驼刺，显现着抗争与力量，也有健康、挺拔的葵。

释 放

一滴滴、一线线的汇聚。聚多了，就有了水的流动。

一些水散落了，一些水变成了沼泽或者坑塘。

一些水流固定下来，就有了自己的河床。河床是一种形式，就像一个家庭，让责任与义务躺在上边；就像一种分配方案，让你进

入一个循规蹈矩的过程。

很多的水流在这个形式里平淡地消失了。

瀑布就是突然失去了形式的表象特征。

突然的失去也是突然的释放。

释放就这么披头散发吧，这是第一次做得爽爽快快的游离子烫。

释放就这样像逢春的绿柳，索性交给风交给雨的轰鸣。

释放就这样像蝶曼舞曼舞，鼓动最值得鼓动的翅膀。

释放就像涕泪的琵琶，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弹拨得满世界的青衫，说着不大囫囵的话语。

雪　晨

谁做了一个大蛋糕，做了整整一夜。奶油该点到的地方，都精心地点到了。直到狗把孩子们唤醒。

狗一定看到了这个近乎荒诞的全过程。

一条小路随之醒来。

没有醒的是在白天和晚间劳累的大人们，他们总是重复着一些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情。

雪使邻里之间显得亲近，就像一条新被子下面的爱情。在这样的被子下面，村子渐渐丰满起来。灯笼做颗樱桃，幸福的色彩凝固成一点艳红。

雪将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柔曼或坚硬的线条。

雪也将一切都简单化了，简单成童年的世界。

看到的只是雪的结果。真愿意这样长久地下去，让路重新开始。尽管明白雪只是表象，很多东西都不会甘心，包括风，包括太阳，以及雪下的灰尘。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9 期下半月刊）

雪莲在鹰翅上飞翔（外二章）

王信国

翅膀高过天山时，一只鹰丈量生命的高度，活得比雪莲花更绚烂。活得比雪莲花更加艰辛。

艰辛是一只鹰的必修课。经历、体味、苦难、乐观，这一切，让一只鹰奔波了一生，荣耀了一生。这一切，让雪莲在鹰翅上飞翔了一生，绚烂了一生。

比云霞更高远的雪峰，雪莲花的飞翔漫过五千年时光，却从未停下。

本色的品质，慈善的心灵，早已脱离植物的基因。高度，当超越血液的轮回时，雪莲花注定展翅飞翔。注定以鹰的名义，飞回雪莲的花蕊，挽留离家出走的松涛。

天山挺起的胸膛上，起伏的心脏是松涛的起点与终点。是一只鹰的前生与今世。是雪莲飞翔时，翅膀绽放的时光。

松　涛

已经很久了，我驻守天山山脉的兄弟啊，夜夜歌声浩荡。让夜宿岩石上的鹰，成为标准的舞者。

真的很久了。那些直指天宇的品格，让我在物欲世界里，一天比一天消瘦。

我的兄弟哟，在荣与辱的夹缝里，我听到心跳撞击天宇的回响，漫过不言不语的雪峰，向终年不散的云雾讨要门票。只要走进去，就是松涛的一部分，就是挺胸抬头的歌者。

千年的彩排，或更加久远。我站在松林里享誉荣光。我狂舞在松涛里，成为时光雕塑时光的化身。

松涛阵阵，我安居天山之上，听到骨头敲击骨头的回声。

雁　阵

射出的箭，回头不可能了。

用骨血切割空气，掘出一条路。一条通向爱情的旅途；一条通向天堂之道。

空灵的天宇，像一张铺开的宣纸。

雁翅拍打着宣纸的空白，拍打出晋人王羲之行笔的自然万物的率真；拍打出唐人怀素挥毫狂草乾坤的劲舞；拍打出宋人米芾墨韵四季的春花秋实；拍打出明人文征明端庄楷书的人间风花雪月；拍打出清人郑板桥翻江倒海般的心血澎湃；拍打出我满含眼眶的热泪。

这是无偿的感动，少去商业的表情。

头雁引领宗族每一只雁南飞北翔，是那样流畅和唯美。

感动，通过一只飞翔的箭头，诉说心语。这是哲学的表达和民俗般的爱。

远去的掠影，带走我目光深处密布的白云。

留下那片蓝，海一样的蓝，给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增添无穷无尽的大爱。

（选自《散文诗》2014年9月上半月刊）

散落在大地上的拓片

王宗党

白汲水，灵魂的显影水。

天空是多么好的大宣纸啊，它一页页地覆盖下来，无始无终。

云朵，旧时空里飘过来的柔软扑子，饱醮时间的墨汁轻轻扑打在生命的底片上。

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消失。身边的任何物件，都有可能成为某个灵魂复活的介质。

轻轻抚摸着石碑上的字痕，潮水一样随之而来的呼吸与心跳突然就将我紧紧攫住。

那个企图抓住风的人，一直都被风抓在手里。

碑文是石碑最好的庄稼，千百年的风摇响一个人的身世。

所有的证词都有复活的那一天，雨后的青苔让沉积的时间泛出绿意。

一个又一个的人走在路上，无论贫贱富贵，都会被一张黄土纸遮蔽住去路。

一生奔波在地球跑步机上的人，并不比一棵古树走得更远。

低处的深渊有底，高处的深渊没有边际。

深渊根植于心，长出一朵硕大无比的茫然。

高山的锋刃直指深渊，人们受惑于刀尖上的光环，如滚动的滴血，于锋刃间演变。

向上生长，也是向下堕落。希望和仇恨一样，都能使深渊

受孕。

高处的迷雾一直在幻化，冰雪卷了刀刃，手刃者只是为自己找到了坠入之门。

深渊，一种哲学的坠落。永恒正在风化，在时间面前，山已经感到疼痛。

几场雨过后，拆迁后的一面雪白的断墙上，出现了几行血渍，像一个极度悲伤的人，脸上挂着血红的泪痕。

墙的上面，是一排折断的承受过无数生活重压的楼板钢筋。

天空正隆起它的穹顶。

大地广袤，我已习惯自己是中心坐标。越过千山万水，但我无法越过自己这道悬崖。生命的灯盏挂在悬崖上，是那么经不起风吹。

四周摆放着哈哈镜，看到的已是荒唐与可笑。

这是一个怎样的无法突破的房间啊，是谁已把我做成了透明的琥珀！

我一直怀抱着死亡前进。

不断地成长，让我蛇一样褪下一层层成长的老皮。

如今，我老了，老年斑一块块长出来。我时常能从一些守旧的思想上，闻出腐尸的臭味。

刀口缝合时，思想就有了真实的疼痛，医生已为我做出了取舍，剩下的只能靠自己。

压弯枝头的日渐成熟的果子，开始让人莫名地担心。

一滴水单纯清澈，它在成长，在汇聚鸟儿的翅膀。

海洋就是鸟儿的翅膀。

所有的梦想，最终凝结成了硕大的苦涩泪滴。

飞翔的鸥鸟群，多像一次盛大的梦游。

风，一个透明的人。整个时间都在突破。

没有人能阻止他走动，也没有人能让他窒息。因为，没有人能修补时间。

与风相对的是一茎莲荷高洁的心，它突破淤泥高高举起来，一直举过头顶，不摇摆，只用绽放的光芒跳动。

那些迷失的人，寄居在远处的马褂木上，重新经历凄风苦雨。

而这里，谷水清幽，生命静静觉照，一颗心，正铺开辽阔的净土。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9 期）

读爱日记

王新鑫

10月17日 晴

波德莱尔把美比成大理石，无表情、无感觉。永恒而闷声不响的大理石“生来就要给诗人激发一种爱情”。而只有真正拥有了爱情才能明白这样的美。我喜欢这种坚固而又尖锐的美，能为我划破黑夜，看见黎明和你。

这尖锐的美直逼向爱情，指向你我，这多像是一种告诫。“光和风的营养为变色龙所依赖，诗人的食粮是荣誉和爱情”。诗人没有那么幸运，不会因为每一束不同的光而变换。女人的精神食粮和诗人的一样，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成为诗人。

我是个简单的人，你是个有故事的人。如果你愿意讲，我愿意继续写我们的故事。岁月，就是从我走向你。

走向我的开端——你

或你的尽头——我

——北岛

10月18日 小雨

不知晓，哪来骑士的勇气。有了这一份勇气，寒冷的十月也成了一枝桃花，小雨泛着桃红落在我们一同走过的伊宁。

这是我第一次和异性走得这么近，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勇敢地写

出你。

狄金森，是我喜欢的诗人，她是一个封闭的女孩，在遇到你之前，我也有点像她一样，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敢爱，害怕爱，只有假如。

用一朵花—— 一封信——

一段轻捷的爱情——

假如我把铆钉焊得更紧——

用以上这些——最终固定

——狄金森

也许，女人的一生需要靠爱情去固定。固定我一生的人是不是你？

我们总是相对而坐，我用这种重复的方式一遍遍去固定你的位置，这样恰好能完全看着你。每次仔细看你，都是一种美妙而必要的重新认识。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9期）

夜的风景线（外二章）

王猛仁

黑色，加重了夜的深沉，我轻轻扶起你的影子，在月光下踯躅。

千万次的承诺，似乎成了荒置多年的一片废墟。季节在无声中泅渡了年龄，而流逝，却永恒不变。留给你的，或辉煌，或惨淡。

这注定是一个寂然无助的时刻。

我们把心事都交给黑夜吧。任凭泪水都滴在花瓣上，看着它一天一天消瘦。

轻风浮云，荒原阡陌。夜空仍是昨天一般高远。经年不变的顽石，习惯于选择自己的色彩。

不再转身看清泪滴落，不再回首看你，看你被泪痕冲刷的容颜和蹒跚而来的眷恋。

从此，再也走不出潇洒的步伐，也不愿日渐佝偻的背影摄进你的眼眸。

让我挥挥手，走出梦境。

深夜蝉鸣

挥手那瞬，是要告别么？

你摇曳成婷婷的凤尾竹，几乎要被风托起来，在空中，看一个人的舞蹈。夜，如此神奇，如此清醒。一个身影，终日徘徊，酝酿着，灵光四射，把最后的一丝希望，交付给蝉鸣，与黑夜对弈。

空谷寂寂。往事零星的片断在脑海中不断闪现。再来寻觅时，

已不见你秀丽的身影，唯有长长的足迹与怅惘的追忆布满山中。

多少年过去，我们在熟悉的歌谣中长大，变老。如今，在这飘流的余韵里，颤音和回响像尘埃一样荡去，且渐渐蒙上大地的眼睫。而那多年以前的渴求，如同日日莅临的晨光，依然这般年轻。

凝，秋的怀念

只听见一阵沙的响声，秋，就迈着碎步来了。

荒漠的原野，只剩下一棵孤独的树和树上一片孤独的叶，孤独得发不出半点声响。

遵照你的诺言，我走了一整夜的路，眼前仍是那条熟悉的古巷，依稀可见青苔，还有给我一个陌生的背影。

既然留不住秋的黄昏，只好让没有结局的秘密沉入心底，并且细细打捞，在断断续续的日子里。

沿古巷仰望黎明，成群结队的心事飘絮般乱舞。隔着枯叶一样的岁月，听那远去的雷声，然后，面对自己流泪。

秋风唱着古老的歌从身边飞速掠过，一个无法诉说的秋天在遥远的地方沉默。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10 期）

时光的背影（外三章）

王幅明

当你走过，不再回头，我深知，今后，永远只能看到朦胧的背影。

直面和回忆不是一回事。现实有许多场景，细节。回忆却是有选择的：印象深刻的，有兴趣的，美好的，或者可怕的。

背影不是真相，包含着情感、假想和利益。

于是，关于时光，有了不同的版本，甚至成为令人费解的罗生门。

迷失的云朵

不知何时，能够看上一眼蓝天，已变成奢侈。

突然看到蓝天，心情像只风筝，在城市上空放飞。

在两幢摩天高楼的夹缝中，看到一团久违的云朵，洁白如同棉花。我紧追其后，可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它像喝醉了酒，步履踉跄，不一会儿，便被袭来的雾霾吞没。

偶 遇

漫漫旅途中，毫无预感：一个不速之客从天而降，向我袭来。

先是惊恐，进而是由衷一粲。一颗似曾相识的苹果。

也许是上帝送来的礼物？

在饥渴中萌生占有的欲望。我吻了它，清香顿时沁人心田。但

最终，还是理智地放弃了。

险些误解。信息令人迷惑，不速之客并不属于我。

礼貌地向这颗熟悉而又陌生的苹果告别，继续我未竟的征程。

两棵站立的树

旷野之上一片狼藉。无数棵树木被狂飙刮倒，像那些无助的庄稼一样。唯独不倒的，是两棵并肩站立的树。

或许用“傲然挺立”来形容眼前所见更准确。可仔细观看，丝毫看不到傲然的表情，相反，它们显得自信从容，枝干也并非格外粗壮。

曾经在高山上平原上多次看到过顶天立地的大树，令人景仰，可两棵并不高大的树，更令我感动。

自然界总是隐藏着许多秘密。是什么力量让它们如此巨大?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无独有偶。

（选自《河南诗人》2014年第2期）

后开花的苹果树（外一章）

车前子

山里气候转冷。衣服穿少了，应该丢下他的自以为是。一大块棉布纤维着石头的心，颤栗，忍耐。野鸡斑斓而迅速，借助宁静的力量一头撞入污垢般的灌木丛，斑斓，迅速，一阵骚动也是我们忍耐的结果。颤栗的肉身一头撞入，μ得在天空中看不见——却显眼地浮动落日这最后一个泡沫，破灭时峰顶殉葬的陶俑，要多沉就多沉，沉没的肉身。

沉没的肉身还是侥幸，比如被授粉的苹果花……

洁白的苹果花，每一朵苹果花上罩着一只翠绿的苹果，像不怀好意的密码钻进玻璃瓶。有的密码难以解开，有的苹果花只能在理论上罩着一只翠绿的苹果，苹果先烂掉了，窗户解体在窗外……

每一只翠绿的苹果都是每一朵洁白的苹果花的棺椁，所以苹果花是洁白的，丢下，要丢下就丢下，想飞，枝条猛地拉开一扇又一扇铁门的手风琴。

我说苹果花……

我说苹果花衣服也穿少了，每一只翠绿的苹果还能是每一朵洁白的苹果花的棺椁？

好处日记

从一段回忆开始，回忆却突然中止，他感到床单的硬。首先硬化白床单。不一定是白床单。他翅膀硬了，旗杆下，首先飞过桃园，旗杆挺出，在宁静乡村红旗飘飘。他首先飞过桃园，养蜂人像

顶帆布帐篷，破烂而又孤独，丢在野地里。渠边扔满垃圾：瓶子，废纸，碎镜，农药包装袋，鸡毛。他翅膀硬了，天天喂蜂蜜，芸芸众生中的糖水家伙，紫云英爱好者，槐花、枣花粉丝，业余时间他向蜜蜂学习，共同的阅历：红旗飘飘。飞往太湖，阳光直射，糖水家伙没影。渠边扔满垃圾：瓶子，废纸，碎镜，农药包装袋，鸡毛，回忆又突然中止，他感到翅膀的硬。

养蜂人大喊："你不是蜜蜂!"在合作社，他没有忠诚的专业精神。

在他身上，

养蜂人得不到好处。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5期）

桑多河畔（三章）

扎西才让

桑多镇

先人说："停下来吧，就在这桑多河边，建起桑多镇。

"让远道而来的回族商人，带来粗茶、布料和盐巴。

"让那在草地械斗中丧身的扎西的灵魂，也住进被诅咒者达娃的家里。

"不走了，你们要与你们的卓玛，生下美姑娘雷梅苔丝，养牛养羊，在混乱中繁殖，在计划中生育。"

直到皮业公司出现，直到草原被风沙蚕食。

羊皮纸上的一百年，只待被史官重新书写，在那情欲弥漫的书桌上，在那热血沸腾的黑夜里。

桑多河：四季

桑多镇的南边，是桑多河……

在春天，桑多河安静地舔食着河岸，我们安静地舔舐着自己的嘴唇，是群试图求偶的豹子。

在秋天，桑多河摧枯拉朽，暴怒地卷走一切，我们在愤怒中捶打自己的老婆和儿女，像极了历代的暴君。

冬天到了，桑多河冷冰冰的，停止了思考，我们也冷冰冰的，面对身边的世界，充满敌意。

只有在夏天，我们跟桑多河一样喧哗，热情，浑身充满力量。

也只有在夏天，我们才不愿离开热气腾腾的桑多镇，在这里逗留，喟叹，男欢女爱，埋葬易逝的青春。

月 下

露天电影的时代，牵罢手，我俩各自回家。

月下桑多河，絮语如檐鸽的呢喃；

月下桑多镇，静默如恐龙的睡眠；

月下我俩，隔着一条河，这么近，又那么远。

那月光翕合了羽翅，跟着你我，走到今天。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8 期）

印象派（外一章）

贝里珍珠

万物，瞬间痕迹，留在了光感的纸上，线条所形成的静止而平面的世界，容存唯独经受灵魂触摸才会拥有的温度。

你，也在这张纸上，长成油彩的模样。

所以，你无需象形的轮廓，只因存在，则大好。一位深谙梵文的灵魂驻守在你的近处，释放了一只白鹤，它霎时飞入你的体内，带来了光和经卷。

你，继续以印象派的形式，存在。

一盏灯，似乎在镜中，抑或在镜外，虚与实所交集的幻像，流线成一种空茫。你沉静下来，忍下窗外的雨水和缠足的污垢，仅需一盏灯，就够了。火的启示，大于你的铠甲，和征战的旗帜。你的面无表情，已经验证灵魂就存留你的体内，守护着火的信念。

你是个拥有信仰的人，所以走不出尺规，也走不出一朵石刻的莲花。脚下随时都会显现一道悬崖。你迎接这万劫不复，也迎接必然长出的翅膀。

最终，你依然流逝印象派的远方。

微凉

陶上的斑痕，不是几许光阴所能穿透的。

鱼形纹，游动于陶匠掌下的海水，然后被移走，游进了陶的躯体，以固态的形式存在。

你没有擦拭尘埃。陶与尘埃何异？你与尘埃何异？

一缕风吹过，你和鱼，同时嗅闻到了海盐的味道。

陶，走不回泥土的原质，而你也走不回胎衣未解的人之初。风是环形的，路是陀螺状的，你注定要在一种叫做陶的容器中活成一泓清水，并守着最后的一缕月光。

琴弦上落满羽毛。你拨动琴弦的手指，长出一寸静雪，长出一寸幽蓝。

陶，对于黑夜和暗影仅是一种概念；而对于你，陶是一种生命的托付。

陶，碎裂之时，你听到心的脆音。

（选自《四川文学》2014 年第 2 期）

回首彼岸（外二章）

文　榕

有些微的相思关于彼岸，有一点悸动关于寻找良辰美景。

心放逐着欢乐，悲伤在镜子的背面。

有月色的夜晚，我常悄然聆听，听到一阵徐缓的风声。

在楼下的花园，我不再静坐，不在苦闷的幻遇逗留。

望着远山和天空，那个叫彼岸的地方渐渐扩大，在我睫毛的阴影里暂住下来，我只能对月，已不复弹琴。

入睡前，拉下窗帘，彼岸仍在观望。我不自觉走好每一步，举重若轻，尘埃若定。

透过白桦林的晨曦

不知你是如何在我心里鸣啭的，白色的快活的鸟儿，你也听见了苏格兰风琴的旋律了吗？昨夜我刚在黑夜的山岗徘徊。

宁静的光影，你的火焰是一束燃放的丝带，缠结在森林的发梢上。来回地旋舞，迎着云朵的笑纹。

无法细细描绘你，如描绘港湾的浅醉。从秋到秋，岁月的磨砺，风霜没入流年的折痕。

昨宵，红帆船在梦里犁开水花，暗夜觉察不到，像一点微甜飘荡在白桦林中，镀上神秘风采。

那就再度缠绕思忆，捕捉昨夜风声，月色和树干祥和有序。回首处，海仍是海，街角守候故事。

清晨，透过白桦林的梦境，我深入鸽子秀美的表情。

沉静的时光

十月，从希腊回来忘记了你的声音，这声音却于现在深入我，我看见一条河流荡着闪光的忧伤，正似一种怀抱幸福的缘由。

在异域走街串巷的焦虑都飘散了，日子幸福得麻木，“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在雨中汲取生命”，我等待的，也不仅是暗夜的雪花。

多风的午后堕入思念的旋涡，渐变的欢乐一点点靠近。我潜入一首歌的中音部，大提琴响了，不是昨日的步履，却有着猫的喘息。

外出一天没带上心房，它被搁置在远方。仅凭一丝勇气再次出走，不为高亢的绝响，只为一段沉静。

（选自2014年11月23日《大公报》）

孤独者（外三章）

心　亦

这根琴弦上的休止符，坐在乐音中，被指挥最简单的手势，轻松替代。演奏的手指滑过这里，都齐刷刷地停下来，并且果断地走开。

一朵流云，被天空中无边的蓝色：漂白。它的影子与水面的波纹，擦身而过，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悬崖上的那个歌者，被远山的回音，反复地雕刻，四周一堆乐句的残骸：已经失声，最后脸色苍白。

你从灯光里，带着你的影子，抽身离开。泼墨中，你已迅速成为夜色里，最黑、最冷、最沉的石块。如刀的笔锋里，你竟然只是一粒无人理睬的飞白。

被一根竹茬扎破了脚

这惊叫声：就是一枚铁钉，把今天下午的疼痛，钉在了身边的灌木林。

这根见血的竹茬：是一句老掉牙的歇后语，出其不意地实施了一次偷袭。大意失荆州的黄昏，失守的竟然还有：一座碉楼；半座蜂城。

这只脚：酷似一场婚姻……被一种突然地侵入，从黑暗中，刺醒。

（以上二章选自《中国散文诗》2014年1—2期合刊）

一场雾霾

谁借用一匹灰色的布，蒙住了天空与景物。

人：汪洋中的孤舟。掌中的布偶。

谁在租演一场独幕哑剧：沉默的情节，模糊的故事，填满了虚虚的空。鸟声：在唱片的密纹里，泅渡、亮相、湮灭，最后钙化成白骨。

神啊！你为什么始终站在远处？

众生：飘渺。

万物：变轻。

天地间被缝合为一句哑语：全部风平浪静。举起的枯枝，更像操劳的手，在翻炒我们的一小段心情。

台词中：只有两只恋爱的昆虫，在橡皮的擦声中，虚构余生。

状　态

整个下午，目光都紧贴着落叶上上下下飘忽不定 摇摆的身影落地后，居然又去追逐贼头贼脑的风声 坐在原地，整个下午始终未曾挪动……我一直在等，去年冬天里的那几枚熟悉的雪花，急急地来敲门。或在渴望古龙小说里的那位佩刀的侠客，突然把我挑在刀尖上示众。

可惜我只能是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或零件、螺丝或钉子，只能靠寄居在大机器之上活命……最终磨损，偶或生锈，甚至寿终正寝……在隆隆的轰鸣中，总有一些紧握着的大铁扳手，在敲敲打打那些不会发声的姓名……

螺杆：借助生活旋转的螺纹，使劲地拧进生活后，却时常纹丝不动……

这不是在堕落，只是潜水者在海水里重重地坠入……透明无形

的坟冢，滋润着四周茂盛的珊瑚。

这不是在潜水，只是铅块堕落时，在使劲地呼吸……

（以上二章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4卷）

春风吹了一下（外一章）

方文竹

春风吹了一下。吹了一下——

一万只腾空了的篮子纷纷出动。

一个六十岁大哥勾引了二十岁纯情女网友。

一个潜逃三年的罪犯哆嗦的双手缩了回来。

房产商加紧提升南郊区楼群的高度。

市长的报告加了很多省略号。

农民工进城的长途汽车在山区公路上出了车祸。

一位走在田间的小学生突然背诵着优美的课文。

……

春风吹了一下。只是轻轻地吹了一下——

像轻轻的指头点拨了一下额头。雪山那边，沉思者的周身的血，一下子爆热起来。

只差那一点点，一丝一毫。春风吹了一下，暗示一千幅一万幅新鲜、绝美的图画就快要抖开来！

春风吹了一下。毫无来由地，吹了一下——

大海掏尽了心窝，火的舌头吐出来了。

一座火山

开始爆发……

突然，遍地的春风像一双巨大的胳膊拉着我。我一动不动，紧紧含住口中的一粒种子，千万不能让她过早地泄露出来……

风筝

风筝是风的工艺，有时候打扫人间。

一只线装的风筝出诗入画，比如，此刻——我仰望她时，却仅带着一副笔墨。

在月牙湾的上空，一只风筝飘起来了，飘起来，一副思绪荡漾的样子。

像一把转椅，在天空滑动，神就坐在那上面。

宛溪河畔的福利小厂，操作工李二黑丢掉了假肢；

甘心街的寡妇艾兰在阳台上晾晒花绿内衣；

城建专家忙着修改城区规划图；

惶惶不可终日的小贪官，一下子仿佛身体变轻，像风筝的线……

一只风筝在空中搬运着自己，有时候却像是播种。

一只风筝飘到南郊的八里庄，月牙湾的风筝就不是月牙湾的了。

（选自《大河诗歌》2014 年秋卷）

格桑花

水　湄

一

像初现的锦缎。

在光芒中颤抖五彩斑斓的世界。

此刻，万物静止。

风吹过，带着竖琴的声音。一花一世界，“给我翅膀，给我翅膀”，格桑唱着歌。

光正在落下，旷野浩荡，一场生动的场景躺在我的眼睑上。猎猎风中，我听到来自高原的蹄音。

“吉祥”和“爱”正从云岭上走下。

二

你的样子，像诵经的月光。

你在，阳光就在，月色就在，潮水就在，莲花就在。

一曲梵语，光明站立，风声站立，霞光站立，万千合音中，与光的流向，禅定。

格桑花。信物花。神圣之花。

凌风而降，为蒙尘的双手洗涤；

磐石一样的回音，填入时空不朽的经纶。

沸沸扬扬的回音之后，我的前生与今世，抑或是第几次轮回？追上你似曾相识的灵魂。

三

一种呼唤，一种牵引，河水升涨，一种信仰在大地上激荡。

群山让路，这厚德载物之地开满梵语。

时近时远。神示里，你迭声应答：我是旅行者的归来，是响在黎明山峦上最初的一句法螺！

睁开眼睛，双手合十，这灵地，正在孕育万种生命。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9 期下半月刊）

一粒尘埃落下来（外一章）

可　风

如果正好砸中我的头，我就是幸运的。我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呐喊，那是快感，那是宣泄，那也是歇斯底里的挣扎或蜕变。

如果砸中了别人，我也是幸运的。我就会成为旁观者，目睹一场灾难或者喜事的发生。剧情可以更改，可大可小。

如果落在了大地上，就像是回归。在地上打一打滚，撒一撒娇，在低洼的地方停下来，一动不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风，又哭又笑，伴随了一程又一程。风在熬，熬出头的时候，影子就会颤抖，就会倾斜，就会匍匐在地上，归于完整。和尘埃一起，不分你我，就像是过命的兄弟。

无所谓会不会长大，会不会走远，会不会陷入更大的孤独。

与天空的距离

天空是蓝，伸手抓住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把手攥紧，张开手就会释放出大把的飞翔。

抬头，就见阳光落下来，并带有原道而来的气息。甚至某种冲动。在头顶，虚构了一个词语的距离。这个词语太重，太神圣，太矜持，它的透明在阳光的叙述中沉思。

一切都是慢抒情，低垂的风温暖而缠绵，密谋将我送走。

距离就是没有距离，向着无限，在想象之外。

（选自《河南诗人》2014 年第 2 期）

紫鸢之恋（三章）

北在北城

题记：我的爱情是紫色的，勿忘我的紫色。纸鸢飘飞，飘成三月烟花里柔绿色的想念。之前，所有的风风雨雨，只不过是生命里下文的铺垫。我爱你，悄悄静静的，像风恋上云，星恋上月，蝶恋上花。

之一：紫

一凿一凿的，凿开冬天坚硬的幽暗。

一寸一寸的，像阳光一样，生长，蔓延……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占据了我的春天。烟花的三月。连呼吸和春涧里鸟鸣都是紫色的。

明媚的小河旁，遂飘起紫色的雾，如枕侧的梦呓一般柔软。

音乐的花香，淙淙而流，一路欢畅。在尘世里，我背着你，背着小小的爱情。

百媚千红之中，一位叫紫的恋人，眉峰如黛，衣袂飘飘，伫立于春水之湄。耳际有如蝶飞舞的紫色音符，被随风入夜的细细春雨，由里到外地润泽过。

之二：鸢

怀念那些被芳草染绿的东风，染绿的东风中有你缱绻的身影。飘逸如云。

渴望那双轻灵的羽翼，那双轻灵的羽翼张开了远方的梦。春暖花开、万紫千红的梦。

如果你是飘飞的纸鸢，我愿是那广阔的天空。

相思，辽远。牵一根看不见的线。掬一捧湛蓝化在你柔波似的心胸。

之三：恋

光阴似水，静静地漫过河滩青草的绿色。

橘黄的灯下，不经意间，翻开那本你读过的诗集。你娟秀的水笔字，横竖撇捺，一笔一画，皆是情谊。

心，莫名地触动。琴弦流淌着跃动的音符。

这时，窗外的雪，在灯光的映照下，也有了袅袅的暖意。小房间内，萦绕着的总是你的气息。鼻翼翕动之间，有如春风拂动。

你喜欢的紫色，勿忘我的紫色，又开始轻敲记忆的门扉。紫罗兰的花瓣雨，还留在春天洁白的裙裾上。

还记得么？《素心恋月》里，我曾和你说过——

我就住在春天的隔壁，桃花雨中，轻捻每一个如水的日子。

相思就仿佛紫色的水晶，透明日子里的晦暗阴沉。

（选自《散文诗·校园文学》2014年第7期）

乌江是姻，沿河是缘（节选）

冉仲景

云彩靠山，山歌沿河。

岭头走出红太阳。

田家幺妹走出十七岁，满满一背篼晨光，凸露在她的头顶。下山的路，曲折隐约，不用寻找，她也能回到寨子里。她的狗，在前面默默奔跑，拐过一棵杉树后，倏忽踪影不见。

她梦见了乌江。她的美貌和青春，都很土家。

芭蕉树上，沿河淅淅沥沥。

野菊瑟瑟，开遍野岭荒岗。

曾经的故事：火铺中央，青杠柴噼噼啪啪燃烧。鼎罐里，咕嘟咕嘟沸腾着乡村饥饿的记忆。一家人，九双眼，等待多么漫长。

丢下锄，抬起碗：一天。

山歌里，乌江从未入睡。

尽管你有千般柔情，万种蜜意，也得静静地坐在她身旁，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将一束束波浪，悄悄移植到生命里，让你的血液，以她的速度神圣地流淌。

晴空如洗，山歌不绝。

乌江是姻，沿河是缘。

百鸟齐鸣：沿河。歌声四起：沿河。

惊涛拍岸：沿河。处子谢天：沿河。

乾与坤，上与下，内与外，轻与重，梦与醒，敌与友，爱与恨，泪与笑，贫与富，生与死，喧哗与骚动：沿河——

乌江流过。

（选自《威宁诗刊》2014年第2期）

石墙：时间碎裂的花朵

冉茂福

一堵石墙蜿蜒在时光的背后，黄昏暮色，我的目光随山势爬行。

大山深处的花朵，显示了青葱岁月的辉煌与神奇。

一个迷人的故事，穿越时间的长河，让我神不守舍，魂牵梦萦。

无数挥舞的手，张开刚劲的指头，汇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有幽冥般的磷火，映照婴儿的脸庞，无数汗渍流过双眼，如无数的鲜花偷窥世界。旌旗猎猎，一张张傩戏的面具。

这是黄昏里碎裂的夕阳；

这是穿越时空时留下的伤痕；

这是遗留大地时的忧伤记忆。

高山与深谷，丘陵与平原，坚硬的石头创造生命永恒的风景，永恒的生命缔造生命不朽的灵魂。

在石头与石头的缝隙，我寻找时间的每一个节点，寻找每一个鲜活灿烂的笑容，如何绽放世间缠绵的爱情。

每当夕阳坠落在黄昏的青苔，泛着瓦蓝幽光的巨石盈满历史的图腾，那些水煮的文字便一一呈现。厚重而锈蚀的铁器，经岁月粉饰的镰刀，在月色的掩盖下熠熠生辉。

大地深处的鼓点，数百年的风雨在这道石墙上擦出了人类思想的火花，多少汗水与泪水的凝结，为这边贸之地注入了千古不灭的智慧与活力。

浑厚与凝重交融，激情与欢乐耦合。石头在辉煌的余晖里，完

成了人类生存的体验，完成了一次历经劫难后辉煌的杰作。

是因为这道石墙，才有了暮色苍茫里绝美的神话，才有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流淌的劳动号子，打动了姑娘的芳心。

古铜的肌肤、情歌荡漾的吊脚楼、挥舞铁锄的人群、还有老人孩子的笑脸……一切都消融于无边无际的黄昏。

朝觐者虔诚的心灵沿途开放，消逝在苍茫久远的岁月。

一段段石墙、一块块青石，嶙峋的影子拱起历史的沧桑，斑驳的骨架抒写人类的传奇，历经风和雨，向苍山沟壑敞开无尽的大爱。

高尚与圣洁、虚伪与狡诈、阳光与石墙，构成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

月色清辉，照射石墙也照射我漂泊寻觅的心。

沿着石墙行走，抚摸风雨剥蚀的苔痕，我的灵魂便横亘在天地之间，像一场永无休止的爱恋。

（选自《梵净山》2014 年第 3 期）

惠女民兵（外一首）

叶逢平

不知道她们，是古城远处的历史，还是沙滩眼前的潮流。

海风一阵阵吹过，这耀眼的绿头巾，似乎是她们毕生的欢腾。在汹涌和静默之间，春天一下子就澎湃成彩色了。

头饰是薯花吗？她们像是嵌上多彩头饰的薯花。

她们不是她们，她们几个人不是几个人……她们像是散步海边的波浪，鲜明而透彻，整齐地走在岸边。

一二一、一二一。她们的步伐认真，并且刚毅。

她们跃进、卧倒、装弹、举枪、瞄准、射击。

她们是一群手握钢枪、身披弹夹、穿着传统惠女服饰的女子，正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岸边。她们正在岸边巡逻。

——这群女子可是海防女子民兵哨所的女民兵。

她们爱红装，也爱武装，更爱和平。

在小镇大岞村，为了完美，她们放弃抽象，幸福却是具体的。

在灼热的阳光下，年轻的伤口火辣辣地痛。两行的脚印，似乎一针一线。她们忘了绣上那阵海风，但忘不了绣上她们的心事，让青春的甜蜜随针线穿梭，至今还停留在海边的散步里。

大海汹涌。江山巍然。家园的安宁就像村庄高处的四个大灯笼和睦相处，在一起亮着。

现在，她们红颜的青春，如同整齐的灯笼，善良地挂着……

巡逻，看似多么简单的步伐，她们迈着一个个红日子，总想筑成新的梦想港湾。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一切。她们将钢枪交给个个脚印叠长的背影，让阳光照射，表达出和平的含义。

河流：大海的脚

无需修饰的长。无需另外的拐弯。

河流，就是大海伸过来的脚。比我们更早地来到这片土地上，与我们一起醒目地活着——

沿着160公里的春天行走，两岸放下的都是落叶一般的脚步。村庄蹲在田野之外，住在阳光之中，却不露出一些脚印。

我深信：河流，就是大海伸过来的脚。161公里的春天，就像上游的水送走了下游的水，露出好几个称为山的脚趾，因而山有了波浪的形状，才有了叫高度的海拔。

我还深信，河流是我们看见与听见的亲人。如果我们是一群孩子，集体接受春天的挽留，沿着两岸唱歌跳舞，爱也不再有理由了。只要太阳嘟着嘴，把红唇贴在村庄的前额，我们仿佛就有河流清晰的容颜。

我们喊着河流，然后两行热泪并排流走，总是走向大海。

为此，我们被大地捧在手上，就像流淌在大地上的河流，又被大地含在嘴里。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年第8期）

圆说（外一章）

史　枫

一枚小而圆的月饼，不问身世，不管栖身在哪座屋檐下，它都与天边的一轮皎月心有灵犀。

月饼散发着麦香，掺合着亲人的体温、汗水和殷切的愿望。甜蜜味道的玫瑰馅、什锦馅、枣泥馅，让红唇白齿留香，让所有思念在心海里泛舟。

月有阴晴圆缺，生活的年轮镌刻着尘世的艰难轮回和游子的辛酸。故乡的柴门，他乡的古渡，栖居的城市，游子的足迹，走不出思乡的一片月色。

月光如水，心潮如涛，就让月圆之夜，让天地之间的圆，圆一个梦中的释然。

月圆的时候

月圆的时候，我知道你在远方的苍穹里，注视。用一双明亮的眸子，承载着浓浓的情义，借嫦娥舞袖的清风，吴刚捧酒的芳香，传递来醉心的牵挂和问候。又是一个中秋月夜，我早早等候，用唐诗宋词吟咏，遮挡清不尽的忧愁。满院的夜色托起我思念的潮涌，一枚月饼，情愿成为我刀锋下的条块，将相思在它的分裂中浓缩、升华。

你不来，我不敢老去。就像前世、今生的约定，同一根血脉的相通，让你我同守中秋圆夜的清冷，共享一轮明月的圆缺。你不来，我不敢老去，就算夜色褪尽，朝辉升起，我为你一直守候。

（选自2014年9月10日《太原日报》）

独　钓（外一章）

卢　静

雪的等待年深日久。

雪擦去了一千个纷争的足印，又擦去了一万个高高低低的峰尖。难道青山也为一首诗白过头？

雪要布置一场盛大的宴席。

一只鸟失踪时，天地成为静止的钟面。

你，忽然翘起的拇指，多像陡峭的小径。

难道水珠的心，才会传来翅膀的震颤？一跃而起的鱼，飞翔在辽阔自由的时空。

你冰冻的胸膛上，又冒出一个历尽劫难的绿芽。

雪变形的火焰，闪现独立的躯干，又在人世的入口，融化成一条大江旋转的煌煌。

无人注目的风暴后，果实悄悄落啊。

落啊。小舟能否载动？

一个斗笠不问，一半摇晃的钓竿不答。

东方的缝隙

它黑瞳孔的涟漪，见证了一颗星的新生。

只是，你吐出一个结实的烟圈说，麻雀锁在窗框里，房子锁在

阴影深深的城墙里。

你为什么目光变幻？国界锁在肤色里，肤色锁在万物冗长的诉讼里。

你为什么把摇椅旋转？星云锁在雕花的秒针里。

哦，尊贵的客人，秒针锁在落满尘埃的左心室里。

一只鸟射出时，玻璃窗举起圆圆的波浪。

风，长出了鳍与摆水的尾巴，改变你眼睛的设计，游过东方天际的缝隙时，发出明亮的欢呼。

老屋顶与大野一见如故的瞬间，黑夜与白昼双宿双飞，甜蜜与苦楚合二为一。

三百六十度的视角内，隐隐传来坚固物轰然的倾塌，一道近于完美的光束，复述着一把钥匙的往昔与未来。

（选自《诗潮》2014年2月号）

秋　蝉

卢子璋

一

蝉声集结。犹如骤雨切切，瞬间便充盈了这夏秋交接的天空。

这雨水般的蝉鸣被不停地泼向地面；在被打击的地面上，翻跃，腾空。

这音乐的精灵也跃穿窗台，溢满了在近午时光里仍然流汗的屋子。

然而，这已是秋夏之交的迎接了立秋的日子。

阳光还未甘羸弱。被人们称作“秋老虎”。

然而，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分，秋，已以人们祈盼了已久的清爽，

而向人们招呼起来了……

在白天，这上个季节的不甘隐退的蝉，在这夏秋之交的日子，

以生命，合奏着最后的音乐的盛宴。

这是乐观的，或者不屈的，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生命的交响！

二

这水波不兴的水面，在正午的阳光里蒸腾出丝丝缕缕的蓝雾；

由水面折射而斜出的阳光像刀子，刺痛了我的眼睛。

岸边的草木，也有些蔫巴了。对正午的阳光和热浪发着叹息。

下午，在堤岸的这排高大的杨树下面，确乎已有一丝西来的风。

玉米也以叶子的手势，让养分向果实那里聚拢。

在五点钟的时候，这风显得有些力量了，

平静的水面也有了几多的涟漪。

一位白胡子的老人说，给这风十天半月的时间，

便会是“天凉好个秋了”哇。

那你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皆会在你们的欢乐里死去。

对这些自然规律的事情，我们积极面对，甚至还是万分快乐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浪费过每一寸光阴，

我们把最后的生命，都真诚地奉献给我们的季节了啊。

于是，那彻夜的团队协奏，让这最后的岗位充满了光辉，

也给短暂的生命画上了靓丽的句号。

在这渐有秋风的日子里

从酷暑里挣扎而出、并已露出欢欣的人们，

的确应该对这些已临垂暮的蝉，

献出肃穆的敬奠!

（选自《人生与伴侣》2014 年第 12 期）

莲上的月光（外一章）

白　琨

别惊动一朵莲上的月光。

夜色还远，文字在莲叶打禅，诗歌从塘边赶来。

让蛙声折起，让风景转身，让花瓣与花瓣贴近耳语，让若干韵脚，朝向莲子。

静若处子，净若婴儿，一面塘的声音，压得很低。

被云丝盘发的月，那么皎洁，层层剥开，藏在莲心的自己。

自己被自己宝贝。我看着怀里的你，就是看着自己。

虚拟的月亮，还在想着，从你开怀的细节，小心取出，莲开的声音。

然后微笑，收藏，轻轻放在她必经的路上。

飘雪

眼光也会分层。

看得久了，冰风干为水，枯树也作古。

白是白，雪是雪。你看见的雪，披着大羽，如尘落地，如凤栖梧。

我看见的，是天空长出的白色韭菜，一茬一茬地熟。

我看见的，是牛顿的苹果红了，掏出虫眼的部分，腐烂的重心，移向干净的舞里。有些过程需要忍住，有些动作需要释放，那么轻描淡写，那么随性的蒲公英。

只有在飘，雪才被人仰望。

（选自《时代文学》2014第9期）

解读一只鸽子（外一章）

冯向东

一只白色的鸽子在楼与楼之间徘徊，也不翻飞，也不咕鸣。一只鸽子一直在楼与楼之间游走，也不停歇，也不离去。就像在孤独与思索之间散步。就像在明朗与灰暗之间选择。就像在生存与死亡之间诘问。

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带给天空细微的阵痛。就像一个纯净的灵魂在浑浊的尘世中悲绝的亮相。就像一则可怜的童话无助地找寻她温暖的梦想。就像一首脆弱的爱情诗慌乱地打量现实的墓地。

一只鸽子在楼与楼之间莫名地折腾自己，在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社区院内，在一个无所谓的春日傍晚，人们各归其位布散于生活的每处角落，世界以如此大千繁华轻易地将某些高贵的命运忽略，或者埋葬。

这样一只鸽子，不经意间弄疼了一个男子的目光。就像一个圣者的身影，在我的视野中挥下一片遥远的苍茫。

长翅膀的蚂蚁

蚂蚁和人类一样，活着。芸芸众生四个字用在此处最为合适。都是多而小之意。

回头一看，我和那些个头顶树叶、肩扛木屑的蚂蚁甲或者蚂蚁乙、丙、丁别无二致。俗世间滚滚红尘，我是其中一粒。佛家来看一粒也称不上，粒用得太大。

那么我的生命用年岁相称也不妥当，周期太长。用月日、小时、分钟甚至秒都显得奢侈。应该叫一瞬间。一刹那。一须臾。以至于叫到忽略不计。就当我从没有来过。

于是蚂蚁中的少数就着急起来，急中生智赶紧长出翅膀，飞出去赶紧和异性交配，然后赶紧舒服愉快地死去。这些长翅膀的蚂蚁是蚂蚁中的大富大贵者，它们被赋予某种神秘力量，又得某种独特权利。它们极其幸运地被一个伟大的族群寄予厚望，乃至簇拥着捧上了神坛。

我也想这样，悲壮而幸福。以如此轻松的死亡来换取一个小小的轮回。

（选自冯向东新浪博客 2014 年 10 月 31 日）

一种过程（四章）

冯明德

生活的音响

山一样站在那里，使人忘记海。岩石一样磐在那里，使人忘记云彩。一步一步走过楼道，却听不到雷的轰响。

很长时间才听你说一句幽默的话，却听到砸地的声响。

活着，该爱就爱，该恨就恨；

死去，想躺就躺，想立就立。

一堵厚实的墙能挡住风声雨声，一扇厚实的玻璃能挡住黑暗和光明？

山沦陷时，因为海；

岩石飘忽时，因为云彩。

我这么想，不知你心的回音壁将如何回荡一种生活的音响。

不断流的泉

从深山里走来是一汪不断流的泉。

那里的山径，如你的歌声一样婉转；那里的叶片，如你的眸子一样滴露。

琴上的白键黑键奏忧伤也奏欢乐，也许不仅仅因为白键比黑键多，低沉的忧伤才比高昂的欢乐多。

从深山流出来的泉，懂得深沉是什么。

一如瞎子阿炳那一把龙头二胡懂得光明是什么。

很多古老的歌谣找不到河流；

很多新奇的曲调找不到源头。

有人说，还唱歌干什么？

没有标题的音乐是心声，是血的喷涌，泪的晶莹呀！你这么想，却一如既往地沉默。

我不会唱歌，一唱就跑调；

我不会弹琴，一弹就断弦。

挂在墙上的琴，任岁月演奏无声的歌。

悠悠思绪

想起炊烟，便想起你。

风袅着淡蓝色的思绪，归鸟衔着紫罗兰的牧歌，浓郁、温馨。

只有炊烟，才会这样圆寂一轮思乡月。

想起港湾，便想起你。

柔柔的目光涌动洁白的浪，归航犁破幽暗的涛声，委婉、恬静。

只有港湾，才会这样泊靠一只浪迹的船。

想起摇篮，便想起你。

轻轻地小夜曲走过闪亮的弦，乐音的笑靥盛着甜蜜，幸福、安谧。

只有摇篮，才会这样栖息一扇疲乏的翅膀。

你是炊烟举着召唤的旗帜，你是港湾延伸眺望的绳缆，你是摇篮酣眠梦幻的童话。

你是宁静的田园诗哟，你是有形的音符，无影的韵律。

想起你，便有一支几千年不掉牙齿的歌，在心中无忧无虑地流着、淌着……

设计生命

怎样确定我的一生？

是舞台上的演员，还是舞台下的观众？

一个聚光灯下，一个黑暗之中。

厚重的金丝绒幕布够我们体验，也够我们逾越。

台上的过场戏像台下的口头评论，台下的情不自禁如同台上的剧情高潮。

在台上演累了，或在台下看厌了，又怎样改变调整？而戏收场了，我走向大街，又怎样完成自己的一生？

生命，没有预先的演习或实验供我们设计自己，想一想的余地也只是事后回忆的空冥，站不稳时间的脚跟。

我只有独自构成。像一棵树在土中，在岩缝，努力伸展枝桠，撑开一树绿意，撑起一片蓝天，撑起自己的命运。

在季节里该枯就枯，该荣就荣。

整个生命在不断的设计和构成之中，无法改变，无法确定，更无法完成。

（选自 2014 年 8 月 26 日“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信平台”）

树的上空（外一章）

亚　男

我还可以找到——

一朵云。回到鸟的翅膀上，我与一朵云多么近。擦着云朵飞过，雁声阵阵。那时的天空多么蓝。

一棵树，一万棵树，聚集的蓝，而今流离失所的蓝，埋在了我的梦想，也埋在了村庄的未来。

我还可以找到——

一捧土。

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

远到我不能辨认。那些风吹去的往事，那些汗液里残留的喘息。

树的上空布满了阴云，不，是雾霾。

河流流进了往事。

山野突兀在记忆里，我只能攀着鸟鸣眺望。

大地，除了钢筋和水泥，就只有欲望了。

风吹来

停下神的脚步，安魂的泥土，远方注定是一个流浪的词，我不能抵达。

望断秋水，干裂的土地，颗粒无收。

左边是一排烟囱，右边是一栋栋高楼。

笋子一样的目光，触摸江南的浩淼水波在梦里遗失。

风吹来，土地的痛，伤口流出来的血，不是红的——

大把，大把的盐，早上的光线的突围中，下在汽车的喇叭声里。

味道不是童年的味道，也不是故乡的味道，

风来得太突然了，吹落树的千言万语，只有光秃秃的土地，耸立在村庄的概念之上。这还是我村庄吗——

（选自《中国诗歌》2014年8月卷）

特克斯的阳光

亚　楠

一

那时，特克斯河在月夜里泛着白光。我知道，在这寂静的夜晚，尘封的往事总会浮起……仿佛人间六月天，这月光浸润的河床，每一粒石子都拥有自己的神话。是的，它们在时光深处，在寂静统领的旷野，以自己的光亮淘洗灵魂。

所以我更愿意记住这些。并且，也可以看见雪峰，云杉和塔松，以及岩石上绽放的白色雪莲花——告诉你吧，它们是大山的主人，是苍穹下圣洁的守望者。

可我依旧关心的是，那些雪，那些澄澈的阳光所拥有的明净。我知道，当人类陷入绝望，唯有这清纯之物可以为我们疗伤。

二

特克斯的魅力也在于，它的独特，它的神奇，以及它所拥有的文化元素。站在茫茫特克斯大草原，一直朝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它们在这里忽然隆起，成为一种旷世奇观。所以，一提到易经，我就会想到阴阳八卦，想到特克斯，想到一座独有的边地小城。多么奇妙啊！在这里，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滋养，和谐共处，成就了今天这座边城厚重的文化底蕴。

那么，这也就是我喜爱特克斯的另一个理由了。从高空俯瞰，

群山逶迤，河流在蜿蜒中构筑它的乐园。而这时，一张巨大的八卦图在大地上铺展……一道道射线伸向四面八方，仿佛太阳的光谱，那色调具有恒久的魅力。

这即是说，特克斯的历史文化底蕴足够强大。以至于，它所形成的磁场呈现出独有的光亮。幽深，奇诡，神秘，仿佛巨大的迷宫，我只能心存敬畏。

三

其实，我更加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光谱：比如，红色代表喜悦，是一种向上的力量；黄色代表高贵，让我们拥有美德；白色代表纯洁，是灵魂获得澄澈的重要元素；蓝色是一面小旗，不经意间，引领我们抵达明媚……而紫色，就像淡淡的忧伤，在无眠的夜晚，使内心得以过滤和淘洗。

为此我抵近山林，在溪流的两岸，目睹花开花落，岁月沧桑——那岩石之上，沉积的苔藓是梦的涟漪，宁静而苍凉，并在时间印证下发出微光。也即是一种守望，他们在生命的册页上驻足，悄然无声。

四

这并非生命本身。八卦城若神秘的圣地，天风劲吹，来自文化的根脉把它的全部蕴涵置于其中。并且，也开启了西域之门，朝向东方呈现它的神圣。

我被一种幻觉裹挟着，云雾缭绕处，那低飞的苍鹭把目光投入山林。抑或在另一片水域，我用守望祈福，如一个虔诚的圣徒，愿万物都得以安宁。

——那是人类的福音啊！没有喧嚣，唯晨风暮岚，鸟语花香。而溪水潺潺的河谷，牧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宁静中，我仿佛听到了天籁之音。

五

那么，我也在空阔中打开自己。拂去尘世之累，置身于山水间，尽情安享大自然的恩赐。这显然也是一个自我减压的良策。当我们久居城中，匆匆而无奈，繁忙的工作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时候，走进山谷，走进一片清幽的芳草地，便有羁鸟归林的舒缓与喜悦。是啊！我们生活在匆匆脚步中，惶惑间，仿佛丢失钥匙的孩子，茫然不知所终。

但时光也赋予了纯朴与绵厚……在阔克苏峡谷，北山羊正安静地吃草，有时，它也抬头张望——那是风摇动的树影，婆娑中的飒飒声，皆是草原之韵。

六

也预示着，大地清亮的背影隆起，又在夕阳中融入山谷。而远处，湖水澄澈，那碧蓝中泛起的白光，似跳动的蓝色火焰，斑驳陆离，如梦如幻——顷刻间，便在寂静的晚霞里落下帷幕。我知道，它们都回到了梦中。

小马驹奔跑着，朝向松林，又忽而折回头来寻找自己的母亲。炊烟已经升起来了，毡房前，烤馕的老阿妈神情淡然，仿佛岁月只是她回忆的缘由……这时，茶炊里的水沸腾了，那一碗碗喷香的奶茶，就是草原朴素而诗意的生活。

七

毕竟，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多少扑朔迷离的夜晚，我拥衾而坐，思绪中尽是草原的场景。黑斑鸠在草窠里示爱，有时，它们发出的啁啾声比月光更妩媚。而不远处，是旱獭出没的地方——在酥油草丛中，那一只只眼贼亮亮的，仿佛草叶上的露珠，在月光下泛

着绿光。可是我的记忆并不完整，这是因为，草原的盛宴从未呈现它的真容……

即便如此，我已经领略了它的博大与神秘。比如那些岩画和石人，那古墓，那鹿石，那湮没于时间深处的幢幢人影，都在风中轻轻诉说。正因为此，我常行走于草原，也在她辽阔的怀抱中获得灵魂的惬意与满足。

八

当我把目光拉近，回到特克斯河畔，回到八卦城，仿佛回到了美丽的画屏中。我习惯于这座草原小城的宁静，以及它一体多元文化的脉络。是的，不同语言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它的独特性，也把温暖带给我，徜徉其间，便有了热爱的理由。

所以，我愿意在正午的阳光下，漫步花间草海，漫步白桦林轻轻的歌唱里。而山坡上，牛羊安静地吃草，抑或散卧在辽阔中……那一瞬，我感觉整个草原都是我的，而我，也是茫茫草原上一粒微不足道的浮尘。

九

这就注定了，在特克斯大草原，澄明的阳光已经在我体内奔涌，并沿着血脉，成为照亮我生命航程的灯塔。我无法忘记他们，那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块石头，灶膛里牛粪饼燃烧的独特气味……都已经融入其中，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还有那百灵鸟婉转的歌唱，松涛播撒的蓝色音符，都在空阔的山谷轻轻回荡。啊，草原以她的辽阔启迪心灵，也用无尽的时光赢得美誉。

或者迎着风，在草原深处放歌，让奔涌的激情尽情绽放……

（选自201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清晨，送牛奶的女人（外一章）

朱锁成

你来自山区。

每天，你红扑扑的脸膛就踩着两片霞云，送给曲折上升的楼道、送给活泼天真的书包、送给嗷嗷待哺的奶瓶。

却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山里，让山里的风、山里的泉、山里的高粱米喂养。

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你送过了多少片霞云？

我只知道，被你营养过的奶瓶已经会说话了，被你营养过的书包已经行走成一棵城市的树了。

而你的孩子是否已风化为山腰的一颗石子，雕塑成山坡的一把锄？

有一天，你还会回到山里。

其实，你喂养城市，你也在喂养大山，喂养山石垒成的小屋。

送牛奶的女人，就这样，清晨念着城市，夜里想起大山……

收废品的人走了

靠在门边的招牌不见了，收废品的人走了。

他是乘昨天下午的车走的，上午还收了半天寒风。

估计厚厚的纸板箱，空空的易拉罐都来不及换季。

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回家。

小村人是很看重回村的路的。

再忙也要看看久别的田埂，看看久别的小学课本。

他不得不抛下许多的空酒瓶，废纸板……

没有他，它们只有懋缩在墙角，面带菜色。

很多时候他也是懋缩在墙角，一本旧时光从日头看到日落。

他要让它们知道，没有他的日子里，打蜡的地板也会发霉，堆积如山，一个春节都没有好味。

而他揉到稻场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喝酒吃肉。

用硬茬茬的胡须在长高的课本上犁上一遍又一遍。

我知道，那块招牌已经待了十年。

十年，一只只易拉罐垒起了小楼。

十年，一辆破三轮，也许没遭过正眼。

收废品的人走了，也许城市会成为废品……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4 期）

缝　隙（外一章）

任剑锋

风找到了树与树之间的缝隙，蜿蜒而行，树木安然无恙。

水找到了堤与堤之间的缝隙，倾泻而出，堤岸依旧坚挺。

光找到了岩与岩之间的缝隙，“一线天”照亮着探险者的路，也给自己一个最美的诠释。

小草在城市钢筋与水泥的缝隙，装扮刚性与冷漠的街巷，让城市少一些燥热，人与人之间多一些温暖。

树籽在石与石之间找到了缝隙，只要一丁点儿土、一丁点儿水就活着，快乐地活着，在悬崖处绽放它最美的生命。

新生一代的民众在网络空间找到了发泄的通道，信息在瞬间的传递中释放情绪，让坑坑洼洼在消逝的时光中成为通途。

我的父老乡亲蜗居在乡野的一隅，面对种种的不公与困惑，虔诚地跪拜于高高在上的菩萨面前，透过密布的栅栏，佛身那鎏金的光线抵达他们内心的柔软，心灵也会有片刻的安宁……

我在浩繁的书卷中研读，于新与旧书籍之间的缝隙寻找，终于从无字处读出人间百态。

在这纷争浮躁的社会，我坚信，文学是我们希望航船的出海口，以这样一种方式定能找回失去的尊严和理想，抵达水天一线的彼岸。

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生活的夹缝中抚慰自己，顽强地活着，不停地前行。

巷陌

古老的土墙残垣，张着翅膀，梦却飞不出屋脊檐角；堂皇气派楼房的绿瓦红墙，却抹不尽茫茫乡野的的苍白。乡村巷陌通着弯弯曲曲的鹊桥，流动着多少潮湿的两性故事。

曾经彷徨在十字路口，却匆匆忙忙地拐进这不显眼的胡同，困在洞房花烛的茫然光影里，了却双亲的心愿，完成一种莫名的归宿。

而后，离开这意味深长的巷陌，四海漂泊，筑起一座又一座宏伟壮丽的高楼大厦，拆去那曾筑下的高高债台。

生在巷陌末端的新一代，正逆着父辈的辙迹，汇集于巷外纵横交叉的路口。一片茫茫绿野，终于染亮一段弯弯曲曲的路。

再回首，巷陌已成为旧日的风景。

（选自《诗刊》2014年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特刊）

神农架（三章）

向天笑

静坐神农架

我一个人在五更醒来，静坐在神农架的半山腰上，就像坐在巨大的坟岗中，周边的群峰如一块块墓碑耸立。

星光，早已在云雾中退隐，除了翻山越岭而来的一片蝉叫，还有楼下一只公鸡，在孤独地打鸣。

而呼应它的，是一只松鸦的惊叫，掉落在我的头顶，四处张望，却看不到松鸦的踪影，除了满目的树木，还是树木。

燕子洞

几年前，我一个人走进去，上万只金丝燕飞出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如今，一群人走进去，没有一只金丝燕飞出来，洞内只有滴水的声音。

这亿万年前海洋留下来的精灵，透过十二厘米短小的身影，我仿佛看见一片无际的汪洋，渐渐飞远。

空空如也的燕子洞，现在像一个张口结舌的哑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神农架森林深处

多么安静，一枚叶子飘落的声音，一滴水从叶片、松针滑落的声音，比虎啸、鹿鸣、鸟喃，更惊心动魄。

我置身原始森林的深处，一个人的脚步，是如此无能为力，幽暗，没有半点阳光，只有轻轻的薄雾，在轻轻游移。

再进入一次，伸到原始的森林深处，感觉诗人已是被人类抛弃的孩子，确切地说，像一个野人在不断地行走、寻找，来去无踪，很难留下自己的足迹。

多么安静呀，仿佛隐约听见的脉动，遍布全身，我感觉身轻如燕，穿过森林，像是羽毛掠过。

（选自《新诗》第10期，2014年6月）

黑 白

冰 石

黑是白之后最艰难最刻苦的一种铭记或固守，是星星安装在风口之上心痛的按钮。清晨之前或黄昏之后，在城市或地埂田垄间神灵般地自由。这些夜的熟果，梦的残留……一句又一句从老巫的口中，神秘地结出魔咒。

色彩斑斓的翅膀；色彩斑斓的演奏；色彩斑斓的缺憾；色彩斑斓的缘由；色彩斑斓的姻缘；色彩斑斓的固守；色彩斑斓的苦痛；色彩斑斓的碉楼……只是对死亡最肤浅最原始的装修……

挫出的坚刃，锻打出一阵阵锐利的白色风尘。雪的幽灵，沿着视线的边缘和光的正面或背面日夜偷渡。孤独的老翁，用孤独的伤口，去钓寒江里最后的一点余温……一豆或两豆磷光，在雨夜里匆匆穿过坟地，与天边的雷电一决高低……悲壮有时就是这样一种冷冷清清的卑微！

生活的暗门，经常为谁暗暗地打开？羞涩。残缺。澎湃。抒情。煎熬。等待。或者是一次次没有血液的背叛或伤害……

在人海里穿行，慢慢地就被磨成了一道极薄极薄的人刃！

魂最后的坚硬或一丝丝温馨……

（选自《中国散文诗》2014 年 1—2 期合刊）

瑶山牧笛（三章）

成　春

瑶寨吊脚楼

一朵又一朵四季之花，在时光中凋谢，一个又一个山寨的故事，在历史中绽放。

青藤成了你的头饰，山花是你的裙边。你一身素净的褐色，穿越百年。虽然没有珠光宝气，但总散发花卉的清香。古朴的吊脚楼，谁能揣测你的欢乐时光？

没有太多的言语——万籁之优美，总在你的耳旁；没有太多的奢望——小窗一叶，便纳万山春光。

没有浮华，没有喧嚣。你那深插山坡的脚，让我想到攀登的艰难；你那高翘的檐角，让我想到振翅飞翔。在天地的怀抱，一枕山月，笑雨骤风狂，醉鸟语花香。

山中春秋，楼中炎凉。一寸火塘，一声情歌，你便百年守望。立足大山，放眼天地，高山之上，还有什么能遮挡你远眺的目光？

吊脚楼，你的小窗让我着迷，那是情歌和月光一同飘逸的地方。

谛听瑶族舞曲

把彩云穿在身上，把彩虹系在腰间。和着白鸟之声，和着万泉之韵，秋收获后的田野，任凭灵肉舒展。

村前村后，地角田边，长鼓唤醒沉睡的爱情，太阳伞绽放山花的梦幻。有莎妹扑蝶的优雅，有贵哥砍山的彪悍。请把你的手伸给我，我把我的真情交给你，让舞步踏平坎坷，让歌声驱散炎凉。

火塘边的温馨，月光下的爱恋。一颗颗篝火般燃烧的心，在沉寂中创造激情，在贫瘠中创造希望。这幅千年不变的画卷，让日子鲜活，让梦想飞翔。

热烈地狂欢，温柔地倾诉。用肢体打开心扉，打开心之眼的渴望。

一个个飘飞的音符，让我听到，从春到秋，脚步的维艰与铿锵。一种优美的旋律，心心相印，冬暖夏凉。

灵魂之舞，总在肢体之上。

白鹭的诗行

绿树红花之间，碧水青山之上，你们的飞舞，多么悠扬。

你们追逐嬉戏，亲密无间。你们总是那么热爱自己的集体，永远携手并肩，从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你们的洁白，给我五彩的想象。追随你们自由的翅膀，我的心灵，是否也能划出闪光的诗行？

逍遥天地，尽管没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力量。亲近万山红绿，亲近田园风光。你们的歌舞，生动着寂静的大山。仰望你们弱小的身躯，我想起庄子那孤独的大鹏。注视你们的洁白，我忽然厌恶魔法师般的人类，总喜欢颠覆白与黑的内涵。

我曾痛恨自己沉重的肉体，我忽然又想，假如我真能长出翅膀，我首先就要学会把绿水青山歌唱。更要学会，躲避那贪婪的猎枪。

（选自《四川文学》2014年第11期）

南方散章（节选）

汗　漫

一个人隐身于南方的途径有三：第一，在湖水里仰泳成荷叶，胸前描绘出一只蜻蜓、一场南风；第二，到竹林里化妆成一丛可以发展成翠竹或笛音的春笋；第三，爬上春夜长江的浪花顶端，眺望、跌落，成为短暂的水雾、月色、张若虚到此一游之后的叹息和唐诗……

南方语调如鸟鸣，有北方土语所不具备的宛转和晦涩。不知南北鸟类是否存在方言的差异。河南的鸟会不会与浙江的鸟谈情说爱？那些飞来飞去的候鸟，也许能翻译各地的鸟鸣。翻译官们也像候鸟一样经常坐飞机，流动性比其他专业人士要大。我是留鸟，除了少量的出游，终年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呼吸、晃动，类似麻雀。麻雀的词汇量应该比较少：跳跃、低飞、米粒、水、阳光、树梢、雨、雪、风、害怕、喜悦、雀巢咖啡。麻雀拒绝鹦鹉或大雁的词汇表。我需要像麻雀一样，找到那属于自己的少量的词。当我像麻雀一样简单明快，便可以用雀斑一样的字迹在纸上说话——让每一张纸，都变成美人白脸。

一夜风雨，树下停放的汽车落满花朵和树叶——说明它的确不是一匹马。一匹拴在树下的马，会把身上的花朵和树叶自己抖落下去。吃汽油或吃草差别巨大。开车的人和骑马的人差异巨大，前者走路时总觉得自己的前胸骨像方向盘，后者的罗圈腿站着时依然在两腿间勾勒出马背的轮廓……

上下班路上，看到背书包上学的人、边吃边走的人、骑自行车带孩子的人、手牵姑娘散步的人、手拿旅游图左顾右盼的人、买青菜的人、手推轮椅的人、轮椅上的人、蒙面哭泣的人、低头疾行打着手机的人、手捧鲜花的人、街心花园里抱着树木发呆的人、撞车之后吵架的人、救护车上抬下来的人、银行里排队的人、售楼处排队的人、公交车站排队的人……一路看到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未来的我、可能的我、汹涌的我，矛盾、冲突、迷茫、焦灼、波动、哀伤的我。一路的个人史，不断转折、裂变、汇合，被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打上逗号、顿号、冒号……

汽车里程表上的数据已近十万公里。“十万公里”——一部抽象的、数字化的个人诗史，浓缩了上海乃至南方的众多道路、各种地址，索引着若干故事和事故。这部汽车、发动机，已经成为我移居上海之后南方生活的重要插图和动机——众多道路的拐弯、陡峭处，我的命运出现转折或悬念；各种地址的邮政编码、电话号码里，我的灵魂正在谱曲或编程……我走到、看到、听到、感到、写到了什么，我就拥有了什么。我遭遇到的一切，都成为了我。在南方、上海，我漫游、衰老、疼痛、回味，逐渐勾勒出一个外省人独版的精神地图，并在身体上缓缓浮现出相应的皱纹和老年斑来代表路线和云团，与这幅地图对称、呼应……

感受到了一堵高墙的若隐若现的存在。在墙的阴影中写作、生活。我试图把笔杆拉长再拉长，然后在稿纸上助跑、加速、撑着笔杆腾空而起——像一个撑杆跳高运动员一样，反复助跑、加速、腾空而起——越过，或者跌落。但那是一堵不断上升的墙，像不断上升的横杆。最终，我只能跌落在一堵高墙的阴影里——墙，用阴影，加强墨水的浓度和稿纸一角的虫鸣……

心脏，这一颗巨大的砂砾，在一个中年人的体内已经磨砺成了

珍珠，或者未完成？皱纹重重的蚌壳内隐隐有痛。蚌壳外，海水一样的南方万物，与月亮隐秘互动……

小雨在窗外滴落、低落。音箱中的钢琴大概也阴云低垂，滴落、低落着音符，以及演奏者的指尖？一个钢琴家的手掌，应该有着天空般的弧度和下雨的能力？音箱内的雨，窗外的雨，混合着，冲洗沙发上一个发呆的女子的双耳——她的耳坠也像是停顿在途中的雨，有着滴落、低落的趋势……

用一个下午的时光把茶壶里的水，慢慢转移进了身体。感觉这把茶壶的黑陶质地，与我的黑皮肤关系开始密切。茶叶像心事浮动。茶壶上雕刻的图案酷似左腰处的胎记。傍晚，一把茶壶站起来走出茶馆，一个空虚的人蹲在茶几上的阴影里。

深夜长街上的一串灯火，像手术后刀口处缝合的线痕——长街上的车流人流，如一阵一阵袭来的疼痛，让上海这座不夜城彻夜难眠。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6 期）

飘，打一个回旋（外一章）

许　淇

小白桦的第一片黄叶落了，
飘，打一个回旋，
是死亡之舞也是生命之舞，
仅留下一道金色的弧线。

漫涨的山涧亮出一个寒秋，
承接热恋不致于淬火于水面……

我的狗患哮喘，年复一年衰老矣！
喉管如浸入的小号，为独舞伴奏，
呜呜地，催落第二片、第三片……
是流浪边地金银匠一夜间点燃爇灯的劳作。
金叶飘，打一个回旋，停在半空中，
小号在休止符里——一个音色无比丰富的休止符。

驯鹿惊喜地发现，小白桦裸白的脚像美人鱼的尾，被秋水割裂而周身颤栗。

而我的厌世的老狗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望一眼黑色的回旋，便闭目伏地。

世界在生命之舞和死亡之舞时，
留下一道道金灿灿的弧线。

白桦汁

白的血。新鲜的茶汤。清醇的酒。纯质的诗。

从地下深处，一根神经的触须，是敏感的艺术家的手指。

不自禁的颤栗，猝遇心灵的泉，或曰爱。

颤栗，于是有了酿造和再造。

一切的眼泪和痛苦几经发酵。

设造情景，达到词语的本质。

今日我髹漆一新——青春小白桦。

如同古罗马的哲人，浴后含笑，在白净的手臂上割了一个伤口，让伤口再扩大伤口，

于是思想便化为汁液，仿佛身体里流贯着一条活泼的河流。

起源于根的触须，在地底深处猝遇了真爱。

使神经饱满。每一细胞均蕴藏蓓蕾的忧伤、花朵的愉悦。

听到体内的活泉汩汩地，从无法愈合的伤口喷涌而出——

白的血，一滴，两滴……

亲爱的，请俯上你的唇。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9 期下半月刊）

朝圣路上（二章）

许文舟

瓦村的孩子

那双眼睛，让我不安。阳光堆积，总有一些破碎的冷，围剿心坎。

她散乱的发，她同样不安的神情。她背上的柴禾，她手里的牛粪，她孤零零的奶奶，她晃荡在风中的木屋。

她让桃花少了几分艳，她让天空多了一些蓝。

她前面是一群牛，一些石头，她在牛与石头之间，看我。我的相机没有足够的焦距，猎奇的快门，始终模糊。

她跟在一群牛后面。发梢，是春天点睛的消息。

她上了灰尘的袄，她掉了颜色的发结，她始终没有绽放的笑。我还记得，她躲在旧墙的拐角，悄悄看我。

就像记得瓦村，那些被风蹂躏的青稞。

此行不易，我以两千公里的辛劳，为她请安。

在甘丹寺

我看见虫眼，在雕花的横梁，比朝佛的卓玛脸上的雀斑还细。我甚至看见天光，从瓦当的尘肺洒下。

血写的经文，尚有大师的体温。行云流水的笔触，仿佛是一个人的心，正在接受佛光沐浴。

酥油灯轻轻唠叨，这座寺便开始失眠。窗外是山，我听见，海的喘息。

那些人，以跪的方式，等着神赐的光。佛，也无法做到让他们平身。纸喂进香炉，桑升到天空，专心听课的鹿，让你心动的法轮。

现在，从石头上长出来的寺宇，正在旺古尔山上遥看。芸芸众生，食人间烟火的僧人，正在收看几场不大的局部战争。

形而上，那些经卷就是一堆有骨头的文字，排列在佛的屋檐下，送善心一程。

宗喀巴大师，是与我父亲一般年纪的老人。

他转身离去，雪落下来，云跟着抽身。

（选自《散文》2014 年第 6 期）

时间的秘密

刘　虔

一

万物有灵。只因你的存在，你的无始无终年轮的旷远……

时间呀，请驻足超越与抵达的宽厚，一匹马想要驮走一座山。

我的心只为坚实而陈述。落叶与风，裹住万斛清泉石上流。

一个纯净的秋波，就能恍惚积年不化的全部荒芜与落寞。

日子是黑与白的轮回。只想在你的身上狂舞，放歌，或者酣睡。

无处不在的虚空，是你无处不在的血脉贲张的实有。

钟声。落满尘埃。依旧发出强力的脆响。

从没有尽头的远处传来，没有尽头地说着所有的意外。

那些被禾稼与稗草充塞的物事，一如既往地追诉着没有声息的存在。

大地之上，大气游荡。

神圣的凝视，已然一片苍白！

二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吧?！人在世间，时间就是永远的命脉……

没有谁能够给予。一丝丝的恩赐，实属上天无意之中的无奈。

唯有真实的自己才是真实的傍山依水的存在。

但梦幻之马，却以驰骋的蹄声宣告了一颗心百年不死的秉性。

无需更多。一叶之坠，就让我们知悉那些秋日斑斓的寂寞。

无需更多。一扇门开，会领我们涅槃于静思，走在更深更远的开阔。

躲进石缝里的星子，会把整座天宇装入方寸。

无需更多。瞬刻瞬时的秘密，就是一切。

人间风华，全在钻木取火。

一沙，一尘，是最少，也是最多……

（选自 2014 年 7 月 26 日“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信平台）

黄河，苦难的母亲（外一章）

刘向民

长河。落日。惊心动魄的灵魂。
所有的激情都抵挡不了一场大雪的抵达。
大河冰封。宿命，固有的苦难。坚硬的冰凝固了所有的妄想。

一千座山的激昂，一千条河的奔越。
今夜无眠。所有的烈马和所有的飞鸟都陷于寂寞。
大雪之后的黄昏，黄昏之后的寂然，是诗人死去的魂魄吗？

排山倒海之后，总是浑然。冷静的浑然。
能够咆哮一次，就是一生一世无与伦比的辉煌。
也有柔性，也有钙质。九曲之后的不屈。

太阳

黎明时刻，阳光直射。通红的太阳，在黑暗里发出杏红的温暖。
（我感觉新生力量，蓬勃喷发，铿锵有声。）
露珠闪闪发亮，直抵清晨的深处。

庄稼伸展身子，花朵缤纷，抒情今天的原野。
诗人是一个情感丰富的汉子，属于《诗经》的句子。

阳光灿烂，洒遍每一个时刻。穿透每一朵浪花，每一朵牵牛花。纯粹的品质在游走。

明亮。上升。苍茫。青铜的质朴响彻耳畔。

一只蝼蚁也要感恩太阳，有了生存的家园和食物。

那些少女的笑容是一种阳光的灿烂，雨水亮丽，树叶苍翠，高尚是从一缕风一滴水一片雪花一张笑脸开始的。

我遥遥地感受太阳，青铜色的臂膀和鲜红的血，渗透了闪闪的阳光。

（选自《散文诗》2014年第2期）

老大哥（外一章）

刘济华

怀念是透明的，如月光无迹可寻，又无所不在。

怀念是浓重的，如夜色深不可测，又触手可及。

他的去世，让我无法形容地悲痛。他是我最直接的老领导，但在我心里，他更主要地是我的老大哥。我的成长与进步无不是他长兄般关怀的结果。

如今，他带着未竟的理想走了。他是那样纯粹的一个人，如正气清风，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不为自己留下一点痕迹。我伤心，偌大的京城再也见不到他胖胖的身影和憨憨地带有几分羞涩的笑容了。他从此隐于市，归于野，是林间飘渺的一缕风。

他死在路上。他活在乡音中。

他是为理想奉献了一生的人。从东北到西北，从海滨到戈壁，他选择了沙漠，这样也就选择了深厚，选择了广阔。

就像人性中不能缺失的真善美三种要素。

就像人性中不能割裂的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

热爱国防科技事业的他，仿佛遍地青草中的一棵，始终坚持自己的颜色和高度；又仿佛是天山上的红花，往返于岁月的深处。

如同遇到一场滂沱大雨，洗亮天空的颜色；也像一条河，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与盆地，同时赋予辽阔与丰富以另一重意义。

在戈壁谈论爱情

心里有点甜。有点快乐。有点幸福。也有点忘情。

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那时候，很容易把未婚妻想起，把自己忘记。

是啊，爱人是携手一生，搀扶着历经风雨，微笑着前行的拐杖，时时显现在现实的时光中。但是对战斗在戈壁滩的战士来说，这只能出现在苦苦想像的时光里。在戈壁谈论爱情，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

那是随秋风披着金黄的语言涂给大地上的漆，是不顾一切越过布满荆棘的寒冬，用沉默的新绿装扮的无拘无束的春天。啊！一座座沙包是一个个甜甜的梦，那里珍藏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

（选自刘济华博客，2014 年）

北方情歌（外一章）

刘海潮

不曾想过回报，也不相信你会突然离我而去。北方，我是这样无助地爱你呵，爱得如此遥远如此凄凉。

你亭亭玉立的白桦本该属于我，你潇潇洒洒的雪片本该属于我，你风一样柔美的日子本该属于我，你的贫瘠，你的富有，你的黯淡与灿烂本该属于我啊，而今我手握泪水却不知该如何为你抛洒。

不相信道路，也从不顾忌距离，只求灵魂时常为我颤抖，只求粗砺的岩石能在无人的小屋为我哭泣。

北方，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不再折磨我温柔我疯狂我，那就请你潇洒地甩甩黑发走吧！

只是你走到孤独无援时，就会想起那双有力的手臂。

雪落北方

一片纯情的雪花变成一滴冬天的泪水，晶莹透明。

没有风，没有人，偌大一个北方，只有我和雪，在无边的旷野上，对视无语。

北方，我是你的，你是雪的，在我和你和雪之间，是什么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一切都命中注定，一切又都在劫难逃。

北方，纵至你今生今世把我遗忘，可你永远也无法走出雪的氛围。满天的雪花在你四周纷沓而下，让你满含泪水倍感我的灿烂

辉煌。

可如今我虔诚地站在雪野把你伫望，只见雪花一片片地把我淹没，为何看不见你的踪影？

（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9期）

麦地上的一幅插图

刘德印

一只鸟站在麦地中央，站成乡间麦地里的一幅插图，一处怡人的风景。

风，轻轻地吹，翻起的绿浪像是追赶的海水一层层铺展到远方。而那只黑色的鸟像是在起伏的波浪里飘浮着的一块不明物，飘成一块心病，一种悬念。

这是一只花喜鹊，它踩着凌空的舞步，蹦跳着，一点点深入麦田的腹地，深入民谚的精湛，采撷精神的欢愉，为高亢的歌子谱音。

花喜鹊，你是备受乡间尊崇的信使，不知你能为乡村带来什么好的消息？

阳光下的麦地，一派安详。花喜鹊多像一位勤恳的农民在麦地里巡视麦子的生长，检查是否有损害麦子的迹象，审查土地是否肥沃能否跟上麦子吸收的营养？

风轻轻地吹，却怎么也吹不走喜鹊背上的那一坨黑，那一坨沉郁的光芒。这宛若是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裸露着原始的质地，原始的野性，原始的纯朴。

花喜鹊停了下来，它一动不动，像是被谁遗落的一块煤炭，成为麦地中的一种点缀，成为自然界画家滴落的那点墨！

喜鹊俯下身子，俯在麦垄里，俯下一种愿望，企图想让麦子埋住自己的黑。埋住自己的生活，想成为麦子根须里的一点养料。

然而，喜鹊不知道风吹动麦子，使它的幻想成了一个泡影。于是，它把心中的不快向风发泄，以黑衣圣者的威严，以祈愿生存的姿态，朝向风吹的方向，发出沙哑、粗暴的责备、呵斥，令它站立的这块麦地惊颤，令阳光收起笑脸，令风也收起了翅膀不敢在这里呈现。

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它也为自己的过分而深感不安，这有愧于民间对自己信任的好口碑啊！为修正自己的行为，它决心以后多多报告好的消息，固守这方绿色的麦地，使这幅插图鲜活春天的画框。

（选自《河南诗人》2014 年第 2 期）

西藏抒情

祁玉良

1.

时间背面，一种恩宠击打全身。

时间背面，金色的哈达飞舞。

有一种声音穿透云层，有一种震撼来自天籁。

那时候，太阳照在拉萨，所有的神灵都赶来歌唱。

那时候，格桑花开满雪域，《甘珠尔》晾在草原，

那时候，人在光芒里行走，看到了自己的来世。

我在佛的袈裟里，找到了自己的天堂。

2.

几个红衣喇嘛匆匆走过，八角街飘出酥油茶淡淡的奶香。

那时候，锅庄里飘舞着经幡，白塔上溢满了祈愿。

那时候，大唐的柳树热泪盈眶，公主的遗骸留在了吐蕃。

她梦里轻轻叹息过的地方，有许多人，

以等身趴下的姿态，缅怀了千年。

3.

一位喇嘛和一座寺庙，其实，都只是一种涅槃。

一部经卷和一个民族，其实，都只是一种轮回。

经年的山风吹皱，一团团往事。

佛在佛的记忆里，忘记了忧伤。

山南的雅鲁藏布江上，流淌着高原，最后的神话。

（选自《散文诗》2014年6月号）

风中奔走的词语（三章）

毕　亮

芦　苇

当我奔跑着，尾随而至的将是过往的晚霞。

路过河边和我一同发现石头的晚霞，还没映入眼帘就就延伸到了芦苇荡。

黄昏，当我每捡到一颗心仪的石头，就有纷飞的鸟儿扑向芦苇丛。

连绵的缄默之后，词句都躲进了石头深处。

走在博尔塔拉河岸，我一如既往地热衷于找寻芦苇的历史，它的故乡在有水流过的村庄。

在一马平川之后，我追忆曾经早睡的村庄和到处溜达的年龄。

石头的古怪不在于它的颜色和花纹，而在于它和芦苇的隐秘。

柔软或者坚硬，它都是安详的。

穿过一次芦苇丛，没有人会关注过程和风向，它的身体布满字句——

除了芦苇，所有风景都是卑微的，不够雄壮……

卡瓦斯

就像以前，我不能在透明的玻璃杯里留下一滴，

我也不能在我的一无所有里留下一滴，这大麦、山花蜜、啤酒花的孩子。

就像以前，我要在盛夏傍晚的昏黄里，耽坐在伊犁河畔，喝一

杯蜜黄色的卡瓦斯，记录下河水在村庄的舞蹈。

夕阳是真实的，脉搏还在，谎言已经被取缔。

此时，此地，和卡瓦斯一起。

太阳在一张随意而放的白色桌子上渐渐落下。

此刻，我在另一个城市的夜市行走，嗅着从烤肉摊传来的孜然香味，这来自伊犁的卡瓦斯已经开始在身体里流淌。

我知道它最终将停留在博尔塔拉的册页。

垦区：很久以后

留住垦区的绿色。

很久以后，绿色会连绵。在这一大片黑色的土地上，生长闪亮的词语。

词语里长出脊背，长出犁铧，守护垦区的泥土。

很久以后，绿色雍容华贵。

阳光也会舔舐汗水，那是在二连的金银花地里。向西的烟斗，通红得一闪一闪。

是黑土的舒展？

是为找寻英雄时代而生？

这里是垦区的牧场。

有多少人，在近百只羊走过以后，沿着词语的轨迹转场。从一片牧场走到另一片更大的牧场。

唱着哈萨克人的《故乡》，亘古就是如此啊——

为了找寻火光。为了记录一幕神话……

亘古就是如此啊，那些被开拓的。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9期）

乡　路（外一章）

阮文生

一小堆落叶里，幽暗和火焰都沉默了。路径模糊，密集的鸟叫，吵醒了晨光。齿痕依旧锋利，不会给火焰带来残损，但可能离温暖少那么一截。我弯下身子捧起碎叶，阴凉爬满指尖。我的看法仔细、坚定，不会被风错位。

火香是与生命共酿的，就像百草里的虫子，是汁液堆积或打造的。呼吸着草叶的气息，它们越走越远，它们一点点地小了，轻微的触摸里，大地微酣。竹林里滑下的小路，又在山坡上站起来。

通道洒下碎小的声响。枝杆托举起的脉络和方向，如同往事覆盖了目光。

一小口火焰是它们吞食的。细小的足须，继续朝着林地的深处过去了，许多东西在那里沉淀，时光因浓稠而暗淡了。火在火里走着，时间在叶片里踩出灰白的粉尘。

朝着终结的，也是源头的部位过去了，它们多像倒过来的灯光。暗香照耀着泥斑，进程是纤细的，也是悠长的。那里的诱惑普遍而深刻。温暖和想象找到了新的太阳。

粉　蝶

一朵不断移动的花，将暮色往后逼了点。来来回回地抚摩着原野，卵石和安静也有点儿白了。

这样的反复是明显的，竹林被一大片墨绿陈述得有点醉了。几根桑条绷起来。泥土的色彩、活力和梦幻从春天开满夏天，照亮的

坡面、水流和麦子都给包括进来。芹菜，蚕豆之间多少茎秆又穿插过来，乡下的线索忽暗忽明的，叶蔓顺着粉翅爬上来。

边上的影子动了下，又缩回去了。找到细小的风了，凉凉的像从露水里醒来，就是一团麻线，也会缝进翔飞的。粉蝶被拽了把，小路、黄昏斜了。

（选自2014年5月25日《中国畜牧兽医报》）

孙绍振散文诗三章

孙绍振

遭遇荒诞

古典和谐的宇宙裂开，泥石流冲出的大峡谷，苦难的心僵化成两片透亮的悬崖，杜鹃啼血，隔着芥子的距离，彼此相望却迢迢如须弥的边缘。

峡谷的岩壁并不是明镜台，激情的青鸟俯冲，漫天羽毛飞舞，菩提大树乃有绿叶纷披。

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从沧海月明的精神家园出走。

青鸟之躯上，罂粟大而艳丽，红、黄、白、粉红、紫，含苞待放的蕾，在梦里更加妖娆。

荒诞不是美的存在。

心灵净界上的莲座，怎么会长出饱含毒汁的夹竹桃？谁能找回含笑的杜鹃，而不是喋血的花蕾？

冒着杀戮风险，鹰隼降自太清，盗窃了心灵的文字密码，在混沌中笔走龙蛇，一字一字，是锁链，还是月下的一丝红线？

青鸟借着星光，在诗歌的绳索上飘荡，苦难和缘分，从悬崖这头通向那头。

岁月埋葬了暗香浮动；激情的云霞升腾，若隐若现的是电光火石，相见时难啊……

谁能把握心灵的逻辑，理性支离破碎，无限的狂欢，开拓饕餮的生命，母性和赤子在宁馨的天国。

在荒诞的世界面前，谁能正视荒诞，超越荒诞，照彻黑洞，走向正大光明？

鸱枭的慈悲

被激情的闪电击毙一千次的青鸟，灵魂闪烁，与夜合二为一，飞翔在月黑风高的天空。

总想不食人间烟火，却无法飞越红尘，哪怕是白云生处，也是禁地，昨夜星辰，银汉灿烂，是织女的婚礼还是葬礼？

一只曾经日日夜夜鸣啭的青鸟，一只在岁月秋千晃动的青鸟，被风暴摧残，撞伤在爱情的十字架前，化为黑夜的鸱枭。

谁愿意被化成一朵罂粟花，滴血于五线谱上，将美丽研制成罪恶，灵魂剁成音符，任其如天花乱坠？

谁愿意成为黑暗的使者，冷眼生灵的蜉蝣，在如烟的尘世中，将绝望篡改成永恒？

选择了黑暗动物，义无反顾，在这之前，把你的生命还给我，把“菩萨蛮”的曲谱还给我，让我登台献演天问：哪怕一分钟也罢：菩萨蛮啊，菩萨蛮，菩萨为什么是这样蛮？

绝对的神圣如今化作绝对的荒诞，时间不能摧毁心中圣殿，信仰就是坚守，贴耳于大地，听达达的马蹄，明知是美丽的错误。

成为鸱枭之前，谁能给青鸟留一方梦幻的空间，留一片月照松间的林子，奉献一堂琴瑟和钟鼓。

在爱与恨，在进与退，在脱下和戴上黑色面纱的瞬间，都如唐人的绝句一样将记忆保鲜，或者是白香山的歌行，将长恨进行到底！

走过荒诞

回到大峡谷，回到神秘而世俗的大峡谷；回到大峡谷，回到晦

涩而激情的大峡谷。

两岸的绝壁何时轰然倒塌？是谁的手，把遍地破碎的爱情，按照神的灵感，大自然的规律，建构成如此时尚的图案？

杜鹃花又在迷蒙的晨雾里开放，把凋谢留给昨日肆虐的风，但非理性的生命激情，落红缤纷的痛，说消逝就能消逝吗？

罂粟坚守着纯情梦想，被抛到荒野的鸟禽，为什么为曾经的命运恐惧和战栗呢？

鹰隼把苦难交给了历史博物馆，成为古典的英灵雕像，矗立在理性的天门。凝重的神色中，难道没有杜鹃的血色和青鸟的呜咽？

鸱枭依然一无所有，所有人家的灯光都亮着，又都暗着，最亲的人一直在最近的天涯，还继续淘空自己吗？

忽明忽暗岁月之后，青鸟悟出了成熟的悖论，是生命的执着，用战无不胜的期待，撞击着宿命永不开放之门。

走过荒诞，大峡谷云蒸霞蔚，是相思的雾水。一切皆变，唯有嗅觉不变，空也是香，虚也是香，哪怕右在汉城，左在汉堡……

上帝从来就没死去，它依然俯视人寰，最荒诞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是你的谁？”

是啊，走过荒诞，大峡谷，我是你的谁？山呼谷应，风卷云舒，如火如荼，如泣如诉，如慕如怨。没有任何生命听得懂这样的语言，只有鹰隼听得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不知是青鸟梦见了鹰隼，还是鹰隼梦见了青鸟……

（选自2014年8月5日“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信平台”）

城

纪洪平

一

总想把一颗心放进去，四四方方，结结实实。

高大的城墙把我的懦弱隐藏起来，不被时间发现。

女儿墙头旌旗招展，城门楼上，一曲千古的琴声悠悠荡荡，终于将金戈铁马止于城关。

塞外的狼烟已经熄灭了战争，可我的一颗心，依然在战栗。

漠北的春天，是血染红的，曾经一支利箭穿透了我的心脏。

朝廷的猜疑和弄臣的陷害，让我义无反顾冲上了祭祀台，死在敌人的箭下。

无数寂静的光阴，无非想证明我的赤胆忠心……

二

二十年后，我的心装在一个白衣少年的万丈豪情中。

他骑着白马，远处公告的金榜上题有他的名字。

他想一日看尽城中花！

从一个将军转世为白面书生，多少爱恨情仇已如烟，手中的笔变成心中的钢刀。

一排排站立的象形汉字，犹如军阵整齐的士兵，铺天盖地的诗情，让一个帝国陷入锦绣繁华终不能自拔！

用纸和文章包裹起来的王朝，还是被付之一炬，那颗心在动荡的年代里继续漂泊。

到处残垣断壁，故国早已消失梦中，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渴望佛光普照！

三

我徘徊在护城河边，春色阑珊，不知何时会万人空巷，也不知何时会空城一座。

岁月经过不断的复制，大起大落之后，大彻大悟。

来来往往的历史，在城中的十字路口交汇，日新月异，让一颗心不停地穿越。

如今，我坐在旧城的垂柳下，看古代神话被各种交通工具运载到各自背景里。

我一次次以陌生的面孔出现城市最繁华的地段。

梦想标出了足够令人心悸的价格，每个夜晚都在辉煌的盛宴中出卖，赤裸的身体，闪着青铜的光泽。

心，却蒙上了厚厚的丝质品，城门洞开，我的心还是无处可逃。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6 期）

现代农庄（二章）

杨志学

“塑造”草莓

想想我们过去吃过的草莓吧。

那是大小不一的草莓。小的像石榴子儿、小樱桃，大的则宛如成熟的杏和李。也常见形带棱角的不规则草莓，也常见浓淡、深浅不一的草莓。

还会不时品尝到：味道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草莓，有的让人遗憾，有的令人欢喜。仿佛草莓个性鲜明，每一颗都是独特的个体。

如今不同了，人们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创造草莓了。草莓们变得那样均齐，我们不必刻意挑选哪一颗，入眼的都是美，色香味统一。

在许多个城乡结合部，在一座座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农业庄园，我们见证了现代农业的奇迹。我们品尝着现代人的智慧，也在品尝中回味从前的乐趣。年轻人傻呵呵地笑着，上了年纪的人则若有所失。

将来还会发生什么？这真是不好猜测、难以预计。正在庄园里徘徊的我，回过神来，恋恋不舍地告别草莓，移步向前走去……

反哺

小时候，在农村，常跟着妈妈，去到她侍弄的菜地。有时帮助

锄草，有时帮着施肥。

最喜欢夏天去那里，可以吃到青绿的黄瓜，泛红的番茄。有时候会想，城里人也能吃到这样新鲜的蔬菜吗？

长大后，我笑自己小时候的天真。城里的蔬菜市场告诉我，城里人不仅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而且吃到的蔬菜品种比乡下人多了去了。

再后来，科学技术发达了，城里的蔬菜种植园越来越多，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

我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工业源于农业，而现在，工业要反哺农业了；城市源于乡村，而现在，城市要反哺乡村了。

在规模宏大的蔬菜种植园，有园丁在忙碌着，但人数并不多。还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在拍照。我有些感慨，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心里有一个念头生出：向辛勤的园丁致敬，向城市里的乡村致敬，向现代化种植业致敬！

（选自2014年11月19日《北海日报》）

空村庄

杨剑文

蓝到忧郁的天空，高而阔。

一片绿柳，站在村口，年复一年点燃夏天。

没有天真的眼睛，也就不再有：火炬、伞、大蘑菇是晴天、雨天、阴天的比喻。

风。

招手。向谁？

走出去的脚印，射穿村庄的胸腔。

风刮走的云朵，还会回来。走出村庄的人，什么时间回来？

房门紧锁。

杂草占据院落。

红对联红窗花被雨水与阳光冲洗成白色。

空村庄，

南瓜花一样耷拉着脑袋。

留守老人偶尔的咳嗽，藏在山沟里，没有回声，像丢在河里的雨滴。老人皱着眉头，把一切疑问挂在脑门上，晾晒。

天越热，心情越加冰冷；

天越晴，思念越加潮湿。

地，又荒了一片，他的心慌了三百六十五夜。夜荒如昼，无法安放鼾声如雷的睡眠。

庄稼与野草同生。

少一半的土地春种、秋收，不得不省略中间的浇水、施肥、锄草、灭虫……

多一半的土地荒芜。

驼背的祖父腰弯得更深，仿佛挂在黄土地上的干瘪问号。此刻，他抓紧野草的喉咙，挥舞镰刀。空开的土地上，豆苗比陶渊明先生南山上的更稀更疏。

倒地的草人，不再吓跑鸟雀，任由肥胖的虫子肢解。

面对偷吃的鸟雀，驼背的祖父显得无能为力。对于背井离乡的进城浪潮，他以为也恰似一只大鸟在偷吃庄稼。

城市是大鸟，乡村是被偷食的庄稼。

村庄寂寥的炊烟，不再有固定升起的时间，一日三餐简约到干硬的馒头、馒头、馒头，还是馒头。

留守老人头重脚轻的日子，爬在风湿与病菌编织的网上。

居住在一个村庄几十年的伙伴，四散分离，回忆集中在梦里。滴水的思念与记忆，种植在城市的霓虹深处，柳一样，绿油油一片。

如果，炊烟是一盏信号灯，谁愿意接受回乡的邀请？

回来的太少，走出去的太多。

回来的都是暂时的！走出去的都是永久？

村庄被掏空了心，在一场大雾中病入膏肓。

道路任由雨水宰割。

脚印埋在三尺黄土之下，长不成坚硬的化石。

祖父与红柳蹲在路旁，打着瞌睡，风吹一下，抖一抖身子，张望远处是否有身影晃动。

阳光晃眼。

前天说好回来的人，昨天没有回来，今天没有回来，明天是否回来？回来，成为一句安慰村庄的谎言。

重复三千遍，有谁还会相信？

继续守望？

风有一阵没一阵吹着，红柳摇晃着身躯，是不是它的梦也在比风更远的远方？

远方，城市向村庄招手。

空村庄，现在更空。

像一件又破又旧的衣服，挂在风中，装满荒芜的四季。

思念，摇摆一下，遥远，五百公里一千公里的遥远。

一场保墒的大雨，与一滴泪水一起降落下来。空村庄笼罩在雨中。谁哭得最伤心？

（选自《散文诗》2014 年第 11 期）

城市散章

李　成

雪与城

雪飞下来的时候，那城——平日显得有些严峻甚至有几分狞厉的城一时间竟变得无限温柔。

它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停止了向四方的伸展，也停止了向高空的进逼，温驯起来了，像一头沉浸在爱情中的母兽。

那些喧嚣的声音被挡在了一重重帘幕之后，或者被撕成了碎片，随着纷纷的雪花洒落，再也飞扬不起来。

浸渍了雪水，那滚滚红尘也都湿润了；雪水把平日板结的路面变得水光闪闪。

那些飞扬跋扈的车辆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像一只只可爱的甲壳虫，在雪霰中穿行，就像在千万缕晶莹的柳丝下爬行。

行人脚步匆忙，雪花却殷情地为他们织着披纱；许多人振衣抖雪，而更多的人一任雪用柔润的手拂着他们的面庞。

天气意外地暖和起来，风不再那么凛冽，人们也意外地温和了许多。人们忽然觉得，他们是生活在同一座庐幕之下，他们的关系是那么近，近到了能够感受彼此身上的体温。

旋转玻璃门

它是谁的发明，把门变成旋转的轮；而且安上玻璃，它透明，

可以直视无碍。

但它立于大厅的一头，卡住了入口。

它旋转一次，就可以放进一人——就像巨大的涡流把人吸入、吞没。

在吸入的瞬间，它可能就把人改变——变成被它规范的人——华屋峻宇下的人；

这跟野外的人肯定迥然不同。

它的妙处是把肆意的风挡在门外，不给风乘门一开一合之机窜入的可能。

它没有开合，它随开随合，开就是合，合就是开。

它在模仿那个统治所有人乃至统治万物的——时间；

所以它像流水的一个回旋。

问题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在将它旋转？

一只狗走来，无奈地对它吠叫：

它不理解这个怪物。

立交桥

桥，走到了都市，就是一只倒地不起的大鸟；

它张开的翅膀无法收回，只得匍匐在地。

它走到都市也是桥，舍弃河流的两岸，它弓着身，所以它看得并不远。

它的眼睛或许也收回了体内。

流水没有了，只变成车流，闪闪发光地从它撑着在地的四肢下穿过，它一眼不眨。

它多么想有一朵浪花润湿它干燥的皮肤与嘴唇。

它仍然想飞，

它没有飞去。因为它觉得更多的脚步需要它来接近天空。

它只得咀嚼孤独，尤其在深夜，在黎明，人迹罕至，寒冷将它淹没。

它想化为一只牛、一只羊在都市的街头找到自己的同伴，然后叫上一声——

钟表店

我走进了一家钟表店。

钟表店里有各种各样的钟表——大的小的方的圆的长的短的镀金的镏铜的钢的钻石的——有的体内安装着机械，有的带有电池；

但是所有的钟表都有着时针与分针，但标明时间刻度的有罗马字母，也有阿拉伯字母，有的甚至就标上几粒黑点。

所有的钟表都开动了，它们的时针与分针，有的还有秒针，都在咔嚓咔嚓地走动；

啊，它们都在走动，有的标明是北京时间，有的标明是纽约时间，有的标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有的标明是东京时间……

我忽然感觉自己是走进了时间的迷宫，所以的时间都向我而来，又离我而去，我仿佛要与所有的时间相遇，在每一条时间的河流上漂流，在每个时间的针尖上跳舞……所有的时间都伸出小小的手牵扯我，拽着我，搀扶我，挽留我，我却无所适从，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时间是我的时间。

我知道早有古训，我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我觉得自己就要爆炸了，就要分裂成无数碎片；

我惶恐极了，我不愿被撕成碎片，于是我哇地一声大叫，逃出了钟表店——

我坐在路边的地上，这时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啊，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时间，原来，我的钟表就是我的心啊。

（选自2014年11月3日《皖南晨刊》）

花信风

李　勇

一

农历的节气井然有序，土地的秘密和盘托出。

清明之后，谷雨之前，写在春天脸上的新闻发布会，一条花讯，赫然醒目。

花信风飘自塞外天府伊犁，飘自巩乃斯河谷的吐尔根，飘自绵延起伏的阿布热勒山谷。

漫山遍野的野杏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朵万朵压枝低。

踏青寻美者，一脸春色，满眼釉彩，在山肩谷底探春，春深如海，在绿草坡地赏花，花香袭人。

哦，花信风，引领着汹涌的脚步，踏出诗情画意，踏出如酒春心。

二

头枕阿布热勒山脉，脚涉吐尔根河和巩乃斯河，杏花乡的春天捷足先登；绿柳抽芽，麦田泛青，杏花乡的春天妩媚多情。

围栏圈不住春色，畜群嚼不尽春色，哈萨克牧民脸上藏不住春色。

骆驼在山坡吃草，牛羊在乡间小道闲步，疾走的羊群后面总有一条鞭子在催促。一条看不见的鞭子，是否也在驱赶循着花讯而来

的脚步？

风是料峭的，丰满的，绿色的，挟裹着远山雪峰凛冽的寒气，鼓胀蓄积了一冬的精力，吹绿山坡、村舍、田垄、河畔……

雨是频繁的，细腻的，充满耐心的，像絮絮叨叨的梦呓，像充满爱意的抚慰，滋润着河谷野滩和荒芜一冬的心田。

三

春色浩大，花事正浓。

一只神秘的手，在播云种雨，施粉描彩。青草之上的目光递向远方，花树底下的背影收入镜头。光影变幻，无论是暗香浮动的黄昏，还是骤雨初歇的清晨，都是那么缱绻或清新。

夜莺飘向梦境，唤醒竖琴；诗意来自灵魂，浸透花香。

忙碌的蜜蜂嘤嘤嗡嗡，点亮花蕾，一树树粉白，把吐尔根的春天照亮，又像闪电，催醒蛰伏的日子。

四

哦，放眼望去，吐尔根就是一朵巨大的花蕾，它用幻术和迷药，吸引了远远近近的人，寻着绿野芳踪而来，扑进花海，让粉白的杏花，淹没身影，让蠢动的春心，品尝出大地的供奉和岁月的丰饶、甘醇。

（选自2014年6月5日《伊犁日报》）

暮雨之泗（三章）

李　耕

鸟的感觉

它的巢在冬天的枝桠上是温暖的，它的希望在屋檐或田野上是温饱的，它的歌在飞翔的翅膀上是自由的。

鸟笼，不是鸟的梦的选择。

秋天的鸟飞走了

落叶，落在飞鸟的翅上。

秋天，鸟飞走了，春天，鸟又飞了回来。飞回来的鸟，在新萌出的叶丛中筑巢。

鸟看见的，是去年秋天落叶被焚后的灰烬。

雨中行走

三月，只有伞在撑开一片晴空。

清明雨中，并非走向哀伤的角落去祭奠一抔黄土，而是在伞中追忆曾经失落的一个共过伞的人。

伞下孤独的脚印，是我三月的寂寞。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9 期下半月刊）

岁月以另一种方式

李　凌

一种凉和疼在我的脊背上缓缓爬行。

这是岁月在这个夜晚以另一种方式和我说话。那些失去意义的谶言，就像芒刺一点一点扎进了我的痛感神经。

夜深人静。茫茫夜空就像巨大的尘世广场，烟火点点。

而一阵过堂的凉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劲，前窗进来，后窗出去。我的大脑异常清醒。经历了太多的风霜雪雨，看惯了风起云涌，那些生活的暗箭已经不再重要，能否抵达理想的彼岸已经不再重要。

这时候，我一次一次用时间的尺子撕碎思想，在重新组合中锻打和钙化我的骨骼。思维短暂失聪的时刻，我再也听不到市声喧哗，再也不去理会那些落在身上的尘灰。我愿意跟随空空冥音伴着木鱼的敲击声，走进一个灵极之地。在那铺满鲜花的原野，放下所有。

此时此刻，我的肉体不再疼痛。灵魂不再疼痛。洪荒的宁静中，地气渗透每一茎草的叶脉。一只蛐蛐展开歌喉，弹奏着生命的天籁，自然。和谐。

（选自《分水岭》2014 年第 6 期）

虚拟怒放生命之花

李　萍

用心放逐，一抹远古的风。凝望的独坐，卷起沙的思恋。刀光剑影凝结的一株草，被我的叹息渗透。

微弱的幻想，在白昼入眠，以结束作为痴傻的筹码。

呼啦啦的，所有的奢侈，成为彼此的风景。

如你所见，淡定只是让平凡绝对流失，用干巴巴烘焙一块毫无香味的面包，一路狂奔的风里，撕一块，咬一口，就着阳光，在情感的加油站，假装歇息。

渐渐与秋风相遇。一种质感的美，在久远中摇晃出传说的真。一个眼神，不由分说从人群中射来，击中我惶惶不安的诗句。注定的相遇，在一把吉他的尘埃里，将一切停息。

光阴里的故事，忽隐忽现出静的心思，还有溢出的惊喜，滚烫背影的寂寥。

一步一步，一些话语就戳到心。

不得不妖艳，不得不妩媚，不得不怒放。连同内心的秘密，在晨昏的分分秒秒里，将爱进行到底。

其实，有些故事，我闭着眼睛就能指出捏着画笔的主角。

一把伞，立在记忆的墙角，湿淋淋成西周的箭簇。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朝那个方向乜斜。一连串的射击，把仅存的梦想，击得七零八落。

我是山坡下的一棵树，模仿着挺拔的一个身影，面向东方，看青草和野花暗喜地面对羊群，还有放羊的老者，不合时宜地吼着“花儿”，一声声，一把把，漫天漫地扯出世上最美的女子。

我与毫无来由的相遇，在西北高地的一隅，怒放。

一摞摞心坎的爱，码在西元前。间或的虚拟，喜极而泣！

（选自2014年7月16日《民族日报》）

爱情陶

李　皓

水做出来的是女子。泥捏出来的是陶。

怀抱饱满的爱情，有一种幸福深不见底——

形影不离。装着相亲相爱的日子！爱人啊，爹娘送给你的那两只陪嫁的陶罐，原本就是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

让我们的爱情像陶罐一样丰腴和饱满。

将《离骚》唱上千遍！

把《诗经》吟咏万回！

红袖添香。端坐在陶罐上的美人，千娇百媚。

有一种思念正沿着陶罐的曲线盘旋和分蘖——

爱人，等我！

再翻过九十九道山梁我就要到家园了。

把天空降下，让泥土升起。将皇天缩小，把家放大。

安居乐业！屋顶上的陶瓦就是泥土的平民——

爱人，我不要那奢华的天堂和富贵的皇天。我只要一块能遮盖住我们家的朴素的瓦。

除了陶器，最难修复的就是那种支离破碎的情感。精致的爱情，有时也像陶器一样脆弱和容易蒙尘吗？

爱人，每当看到你精心呵护和擦拭，我的内心就亮，就暖。

给我一只细腻的陶罐或者大肚子的瓮！爱人，我要将你这最娇

媚的水珍藏。

用左手推开天堂。

用右手掀翻皇天。

兑进爱情的营养和精髓：爱人啊——

你给了我一撮泥土我就能捏出你纤细的腰肢！

你给了我一堆黄土我就能造出我俩的爱情陶！

经历风雨的磨洗！煮沸五味的关怀！

纯粹忠贞是陶。

温暖呵护是陶。

精心铸造是陶。

煅烧、磨合，碰撞、包容。相依为命——

将爱情放进岁月的熔炉，冶炼九次，取出：两尊永远不会老的爱情陶！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7 期）

一棵草站在黄昏里（外二章）

李　霈

一棵草站在黄昏里。

黄昏辽阔，一棵草多么渺小！

辽阔的黄昏还在辽阔；渺小的一棵草还在渺小。

但，最终，辽阔却趋于黑暗的深渊。

或可说虚无。

而一棵渺小的草，正因为它对存在的无所谓。所以，即使黑暗再深，它仍在唱着自己亘久的歌。

无所谓，才是真存在！

一孔废弃的土窑洞

在我老家的隔壁，有一孔废弃的土窑洞。

好多年了，它还在那里。陪伴它的只有时间和风。

但，时不时，我都会听到它的叹息；

时不时，我都会听到它独自发出的一种空荡荡的回响。

它是放不下昔日的主人？

还是，那些曾经忽轻忽重的印痕，至今仍缠绕得它喘不过气？

土窑洞无言。

仿佛，一种过程的归属，最终竟是如此简单和沉静

——沉静至 有或者无！

老渡口

岁月远去，老渡口还在。静静的。

这时，此处只剩下风。风用它的脚步，把一些往事踩亮又踩灭。

流殇的河水平缓、散漫，像一张被揉皱的泛黄的纸。

河道里已没有了船。

河道里已没有了船老大。

还有，站在渡口用思念等待的，我貌美如花的姑姑。

暮色罩着老渡口。

谁站在风里，吼破了嗓子唱道：

“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哎，

九十九个艄公嗬呦来把船来搬。

……”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7期）

阿尔泰草原咏叹调

李文强

一

猎猎秋风中，是哪些悲怆？会使你转身折回到那片阿尔泰的草原。

哦！游牧于此的先祖们——

是历史的呐喊，使我的热血挥洒下残阳般的壮美，一直到那九万里之上的苍穹啊！是悲悯的心绪，使我的头颅朝向东方的大地跪拜下去，一直朝向那八千里路的云和月之上！

那个仰望西北的苍天，弯弓射雕的英雄啊！

风会使飘荡在牙帐外的旗帜猎猎展开，风会使牛羊低下温顺的头颅，风也会使广袤的阿尔泰草原更显得博大！

可是，风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北的风啊！你无法使得我心中的英雄，随着四季的辗转，流逝于历史的尘埃里！

二

在广袤的阿尔泰草原，我总是漫游在壮美、空阔和苍凉之间，那些倒在草地上的马骨皑皑如雪。

可是又是什么？让我在游牧生活的岁月里，使得自己宁静的心里，涌动出鲜血和沉沉的哽咽！

——阿尔泰哦！

在草原深处——我将舍弃你默许给我的婚床，舍弃自己不幸的一生。

我终其一生的眷恋在此时是那么暗哑和寂寞，夜幕下的草原已经合围起篝火、舞蹈和弹唱，我知道，此时丰美的草原胜景和牛羊马匹的肥育，早已使我无法背弃在此地留下的欢乐、忧郁和不幸。

在阿尔泰草原，一切都是那么安逸和宁静，那么就在醉酒中，谈论一些有关牛羊和马群的生存方式吧……

三

明月已在草原上点缀了千年！

阿尔泰草原上的子民，你展开于岩石上的画卷，在草地之上举起部落的图腾，多么威仪、多么壮丽、多么深沉！

在每一个黎明到来之前，我将献出与你携手的契约，在阿尔泰深山草原上的千年岩画前，这些粗糙的图案和文字，已经无法表述我们其中刻骨的盟誓和宣言。

哦！我已经沉湎在这些时光里，我会用自己的双手抚摸在岩石之上，然后用马奶酒的醇香，奉养吉祥和信仰。

阿尔泰草原啊！爱你的子民、还有我——我们在祷告中，向你呈上幸福与迷恋，这些驰骋在牧场里的马匹沿着季节的痕迹，徘徊在变迁的草原上。

我将在你的马背上，收藏起你斑斓多姿的河流、山脉和畜群，那些养育了阿尔泰草原上的子民，在阳光之下哺育爱、哺育带有泥土和草汁味道的记忆。

（选自2014年10月23日《伊犁晚报》）

在时间深处遇见（二章）

李松璋

又逢君

一束神性的光，贴着墙面悲伤地行走。

再次相逢。来自五月的丁香，正渴饮瓶中之水。隔着朦胧的玻璃，它们说：我们何时成为了美丽的囚徒！

自由近在咫尺，几乎伸手可触，但已是一场真实的戏剧。

众生喧哗。距离。虚构。舞台那束光，处处隐藏陷阱。

也有阴影诡秘地掠过。光亮被短暂覆盖。黑暗处，枷锁在谁的脚踝上哗啦作响！

翠　儿

翠绿的笑容或许是一种掩饰。墙皮剥落处，悬念已被解开。

春天无可置疑地来了。束手就擒的残冬，被挂在锋利的绳子上。一场小小的审判，在一个普通的角落庄严开始。

阳光宣读判词。云朵低垂，挤出几滴泪。

围观的人们已经散去。还在倾听的，只有熬过寒冬的花枝。几片叶，为劫难中故去的花朵潸然凋落。它们不会将内心的痛袒露给外部世界的欢。

一切也许都和季节无关，但每一句判词，都是说给每一个人的。审，或被审。

一块破碎的玻璃，谁能分清正反两面的清白！

（选自《生活报》，2014 年 3 月）

城之南，繁塔矗立（外一章）

李俊功

不是多个塔。孤零零的，这座姓繁的塔，居于古城之南，守候了千年，此时仿佛守候着一个无雪的冬日，守候着前来寻觅往情的众人。

远近多雾，我看它，它看我，以飘逸的姿势，让一座城的前后都柔软起来。

哦，云雾塑造的一万种形态，可以任意呼唤的图画。

我冒雨登高，让站立的历史筋骨支撑阻塞过满的心情。从城市内外的大厦、树木、田野、铁道、高速公路、垃圾站和坑塘之侧翻越一重重外物的障碍。

一次次领受着密密层层的佛像砖。

一次次被巨大的时光音乐包容。我着力化解一丝丝怨和叹，轻松得犹如放在云空下的古塔。

我卑微，已不自卑，贫穷，却不自毁，静下来聆听到神的密语：我只能比遭际劫难的草根苏醒更早。张举着草的种子，把年年剪裁的各色花儿趁着春天亮晃出美的意愿。

一座叫着繁塔的古建筑引领我们抵达某种情感的港湾。

在滚动的大雾中，找到。在迷乱的远道上，找到。

看久了，一座塔其实就是透明的，包括我们自身。

洞箫声

是你爱我的感觉。你用长着翅膀清凌凌的水声，温润我。

感觉在飞翔。

石头上的火花，树叶上的鸟啼，眼睛里的通道，飞瀑流泉，星月微语。传递过来闪烁的珍珠和彩玉，光的舞蹈，钢的触碰，浪花和岸，清风和椰林。

慢慢地进入。细细地浸润着……

在半空翔舞，在低处悄吟，在云端亮嗓，在心迹耕耘。

有一条飞扬的河，有一株疾走的树，有一张飘扬的旗，有一座移动的山。

有我，想到爱，想到爱的深度，相爱而不弃，相拥而凝视，互相融化，阳光满天，雄健的马匹，向着茂密的相思林，奔跑。

我为昨日的原罪而心生忏悔，为昨日的慵懒而懊悔，为明日的愿望而明理。

起伏，起伏。成熟麦浪的翻滚。

高昂，高昂。雄鹰滑动在云彩之上。

疾和徐，高和低，完全沉入晨阳般的冉冉节奏。

我倚着一只洞箫倾听着整个无语的世界。

（选自《大沽河》、《东京文学》）

望乡人（外一章）

苏　勤

你走了，走向椰风蕉雨的岛国。

在初秋，两枚被你攥紧的相思籽，再也来不及成熟。

那晚，一样的暮霭沉沉，你含笑撕碎了那首宋词，而惆怅依旧飘洒纷纷，冷冷地敲打窗前的寂寞。

（只有离燕与你一道启程。）

白驹过隙，飘忽间已经沦陷了几多朝朝暮暮。

异域之土空沃，播几缕乡愁，总生不出一叶归帆。

冬去春来，夏去秋来。清瘦如菊影，消瘦如残风。

你总斟满一杯乡愁，独自啜饮，倾听秋风中的天籁或谶语。

望穿秋水，潮涨潮落。浩浩淼淼处，你的容颜变幻成了淡墨一样的意境。眼泪掉进漂泊的命运，鬓角已是两朵素色的浮云。

风声雨声涛声，吹过敲过打过如梦的岁月：风声是枯萎的蒿草，雨声是破旧的木窗，涛声是匆匆的流年……

思念的触角，延至千里万里，甚至抚摸着梦里的山川……

走遍天涯路，最后只剩下通往乡关的路；读尽天下书，最后只记住“月是故乡明”。当视线被执拗的海岸拉痛，路断了，词也没了，只好夜夜守候一轮空月，竟成了望乡的候鸟。

而候鸟也飞不回去了，几十年的乡愁都化作了一盒灰，一盒永恒的深爱。

唉，再也不能读故乡巍巍山势，漾漾水姿；再也不能用棕笛吹几度枫叶红；再也不能听芭蕉雨中击奏乡音；再也不能坐在门槛上

看阿爹牵着妹的手，撑着油纸伞走在雨巷中……

只有生命的根须是不死的，扎入故土，时刻都在触摸着故园的心跳！

泅渡

一条不息的河流横陈在岁月的案头，萦绕东方的家园。

没有源头，也没有结尾。极目千里，波涛如天，层层叠叠，从远方汹涌而来，又向远方奔腾而去。

浪花如雪，在我的眸光中绽开朵朵花瓣；涛声彻耳，虔诚地穿越我的身骨。

几时又被雨打风吹去，我无路可退了，只好孑然一身挺进汪洋，目之所及都是浩瀚的地平线，彼岸在烟水葱茏的日子深处。

蒹葭苍苍没有岸（即使远方有抵达的岸），而等待我的漩涡多么冷峻，像深不可测的命运，封面是骇浪，背景也是礁石，水鸟的羽翼如两面迎风的旗帜打着无韵的哑语。

切肤的体验和疼痛，将千仞灵魂颗粒中的最后一点牵挂抛却，訇然以闪电之力，撕裂一条求生的道口，穿风破雨，一次次地冲击，一次次地划破时间和空间的寂静，沿着流水亮出壮阔的形象，寻求一种原始而简朴的归宿。

风静静地吹着，四顾无岸。

我突然发现：无路的时候，泅渡成了唯一的途径；泅渡的时候，自己成了江海中的水流。

（选自《散文诗》2014年第11期）

忧郁的河（外一章）

吴长忠

在尼罗河畔徜徉，心绪亦如河水，流淌着，忧郁着。

微风吹过。我知道它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来自你的发源地。它和日月星辰一样古老，问起你的源流，只有它有资格叙说。尼罗河，古老的河，和我的故乡那条大河一样古老的河。

沙鸥飞过。我知道是你滋润了两岸的土地，让焦灼的沙砾上生出了这许多稻菽玉帛。你为非洲大陆奉献了绵延数千里的生命绿洲，你可知道这生命绿洲里也曾衍生无限贪婪无数悲歌。在下游的一座博物馆里刻写着众多雨王、祭司、酋长、法老、国王的名字，记载着部落征伐杀戮的“辉煌”战果。啊，尼罗河，苦难的河，和我的故乡那条大河一样苦难的河。

帆船驶过。我知道五千年前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就曾造出太阳船，在这条河道上穿梭。你负载过这许多船，船上运载着采自非洲高原的古树、巨石和矿藏，也运载着同样多的贱民的汗水、泪水和热血。于是，有了所谓的埃及文明，有了开罗，有了法老的金字塔，有了一座座规模恢弘的国王和女王神庙，有了神庙构筑的卢克索。

尼罗河，忧郁的河，和我的故乡那条大河一样忧郁的河。

向日葵

鸟雀忙着筑巢，艾蒿早已枯萎。你感受着季节的律动，你知道秋日将尽，你将归去。

像所有春来秋去的草木，你的生命平凡而短暂。不同的是，在你的生命履历中，平凡并不卑微，短暂并不空虚。在黄河岸边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你用沉甸甸的果实回报大地，感念她的恩德，演绎着天伦的尊严；面对孕育万物的太阳，你抽出长长的茎杆，托起灿烂的花团，送上你谦恭的赞礼，你的虔诚给人类中最虔诚的信徒以启迪。

你的花已凋谢，叶将摇落，那是你对大地的回归。你的果实也将撒向大地，那是你的生命和尊严的延续，来年，它们会像你一样，抽出高高的茎，开出灿烂的花，向太阳送上虔诚的赞礼。

（选自《中国散文诗 12 家》，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 年出版）

空锁风影（二章）

邱春兰

风影与空

既然醒来，现实唯一是一片纯澈的蓝。

风影只是清凉而陈旧的闲愁。那些穿越草叶的风，不是良辰，不是美酒，亦不是黑夜里醉人的一片灯火。

于现实，那些空旷中随风寂静的摇曳，那些风中记忆情绪的表象，只如同敷疗一个不小心的伤口，只在药书上寻出了药引，药引是实，是唤醒梦的唯一。

从此，不必借风问影，不必阑珊天涯，不必琴声铮琮说得沉眠黄昏。

风影与无

黄昏有着醉人的美丽，黄昏中的风声悦耳动听。

黄昏之前那么多空无的纯粹，是转身之后的仰望？是五月云朵飘落的叹息？还是倏忽间恍悟的真实？

永恒的风景在虚拟中游离，风影更是空无，无到不动声色地相信阳光下那些明媚醉人的谎言，无到那么多熟悉的面孔陌如路人，无到那么多陈旧的光片在翻转倾斜的天空中飘摇飘散……

此后，没有似乎，没有或许，没有梦里雨水寥落的幽深，只有云在青天，水在瓶。

（选自《中原》2014年第1期）

在生命的枝头上（二章）

何承亨

果，白色的芒

在夜里，我听见果子的光芒，穿透黑暗。白天，我们常在设想里奔走，路过每一棵树下，彼此用且香且甜的色和影，交流着活命的艰辛。

我是在说许多棵树，以及枝头上高举着的论断。果子的光芒永远是白色的呀！唯有如此，世界在昼夜间才有一根永不消失的线。

在夜里，果子的光芒，映白了我们青青的头发。

叶，流光梦

风驮着阳光，从密布世界表皮的叶子背上，一路踏过去。

阳光为原型，风动叶动，叶片们没有时间排编，怎样将自己的梦幻覆盖花朵的脸。

春天就这样过去，夏天就这样过去。流光的梦，在秋风的挽唱中惊醒，明朗蔚蓝的高天。

迁鸟的翅羽上布满绿色。在秋天，遍野展示着，这一种神圣无比的最后的携带。

（选自《四川文学》2014 年第 10 期）

蝴蝶的飞翔（外一章）

冷　雪

感动，一些疼痛。

一双划破森林静谧的翅膀，盘旋或扶摇直上。

力量。

冬的风，压低雪色，醉眼朦胧，倾听。

天籁，点燃整夜星光。

星光暗涌。

澎湃，不只是激荡。

惊飞枣红初醒的梦，如雪的香。

如雪的香河，莽莽，漫过峰的叠嶂，

贯彻天空的，却是，蝴蝶的飞翔……

雪，将冬的江山彻底掩埋

你知道，这比冥想深邃。

不只是春秋。

千年的冬雪，亘古的河山，温暖浸淫着的今生来世。

昂首的人，他站立。

像狮子，像森林的暗流，漫过雪的冷，冬的孤单。

然后行走在世上，留下细小的幸福，贴紧玉的心。

已经远离了伤口。

疼痛的冬天，聚集的感动。巢穴，灰烬之外，是比森林还郁郁葱葱的宫殿。

我不得不低垂了王的头。

一定不是虚惊的冷，已经是实质的冬天，散尽的叶子如宿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雪，将冬的江山，彻底掩埋……

（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9期下半月刊）

核桃·父亲（外一章）

灵　焚

确实，你长得太不起眼。身上布满岁月的皱褶，像收割之后的土地，被风的脚印踩成一片裸露在秋后的苍凉。即使站在季节的枝头，开花不争妍，结果不竞色。

你习惯了如此寡言少语。像一位饱经沧桑的父亲，岁月搬走了身上最后的水声，剩下坚硬的表情坚守一种成熟，深爱着那些子女却不走漏些许言语，只在威严的线条里藏着波涛。

都说你耐寒、抗旱、抗病，适应多种土壤生长。

即使喜水、乐肥，却也从不挑剔。

这不正是一位父亲必备的品质？

一个男人怎样才能够坚毅伟岸？究竟凭什么为四季举起生命的绿荫？

然而父亲，你明知落叶后的风雨，发芽前的冰雪，却在饥荒的年代自折枝条遍插嗷嗷待哺的四季，为了子女，宁可让伤流穿身而过……

一个顽强负重勤劳质朴的男人，不正是一颗成熟的核桃？

只向土地追讨最饱满的果实，即使因此被泥土过早地收回。

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掏出完整的内心，只把生命的长度留给享用它的人们。

这就是核桃，我的交出了核桃般一生的父亲。

父亲哦！难道这就是你来到这个世上的理由？

父亲，为什么一想起您，我就会满面泪雨？

大地与明月

半城心事，一轮高秋。

今夜，久违的明月终于从海上沐浴启程。

祭坛供在手心，多少年来波澜不惊。瓷瓶依然素净，而水声却开始荡漾，你的到来已经不需要预感。

守着一条江河的潮水，时光肃穆如一座被遗忘的神龛，世俗的香火行踪消隐。洪荒万里，形影跋涉黛蓝的山谷，一页苍穹，兀自空阔无边。

纵然偶尔心绪浩茫，甚至为了被文字搅动的涟漪，夜色潮骚。

选择为众生匍匐成坤，作为大地，厚德载物需要足够的隐忍。

当人们习惯了纸醉金迷，偌大的都市只剩下声色犬马。

江畔何人？江月何年？那些春天里的怅惘，早已不再让月色憋得透不过气来。更何况把酒问天的那些往事，怎抵得上沧海的一滴珠泪，待月千秋……

从高楼群漏落的灯火装不满半盏思绪，只消得酒吧里的一声干号，一晌贪欢。

然而今夜，就连城里的月光也举着婀娜的枝头，准备迎接一场饱满的临幸。月光打开湿润的花瓣，采集大地备好的露水。

请风声止步，让烟霞氤氲升腾，月色自然流淌。此时大地正释放一千条江河，与明月缱绻相遇……

在这公元两千一十二年的仲秋之夜。你说：不应有恨，皓月当空。

即使情总欠费，爱也不能停机。

祝福的短信只是拥堵在赴约的路上，不妨碍天涯共有此时。

此时，谁与谁细说相知？

（选自《诗潮》2014年10月号）

高飞之鹰

张九龄

其实它并没有飞，它只是展开了双翼，一如王者掀开它黑色的大氅。它就是生灵的王者，它就是出巡的君王！

风是骏马，云是华辇，雷是号角，电是响鞭。它以无比从容之气度，君临天下之威仪，盘旋于湛蓝的天空之上。雪山之顶是歇足之地，雪莲花是充饥之物，雪水是解渴之酿，仿佛神灵的使者，带着神的旨意，迫使这个世界交出灵魂。

海拔在不断增高，它只在高处飞翔，睥睨天下，它将孤傲的影子投下，像石头一样，一次次的颤栗让大地在疼痛之中呼应着它无与伦比的啸唳。三山五岳何其小，江湖海流只为波。它飞过，没有任何的声音，也没有任何的回头。只是转眼之间，一粒黑影，已远在天的尽头。

虔服于鹰的高度，我的心也要飞翔！

（选自《散文诗》2014 年第 11 期）

一把刀（外二章）

张庆岭

一小块铁，在庞大的纠结里，让一把刀的形象咯噔拽住。

就成为了一把刀。

它，要追溯自己的根，它要反思祖先的辉煌历史——

总是将日子搁在刀刃上，多不安全呀。

多少年来，被逼无奈的铁，让无穷无尽的戾气，一次次分解成大刀、小刀、宽刀、尖刀、长刀、短刀……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机遇，也准备了太多的陷阱。生活，本来就险象环生，再有这么多锋利，该会

造成多少伤害？

一把刀，再也不想说出自己的光芒。刀，知道：

第一个裸出锋芒的，总是

最先成为伤口。

千万不要当真——

抵御锈蚀，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借口，这个世界没有人能逃过自己对自己的进逼。

试着爱

从今天开始。

把胸中的石头扔出去，把恨，以及纠结，一点不剩地置换成悲悯，置换成三月桃花。

收回踹出去的脚，停下挥出去的手，让我们一块与缘分，握手言和。把威武化掉，舒展成手掌，放在胸前，捂住，不，是按住，按下即将从喉咙里窜出来的那股戾气、那句恶语，向生命点点头，向友谊颔颔首，向亲情道一声晚安，检查一下

看良心还在不在胸中。然后

摘下面具；打碎城府；把三百六十五天

都看成是桃花盛开的地方。

试着爱

从一个个天文数字上开始；

从一次次高端峰会上开始；

也要从一贫如洗开始，从千难万难刚刚到手的经适房的每一块地板砖开始，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滴水、每一棵草、每一粒沙开始。

电话一直没打

有一个电话一直在电话簿里放着。

在手机里放着。

在心里放着。

可，这个电话，我始终没有打过。

即使是我势在必得的计划，一时卡在生活的某一个节点上，一低头泪水就掉下来，可路就是找不着，而只要电话一通，号码的主人，就一定会，立马伸出援手

帮我把黑夜弄亮。

可我还是从来都未叩响过那十一个数字。

它，就像长着十一只眼睛的神灵，在远远地守护着

我们的友谊，与

我的良知。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5期）

最后的约会

张建春

他们在最偏僻的地方约会。

荒野的坟地，夏天除了蚊虫的鸣叫，还有三几点“鬼火”，照亮两对忽闪忽闪的眼睛。

相拥的人甜蜜，甜蜜得忘记了身后一双双紧盯的眼睛。

月光下他们抚摸着彼此青春的身体和抑制不住的心跳，远离的村庄，狗稀稀拉拉地叫着，这里最安静，似乎他们的家园就在这里。他们期盼着男耕女织的日子，把牵手的爱情，如同一年一季的扯秧拉藤的南瓜，年年种下，年年在秋天收获厚重的浑圆，贮藏在不大的房子里，闻着它们的香，品着它们的甜。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他们渴望着品尝如痴如醉的长久，但远处游来的灯光制止了如风的紧密。泪水打湿了恋爱的面庞，他们唯有用狂奔来对付紧逼的脚步，但他们又能跑多远?

相互仇恨的两家，儿女间却是最甜蜜的恋人。

激怒的两家将仇恨倾泻在如蜜的爱上，撕扯、倾轧、打斗，新的仇怨在不大的村庄野草样疯长，他们的抗争，也只是荒草间的不起眼的小花，荒草被砍除了，小花唯有让头颅曝陈在烈日下。

两个新坟，如约般在最偏僻的地方安身，四周静悄悄的。

在这许多年前也有两座坟，坟土清新，它们钉子般钉在两家人的心中，锈蚀了，仍然蔓延出毒素。

（选自 2014 年 6 月 8 日《肥西报》）

小野鸭（外一章）

张道发

小野鸭用青嫩的叫声，推开了半河的波纹。

整个天空在水底轻摇。小野鸭推着推着，突然哗啦啦抖开试飞的翅膀，身后的水声拍掌笑了，翅羽在夕阳中闪动水亮的光。

青苇丛里一只老野鸭，稍稍转过肥硕的身子，将另一只小野鸭从窝里拱出来。而刚才试飞的小野鸭，绕了个浅浅的弯，已将微凉的月光驮回窝边。

晚风吹响簌簌的苇叶，仿佛一家人围在一起亲热的絮语。

河岸那边，晚归的农人踢踢踏踏走过，小野鸭竖起耳朵聆听，同时用喙互相磨着羽毛。

露水和星星一起落在苇叶上。

蜻蜓

在我看来，所有生灵中，蜻蜓的恋爱是最优雅的。

一对安静的恋人，歇在藤叶遮盖的一角荫凉里，互相衔着尾巴默默传递心里的爱恋。

花叶的香气和阳光一样浓烈，落了一地，四周全是蝉声。

大半个下午过去了，两只蜻蜓才依恋着分开，回到黄昏的庭院。那么多蜻蜓在飞，已分不清是哪两只了，每一只看上去都是那么轻盈干净，翅羽上闪着一点夕阳和清凉的风。

（选自 2014 年 7 月 19 日《合肥晚报》）

黄河口草场

张殿武

黄河水赶到这里已经很浅了，黄河水赶到这里已经平静了，几乎没有声息的黄河，远远不如它身边的这片草场活跃。

是谁喊住了我？是谁让我的脚步停滞？

黄河，不是你！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那片似乎没有边际的草场，有海里的风来，它就是一堵吹不透的大墙，有天上的雨来，它就是覆盖大地淋不湿的一蓬硕大的衣盖。风暴潮袭来时，它就是静谧的港湾，汛期的大河和涨潮的大海撕咬时，它就是一支闲泊的老船。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芦苇生在水间一片连成一片，像另一个海；随风吹来随水飘来的外乡树种，长大突兀成招摇的风景，像一群群守护者；大胆的游鱼自由地穿行在泥草间，顽皮而任性；天鹅或野鸭不时从草间出没，高纵或低旋总离不开那个风雨飘摇之所……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那腾空燃起的簇簇狼烟篝火，可是当年武圣传家的用兵之道？睿智多谋的孙武利剑一挥，正进行着一场聪慧鬼秘的布阵！秦王世民东征的铁骑踏碎宁静，那刷刷作响的草间，可是当年掩藏着的彪悍勇士？正等待着一场有备而战的厮杀！苍苍黄水一路奔涌一路洒

尽泪和歌，终于在入海口完成最后的注解。

天地和韵，风雨交响，繁盛出一片浩浩荡荡东部大草原！大汶流，小孤岛、神仙沟，一棵树……这些草场姓氏蕴含着黄河不朽的迁移史。

是那片草场吸引住了我。

远嫁的新娘临行还张望着青草隐没处没有主人的羊群，牧牛少年爬上草场高岗，眺望美丽变幻的远处的天空，割草的老人一个动作复制一生，一个草窝徘徊一生，有割不完的草看不到边的草，总是满怀欣喜。

我抓一束草叶折几茎草杆采一把草籽，放进黄河，祈愿它漂流传播，落地生根。

是谁送我过河的？是谁送船家出海的？

是那片草场忽然吸引住了我。

（选自 2014 年 10 月 15 日《文艺报》）

对着镜子说话（外一章）

陈于晓

你不知道，镜子有多深，有多长，有着多少悠远的时光；你也说不清，这么多年了，镜子里埋着多少的秘密。

你亲眼看到，童年的花草和外婆家的小桥，随着一条小河流进了镜子里；还有蝴蝶和在芬芳田野上漾动的蝴蝶结，也都飞进了镜子里；你梳妆时落下的黑发，也被收集在镜子里，但你给镜子的是黑发，镜子却悄悄还给你越来越多的白发。

异乡的日子里，你一遍遍地擦洗，擦洗这蒙上了尘土的镜子，却怎么也洗不净流来淌去的月光和乡愁。有一天，你想捞起童年的星星，你跑到镜子中去，翻遍了旧年的草丛，你以为你就要找到星星了，但一转身，就什么都不见了。

当岁月已深，你归于淡泊。你学会了对着镜子说话。你对着镜子说话，镜子一会儿远离你，一会儿又亲近你。

最后，镜子碎了，碎成了无数个你眼里的世界。

核

起先我以为你是一株春笋，应着雷声和雨点的召唤，你破土而出。泥土母亲担心你受冻，给你穿上了很多的衣裳。

你长一截便脱下一件衣裳，粉嫩的身子渐渐地坚硬，你挺拔。但有一次我看到的是一个弯曲的你。当有一块巨石挡住你的成长时，你顽强地从石缝中挤了出来。你的不屈不挠，让我打心底里佩服。

但后来他们说，你只是一枚茧，你把自己紧紧包裹在里面，在默默地等待。你是一条毛毛虫还是一条春蚕，我不得而知。你会成为一只蝴蝶吗？我想为你粘上一对翅膀。

当一点点地褪尽时间的光华，你其实只是一只核，一只有着生命无限力量的核。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年第1期）

爱在湘家湖（二章）

陈广德

赴约：在月亮湾沙滩

我在你用沙海的涛声绘出的场景里，赴约。

你从月亮中央湾出的那条好听的小道上，把沙的相思摊开。把一脉撩人的牵挂漾开。浅水里，有被深沉的梦境过滤了的期待，小艇上，是谁？正用卷起的浪表达已经到来的欢快。

阳光，以柔软的方式吻合此时此刻。

一缕颂辞。一瓣风来。

沙的雕凝固了风情在眼眸发亮时的感觉。不用卡通，你也会明白欲说未说的心曲。就如桃花，落与不落，都有一抹胭脂在伫望里贤淑；也如夜雨，有声或无声，都会把那腔楚楚化作挚爱。

那角飘展的纱巾，已经泄露了一种生长，正进入春的胸怀。

我按不住这一湾涟漪了！

起伏的沙浪，不息的水波，都是湘家湖的得意——是一处不可复制的光芒，一阕能够抵达的爱恋。在心旌飘摇时开放着倒影，或者战栗。

心湖里回荡的涛声，已经淹没了沙海。

延展：到相湖垂钓

尘世的生活如同这可以陷落时间的湖水。平静得把起点终点都融合在一起。就在这平静里，我垂钓，你在我的身后，在相湖公园的深邃里。

不离不弃。

你在我的身后，就是我的守望，我的信念，我的傍依。

我的每一次不屈不挠的隐忍，每一次袅袅似烟的吟唱，每一次安如磐石的凝聚，都是为了你；每一次一筹莫展之后的行进，每一次焦灼等待之中的耐心，每一次守口如瓶之前的坚定，都因为有你。

你在我的心中，如弦似饵，如胶似漆。

难得平静，虽然心潮如煮；就是平静，正如花香无痕。

在相湖边垂钓，是对心香的体味，是不露笑痕的清澈和沉醉。

是高远悠长，是前世今生。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年第8期）

女儿红（外一章）

陈平军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忽视的了，我多次写道，始终无法忘记的白果村，我的灵魂栖息地。

始终没有有关你的只言片语，可你一点都不怪我。亭亭玉立地站在我的身旁，常年摇动着翠绿的腰肢，挥舞季节的绿纱巾，只在晚春才娇艳一回，挤出艳红的小脸，把我勾引。

剩下的就是潇潇洒洒地落下一地春心，供顽皮的我肆意地践踏。有没有故事没关系，有没有情节没有关系，只求让我明白，你在我的生命里来过，你在我低矮的小屋外来过，从不曾离开，以后也不会离开。

我想为你写一个童话，为你设计一个凄美的情节，为你营造一个完美结局，可始终找不到最恰当的语言。

你会不会怪我，薄情寡义？面对你常红常绿的季节，面对你坦然面对冷秋、寒冬的坚守，我的一切解释都显得是多么的多余。

因为你早已用你的生命站成我坚硬、柔韧，而独有弹性的门楣。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11 期）

桐子花开

一夜之间，一场大雪下满枝头，落满树杈。

一朵、两朵，争先恐后地挤上枝头，是来参加春天的饕餮盛

宴，还是来孕育一段生命的旅程。

要不你们都张开大嘴，把欲望盛开成一只喇叭，是不是在宣告春天的到来。

一场冷雨，湮灭了凑热闹的幻想，幼稚的理想被猝不及防的阴谋击溃。

这块命运的试金石，准确地分检出坚强与懦弱，索取与付出。

谁能汲取并付出生命的养分，谁就能依然挺立枝头，谁就能捡拾遗失的希望，

遍地的落英，是生命的再次孕育，还是失落的不甘？

暗淡的残雪，是轻轻的叹息，还是适者生存的注脚？

此时，我听见有个声音在向我唱着："生命是一组严格排列的琴键，一种不可动摇，无法更改的程序……你不踏向欢愉便踏响忧郁。"

而挂满枝头，那灯笼般饱满的秋天，是胜利的昭示，还是对命运过程辉煌的诠释？

（选自《四川文学·校园版》2014 年第 5 期）

法院院长与“纸条”

陈志泽

心中的“惊堂木”一次次敲响，正义的冲击波，把各种案情涤荡得那么分明、清晰。

有时，他得推掉一些送来的“纸条”。

这样的“纸条”是遮蔽公正目光的雾嶂，拨开了，才能显山露水，让眼前的风景——风景里的真假曲直一览无余！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拒绝这样的“纸条”得花费多大的气力。

也有被某一张小小“纸条”牢牢压住的时候，气喘不过，站也站不起，几近窒息的灵魂顶不起那“纸条”的重量……

重新储蓄力量，为他站立的高度、灵魂的硬度，为他的“推力”和对于蒙冤者的全力拥抱加码，他终于还是有力地敲响了心中的“惊堂木”！

他谦逊而自信的笑，不断为高悬的国徽增辉……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年第12期）

纸（外一章）

陈计会

一张纸在我手上，它显得轻飘、脆薄、柔软，它似乎有一种渴望和等待。

我常常透过一张纸看见后面的阳光和幻影。

一张纸的价值在于它的承载，包括文字、图形、线条、色彩……当然，我亦可以将它折成纸鹤、飞机，并且轻轻一投，让它的梦想在蓝天中实现。然而，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还在于里面埋藏着火种，除去非常时期的标语、口号、传单，仅仅在一本摊开的书里，一张张脸孔深埋进去，时而激情朗读，时而奋笔疾书，这也成为一种动人的风景。

一卷风云或一册山河，装订成历史。

从结绳记事到龟甲刻字，从简牍缣帛到蔡伦造纸，以及现代的电子显示屏，纸经历着它的前世今生。它所有的前进与驱动，都受制于思想的牵引，犹如轮船或动车，它庞大的载体容纳着海量精湛的头脑。这些潜伏的火种在某一刻将另外一些头脑点燃，成为驱除世间寒凉、暗夜、愚昧的火焰。

或许正因为埋藏着火种，当专制的大手将装订成册的书籍投向熊熊的火中，它将烈焰升高到天庭，让人洞悉帝王的嘴脸和黑夜的本质。我们也因此见证一张张纸的献身换来光芒流布人间。

笔

或一灯如豆，或晨光洒几，它都安之若素，静听花开花落，乐

享月圆月缺。它有时如清风扑面，有时如龙蛇挥舞，有时又锋芒毕露……我不知它是否专注于内心的书写。

沿着笔管往上，是一只执着的手。它曾握过镰刀、锄头，抑或箭簇、利剑？更上方是一张凝重的脸，不管光风霁月还是波涛汹涌，水面都纹丝不动，只有笔底生风……

当我翻开千年的史册，往往将它比作匕首、投枪，刀剑……哦，刀笔吏，在苍茫中忽然跳出喻体成为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他的手里紧紧握住笔，而另一只更大的手又将他钳住。他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棋子，命运可想而知。方孝孺的掷笔犹如历史河道中凸起的一块石头，瞬间被洪流卷走。

人除了喉管之外，通过笔来延伸他的呼喊和歌哭，思想的流布由此传之更远。然而，一旦人的喉管被割断，譬如李贽，譬如张志新……他握笔的手也永远垂下了。

当回眸成为往事，我手中的笔，能否接近内心自由的书写？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5 期）

藏地短札（二章）

陈劲松

清晨，与一匹马擦肩而过

青海湖畔。

靠着火车的车窗，我刚从一场梦中醒来。

而它，静静地立于铁轨的隔离栏外，雪白的身上披着一层薄霜，大眼睛里结着浓重的寒气。

不嘶鸣，不奔跑，它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像神雕刻的一座小小的雪山。它体内，停歇了多少场的风霜雨雪，闪电与雷霆？

风吹草低，衰草接天，头顶着苍茫，那些草多像一群悲壮的诱敌深入的战士，正把秋天引向更辽远的深处。

与一匹马擦肩而过。

只是一瞬，瞬间即永恒。

马群俯首，而一匹与我对视的马多么孤独。看着一列火车飞驰而来，又呼啸而去。目光相接的刹那，我看到了它眼睛里深埋着的寂寞。

高原八月

秋风高扬。

我猜测：最早的秋风一定来自某个人的内心深处。

心事飘摇，是这个秋天最先变黄的那片叶子。

麦子黄了。青稞黄了。

高原的秋天低下麦子与青稞的头颅。

山坡上的树叶也开始变黄，如果麦子和青稞抬起头来，它们就可以看到天堂边缘的秋天了。

草原上的绿色是一页单薄的书稿，秋风的手指动了一下，便被翻过去了。

书稿的另一面，

是白露的文字，

秋霜的注脚。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10 期）

另一个世界：触摸（外一章）

陈茂慧

哀怨零落成海。

心事铺就一张婚床，娶星月，嫁雨露，用幸福的红绳，系紧土地，系紧其上的炊烟、流水、雾岚，花朵和岁月。

欢笑和悲愁不会出现在同一时序。

苦难是虚掩的木门，风一吹就打开，有时，无风也会开。

它们时而沉寂时而咿呀有声。有着神秘的节奏。

谁可以控制？这世界摆满了各种门，颜色、光线、质地、类型、款式各不相同。

目光的触碰，像一把悬在深夜的钥匙，只闻其丁当悦耳之声，却无法准确无误地插入匙孔。

听觉，有时我们用听觉触摸。听觉里，有梦筑巢，飞鸟生儿育女，有泥土的歌声，还有羽毛覆盖世界的沉重囔囔声。

这一种触摸，是神的指引。

站在起点和站在彼岸一样。

微尘和星辰一样有着自己的光荣梦想。它们也许永无交集，却各自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触摸，这另一个世界，是灵魂深处的高蹈。让虚幻的更虚幻，存在的永存。

你屈指，沾清露，轻弹，世界由此清朗、明澈。

说 出

佛站在高处，微笑，俯瞰。

在树荫中，你必张开欲望的翅，轻翔。向上向下，风追着你，捧着你，托着你。你轻盈着，将梦掰开，一瓣、两瓣……

《瓦尔登湖》是梭罗的大手笔，你只宜于调低琴弦，舒缓地行进。

闭紧双唇，不到开口说出的时刻。每个音节都胎死腹中。

不断放大。距离，差异，惯性，甚至“相同”也成为一种阻碍。

不能说出。

时间张开了巨大的口子，有人一头栽了进去。回响遥遥地传来。是谁砸碎了时光？谁的牙在磨刀石上磨动？

不说。允许灰烬在泪水中沉寂，允许穿堂风潜伏在门后。

鼓点响起，一声、两声……轻轻、缓缓、渐渐。由远及近，由慢而快。

是你预设的悬念，在春天一一开败。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只是春天在问。

当死水都开始汩汩地冒出青烟，当断流的相思闪出浑浊的泪光，当你的手搅起了一场生活的漩涡，你必须说出——

说出这个春天的秘密，说出你浩荡的悲伤。

你替迦叶破颜一笑。

（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9期下半月刊）

秋天来信（外一章）

陈德根

天空中，一只老鹰在盘旋。院子里，护雏的母鸡和正在写信的母亲一样紧张，民间的亲情，正在延续。

秋天，它正把硕大的影子伏在地上，像一个人敞开了心境。母亲不禁再次写到姐姐的婚事，把惟一的女儿嫁到遥远的南方，使她常怀歉意。

当我在异乡，读到这封信。母亲写信的情景，历历在目。

母亲写到今年的收成，场院和田野顿时得到了赞美。

树阴下的母亲，坐在自己的影子里。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合着风吹秋叶的节拍，沙沙沙地落在我的眼睛里。

给你吧，母亲

我爱过的鸟群，它们飞回来了。让我动情的流星。我在异乡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浅浅的睡眠。这些都给你。

我被那个流浪歌手苍凉的歌声感动过的耳朵给你。

时间在掩埋生活的痕迹。它来不及掩埋的，给你，母亲。

现在是春天了，万物在生长。我熟识的草木，都是我的同胞兄弟，都站了起来。

母亲，下雨了，被春天宠爱的物种都给你。

天空压低的，湿漉漉的那部分给你……

母亲，这些，我也曾深爱过。

（选自《大沽河》2014年第3期）

泥　身

青　槐

成长，是一个解脱的过程。

所有熟悉的，都轻轻放下。所有未知的，都牢牢攥紧。我们往生。

一座又一座山俯伏在泥土脚下，我们将影子和在泥里，塑身。

尔后，将炊烟拧成香火，自己膜拜自己。

期待一场大火，将泥涅槃成瓷，从此骨头，便有了坚强的身份。从此脚印锐利，它的矛轻轻一挑，世界便在残缺里破碎，又在完美里重生。

时光氤氲。

残缺与完美在一张纸的两面，隐藏了真身。

桃花热过后，风吹着吹着就凉了。布谷鸟的叫声，被风一吹就吹进了天涯。

群山流进骨头。稗草在涌泉里疯长。

一树梨花收紧妖娆，宽衣解带，它们，要在水里游泳。蜜蜂卸下翅膀，在水里将自己洗成鱼。

着七彩衣，鱼不跳舞。它们用波光列阵，用涛声磨刀，踏着大地的额头，它要刑天。

天，在一滴露水里微笑。

我们影子恒在，骨肉为风。

（选自《诗潮》2014年9月号）

族　谱（外一章）

林溪

古老的姓氏，披着神秘的外衣。

祖先建起的祠堂上，外人不可随意入内，那里敬奉着一个家族神圣的记忆。

纸张暗黄，多少家长里短，都化为乌有。

但英雄的事迹，先人的轶事，仍会经常被年长者提起，他们口口相授代代相传，他们在故事里面露自豪，也在故事里泪沾衣襟。

这蝇头小楷，记载闪亮的旧时光。

被写下的每一个人，都在横平竖直间，站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而时间锋利，被拉长的身影遗下冷月。

纵然月色撩人，却难抵光阴似箭，再多的豪情、再多的雄心，都在花影横斜中冷却迷离。

人间多少事，都似一场梦，梦里梦外，躲不开雁过留声的漩涡。

此时正当日上三竿，阳光偌大，我躲在一首未完成的诗里，试图让世俗的躯体，溢出野菊花的暗香。

高庄村

我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望你。

悲伤成河。

这被众神诅咒过的村庄，暮檐凉薄的村庄，苦厄如莲子之心。

夜暮四合，乌鹊归巢。

那十二个出窍的魂魄，是否还耽溺于痴缠的路上，不知歇息。

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内心便生满荆棘。

倘若我泪眼滂沱，万物能否怀有慈悲之心；倘若将我的灵魂也交付于它，能否换来澡雪之音，空山之仁。

我一次次仓惶逃离，又一次次地小心翼翼地靠近。

西淝河水被酿成一坛好酒。

大街上堆满浑浊的宿醉，却没有人借着酒劲忏悔，巨大的孤独布满了寂静的麦田。

这被众神诅咒后抛弃的村庄，啼痕落满寒霜。

陈旧的影子倾斜下来，压着一个游子的胸膛，他身似浮云，心如飞絮，华发白了少年头。

他扶着洁白的骨头，他握着滚烫的心肝，却低下了不得已的头颅。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6 期）

脚手架

林登豪

袒胸露乳的大楼，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一些光影偷偷地穿越大街的斑马线。

匆匆又匆匆的人群，让脚手架支成剪影，现代地标性建筑很快响亮长空，衔接几多华夏文化和地方特色。

都市扩张瞳孔，失去清爽灵动之触角。

城之边缘地带，一些还未竣工的仿古楼阁，流露鬼子进村后得意的眼神。

一些有识之士偶然经过，意识到古代文明积淀后浮起的虚假之感，文化品位下降到人间的地平线。

城之文化印记留下褶皱。

清除脚手架之后，又诞生了不少的蜗居。受挤压的街巷里弄越来越短，城之血脉患了“高血压”。

城之中心刚刚剪彩的二十八层高楼，犹如城市脸庞上的美人痣。

一座座老宅似睿智的老翁开始失踪了。文化古韵游离都市，是谁丢魂失魄？

工地上落地破碎的杯盏惊醒了四周的彩灯。

面对当下城之空间形态，有多少人觉得城市让市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选自《诗潮》2014年12月号）

西海，请安放我的相思

武向春

西海，因为在庐山西而得名。与庐山天上的街市相比，那里似乎被人遗忘。但那片幽静山林围绕的辽阔而又清澈的湖水，倒也未曾辜负了“西海”这个称谓。一个去过那里的女诗人说，西海是个“适合隐居和私奔的地方”。

我没有私奔，或许只带着一颗私奔的心去西海。

景致带着风的痕迹从车窗外次第掠过，偶尔会瞥见有高大的芦苇在风中摇曳，树荫中农户家的房子是上世纪建造的红砖房，色泽黯淡。然而，那种贫穷、温存而又遗世独立的气息令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我年少轻狂时的梦想，不过是想过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然而命运不再回头，我再也回不到那个纯真的年代。

黄昏来时，西海的夜缓缓地拉开了帷幕，街灯寥落，清凉的月光如轻纱般笼罩在远处的山峦。树和灌木是远山的剪影，细细密密地依次生长。光影陆离中，依稀是那段写满了心事的年少时光。

回忆就象无人旷野里漫无边际生长的植被，莽莽榛榛，把脸深深地埋进去，即便是落泪，他人亦无从知晓。那样的日子，即便是贫穷而听风声也是好的，然而我们已然走失。

西海就像记忆中年少时爱过的他的家乡，空旷的田野，无人的星空。沿公路旁栽着密密匝匝的油菜，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放时，宛如潮汐般涌来。

不同的时节，油菜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郁郁葱葱地生长，挨挨挤挤地长出绿叶子，时节差不多了，总有三两枝耐不住性子绽放出花朵，像是乍暖还寒时，爱美的女孩子提前穿上的心爱的长裙。

五月份，油菜花开得铺天盖地，一如我年少时的爱情：热烈而又闲适。我曾在那些花丛中读蒋捷和安徒生。他在花的岸上读我。

当我和他手挽手一起走过狭长的山路，我曾想：什么时候我会定居在这座小城？什么时候，也会有我的童话里的小鹳鸟跟着我，听我讲单调而又诗意的生活？

西海的夜幽深得像无法寻找的过去。远处的密林在嘁嘁嚓嚓地密语，溪流急匆匆地奔向更阔大的水系。

西海的夜晚，是回忆苏醒的夜晚。

历尽岁月沧桑之后，我终于靠近了生活的本真。

多年以前，我深爱着那座小城，那城市湖泊里密密生出的荷叶，山寺庭院里疯长的南瓜藤蔓，散落在住宅门前转动花盘追逐阳光的向日葵……

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爱不再需要世间的一切繁杂拖累来证明，而是像水溶于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荣，浑然难分。

在日复一日繁复的仪式中，在不停飞逝的时光中，即便相逢与别离、尘埃与温暖、守候与飞散、悲伤与喜乐全然湮没在时光的漫漶深处，然而回忆与爱从不会被抹去，我依然在那，未曾走远。

西海，借你一片山水，安放我遥远却不曾离去的相思。

（选自江西美术出版社《自在客》2014年卷）

记下这一刻（外二章）

雨　兰

是的，要记下这一刻。

记下一条小河，记下她在春风里的喃喃自语；

记下一只瓢虫，她缓缓打开的翅膀，美得多么让人惊艳；

记下一棵银杏树，记下她的安静与隐忍；

记下两朵桃花，她们红色的笑靥多么迷人；

记下这棵叫不出名字的草，她弯下的腰肢多么柔韧、优美；

记下一只红嘴雀的鸣叫声，她声音的刻刀多么锋利，唉，她刻在我心里的忧伤，多么美好。

记下这一刻，记下这美，这醉，这孤独，这迷人的寂静与忧伤。

疼痛在生长

我听到了，疼痛在生长，在我的心底。

柔软的疼痛，安静的疼痛，坚硬的疼痛……在生长。

疼痛在生长。有的长成幸福，有的长成欢喜；有的长成悲悯，有的长成麻木；有的长成忧伤，有的长成绝望；有的长成愤怒，有的长成沉默。

还有一部分，会长成文字。

疼痛在生长。疼痛，我生命里，美好的小天使，安静的小天使，闪动着美丽的翅膀，让一颗心充满希望，让一颗心成为一颗心，敏感、柔软、温暖、光明。

怀念一场雪

烟花散尽，星光默默敲打着大地，我一个人慢慢地散步，一场雪在我的记忆里飘着，飘着。

怀念一场雪。

怀念厚厚的雪地上，那两行羞涩的脚印。怀念漫天飞舞的雪花里，那两道温柔的闪电。

怀念一场雪，怀念那厚厚的寂静，厚厚的寂静里你的低语。

怀念一场雪，怀念那洁白的念想，洁白的念想里，那些青春的笑与泪。

那天地之间的清凉的气息，让人沉醉。

（选自《大沽河》2014年第2期）

鱼儿山札记（三章）

雨倾城

鱼儿山

停下来。

让自己变成一块石头，让山川和大地依旧寂静。

身披苍茫，怀想生命里不息的涛声。

全都，远了。

那些开放的花朵，那些茂盛的草木，那些起伏的山峦，还有，季节里众鸟飞过的天空。

鱼儿山，鱼儿山——

一个古老的传说，藏着一切爱的真。

这里，喧嚣退隐，百态丛生，没人知道，一个从远方而来的诗人，风尘仆仆，与纯粹，近在咫尺。

天籁掠过耳际。

你辨不出，哪一阵风是来自海洋的呼吸，哪一朵云，又曾是沙漠参禅的意境。

世界就在我的怀中，打开。

心怀悲悯。时光逶迤的山脉，跟在谁的背后，行走。走过深，走过远，走过三千红尘留下的偈语，还有我——

轻轻路过时，隐隐的崇拜。

隐字碑

尘埃老去。

你还在那里，站成沉默。

一茬茬往事，在山林之间久久回应。

你的表情模糊，你的瞳孔里居住的大片大片逍遥的云影，松开鹰的怀抱。

零零落落。悠悠长长。一个片段接着一个片段，追忆遥远的细节。

夕阳是你的。

暮色是你的。

安静和思想是你的。

一片天地，树影渐深。

隐字碑，隐字碑——

多少人从历史深处走来，写下俯瞰的风景，写下隐痛，写下开怀。

惟余青山莽莽，流动或静止，暗藏天机。

雨水，见证全部活着的内容。

额上吹过的风，一遍遍狂草寂寞。

空在低处，从岩石的耳语里，听见佛的梵音。

仙人棋盘

不过是，浮生半日。

观棋的樵夫，结局被更改。

对弈的仙人，在青山之外，飘渺。

我俯身拾起松果，瞬间顿悟。

脚印留给大山。

一个又一个晨曦，让楚河汉界带走。

黑与白的战争，无休无止。耳鼓，似有厮杀，贴近旷野，簌簌的风声。

心旗十万，还要指向何方？

还需修行，把深深的静，炼成骨头。

空山闲敲的棋子，惊不醒砍柴人渐渐朽烂的斧柄。

惊不醒尘世，芸芸众生。

石上流过岁月。

一脉浅水，淌着谁远去的足音？

牛羊在这里。

秋草在这里。

而阳光，越来越轻——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2期）

那颗珍珠（三章）

庞　白

那光芒，那声音

那颗珍珠的光芒自远海潜来，穿过黑暗，穿过波涛，穿过宁静和遗忘，来到掌心，来到目光深处，在传说中，安定下来。

是穿透历史的光芒的声音。

沙沙作响的声音，细密、绵长、圆润、巨大……遥远，如春雷暗涌，如瞬间帛裂，那猝不及防的声音，延续了五千余年，至今。

今天，那颗珍珠似乎以雪的形式，在天地间微微颤动。这来自上天的声音，悄然打湿咫尺天涯的忧伤。

清　凉

曾在温度逐渐降低的途中，我看不见了珍珠的走向。我只看见一小片一小片白亮，零碎、轻微地飘荡。

它们摇摇晃晃，从高处飘下来，落到低处去。

沉默良久，我才醒悟，是珍珠在哭泣。

白色的碎片，飘到脸上，沾在眼睫毛上，嘴唇上，鼻子上，头发上……

白色的碎片轻轻落到掌心。

当手掌变得完全雪白，当雪白覆盖与生俱来的纹路之后，我把头低下来，让掌心里的碎白给燥热的脸降温，用纯洁和悲悯捂住我

的眼睛。

脸很热，珍珠清凉。

弥 漫

我相信珍珠的任何变化，哪怕转瞬即逝，都是率性而为。如天上的流云，在高远生起和消散。

我相信珍珠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恐惧，而且无比宽容。

它坦然起伏和往返。

和它一起坦然起伏和往返的，还有时光交错而过留下的寂静以及喧哗，一直在大地上方漂泊和弥漫，既是悬而不决，更是安放

——那绝世的光芒！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1 期）

向金的太阳

转　角

“我不能独居，这是最大的不幸！”

——拉布吕耶尔说。

而你却是地地道道的独居者。你统治黄昏，在黎明时刻招兵买马，你等待天亮发起战争。你甚至在午夜就开始统领空旷的山谷，辽阔的大地，肆意驰骋的波涛……

落泪了，人们在嗥叫声中失去了回家的方向。不怕，你像夜莺一样用歌声敲响天堂的谐音，你申诉并刺穿了大地的金光。

醒来，睡去，偕同同一座地狱！

你绝不会同沙哑的风声站在同一处高峰一同呼啸。

你是谁呢？

你向哪一个方向匍匐？

你这最大的独裁者占据着谁的位置？

你的重构是谁唯一的不幸？

两片翕动的叶子屏蔽了第三世界垃圾一样的月色。

而你，赐予拜金主义者一片汪洋。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3期）

旅　伴（外一章）

夜　鱼

旅　伴

“没有人守候的终点，寡然无味，还不如延续旅途，让一路充满期待。”旅伴忍不住透露内心纠结。

你看着她，像看着年轻的自己。就连牛仔裤脚上的几星泥点，以及手腕上五颜六色的串链都那么相似。你笑了，岔开话题，你不想让中年的沧桑黄土覆盖青春湛蓝的呓语，没有亲历是遗憾的，即使避开了跌倒，即使避开了疼痛和尴尬。

一个站点有一个站点的味道，哪怕差不多的样貌，你不下车怎么知道那排廊柱后等着怎样的笑容。

又怎么知道，一个无人守候的站台，在寂寥展开的空阔里，将会迸发出怎样信马由缰的惊喜。

嘘，这些都不能提前说。不能说的还包括这样的场景：当某天慵懒地倚靠着夕阳，暖暖的回忆一缕缕投射，那最尖利的也已被打磨得毛绒绒，带着过去时光里自己的体温，贴服在平静无澜的胸口。

辗转反侧，兴奋和失落，甚至凄清，其实都是流浪开出的花朵，如果不亲自弯下腰，谁能代替嗅取？

此刻，你想要分享的仅仅是——窗外不断变幻的景色，或手中正在翻看的诗集。

离别辞

你慢慢从疼痛中感受着孤独的重量。

终于学会了对离去的扬扬手，转而欣赏那一地清凉的月光。

终于懂得保存一瞬间的记忆远比拖延结局更明智。在接下去的旅途里，你可以不受干扰地轻嗅一支野花朴素的芬芳。

如果非要说点什么，你愿意说说当时月光拽长的花影，如何随着离去的步子，摇曳。

转角处，要略微停一停，对即将出现的人或景，删除虚幻的想象和不切实际的惊喜。

荒谬的年代，即使下一站悬崖，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至少你已写过一阕月光花影的离别辞。给旅伴，也给自己。

对，唯美到死，这是孤独的另一种价值。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3 期）

我向往光芒的思想

周庆荣

一

那么多有用的和无用的文字也没能用尽这个国家的墨水。黑黑的墨汁在纸面上渲染了夜色的沉重，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力量让我独自忐忑？

最亮的星星在前朝已经坠落，在更加久远的人类天空，也有星星象征地闪亮。书页枯黄了光泽的生动，新的种子因为新的田野而开始生长。人们依旧弯腰流汗。他们不牧夜，他们睡在夜里。他们不仰望啊，我的寂寞的星光。它们自己安慰自己。没有沉沦的总是最后的光芒。

二

我有一个闪亮的灵魂，它让我长期以来有勇气讲完黑暗里的故事。情节的开头关乎人的善，也关乎人的恶。没有一个真理能够定义什么是最好的开始。

历史庇护实用的建设，一批人诓骗了光明。思想唱着流浪的歌，它仿佛黑暗中的蚯蚓，不长骨头的蚯蚓成为思想不能顶天立地的理由。

机器在起作用，我想找出它的位置。直到我深切地怀念祖先，祖先愧疚地默默无闻，因为他们没有让我世袭什么。对，那决定性

的机器就在一群世袭的人的怀里。

凌迟的工具不是刀子，而是刀刃上沾满的几千年人们血色的语言。这些语言，冷漠、翻脸不认人。

三

利益如化石，利益如煤炭，利益如水晶和钻石。在我的文化里，利益是温润的玉。

圆润在外，方便把玩。

田野上洁白的棉花呀，握在手中是可以出汗的石头。草莽的气息没有了，一个铁锤就有一串火星的棱角也没有了。

技巧和修行走进了文明的词典，明哲保身和欲擒故纵从学术的城府走进千家万户。一个朝代和又一个朝代的修订，利益和时间联姻，是岁月里合法的纳妾。

那时的女人，如果随意地河东狮吼，就是愚蠢地等待被毁约。

四

那些闪烁光芒的，寂寞，准备好寂寞。夜虽长，众人都已经习惯。以安静以忍耐以睡眠来适应。

我想用寂寞去换来孤独的勇气，在生命的纸上，拒绝写下凄凉。此刻的窗外，皂角树枝叶婆娑，每一片树叶都注视着我。我写下的一切必须不能让它们失望，它们的语言是外部世界的声音。

对，在热烈的生活里写下孤独。而热烈的生活，我热爱里面的一切。谁有权利阻止我捧着沾满灰尘的亲人的脸？谁能让我放弃最后的爱人？我用具体的爱忽略深刻的仇恨，我想把它写进人类统一的字典。

尽管独裁者写下的内容全部是关于独裁。至于专制，我的祖先们比我熟悉。

五

弥漫已久的黑暗包括嫉妒和仇恨，它们是米饭中坚硬的沙子。世袭的贪欲与垄断，它们红藻一样地占领伟大而纯净的湖水。

思想，是我在黑暗中对世界的爱情，是我对自己存在的尊重。铁棒和铁棒互相敲击。人类最柔软的情感和彼此的关系，在时光的空旷里，被遗忘。

我呼唤思想的光芒。不是我害怕黑暗，而是我从未放弃人间的光明。

思想是一种良心。它启发千万种庄稼和庄稼养活的生命。狂风暴雨我看得见。一些理论的只言片语是又一种力量。广泛存在的生命，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远处。

思想的意义是我们必须继续地活下去。

六

有一种病叫迷惘。一个地瓜和另一个地瓜，它们直到被收获才能共有出头之日。这之前，互相冷漠，宁愿一起趴在黑暗中，也拒绝握紧另一只兄弟的手。信任的叶片上长满了虫子。在沙漠般的人性世界里，不安和恐惧正尽兴表演。

我知道这不是我热爱的世界应该的模样，我从乌云背后看到永远的蓝天的底色。任何压抑可以是夏日突然而至的暴风雨，雷声刺耳，但我不害怕。我不害怕，因为相信在我之外另有许多同样不惧怕雷声和被暴雨洗礼的人。

因此，能治病的思想是多么重要。

智慧、平等、自由，英雄一样有斗争勇气，鲜花一样有柔情，庄稼般地尊重土地上日常的意义。

黑幕，能遮蔽这样的思想所发出的光芒？

七

在发光之前，思想是蚯蚓，是藕，敢于隐忍在地面之下。环境如何，只是现实的真正存在，思想不叹息、不绝望，它身处深渊，却愿意照亮整个世界。它爱情朴素，恋人亦是寻常事物，它有当英雄的能力，却可以因为万事万物而匍匐一生一世。

我真正担忧的是，思想的光芒因为超越眼前的秩序而被故意忽视。随着我对每一个日子里事物演变方式的熟稔，我进而担忧思想者本人的命运。

八

我呼唤的思想，有夏日里汗水的气味，有冬天里棉花般的温暖。它既是这些又超越这些，它生长于一切苦难和生命的真实，又始终高高地闪亮在黑暗的广袤中。

它从广泛的人群出发，握优雅的手，握布满厚茧的手。它能够抓住现实，冷静而风趣地讲述未来的故事。祖国的母亲或者祖国的情人，在远方是希望的怀抱是充满慰藉的怀抱。

起作用的思想，隐居是暂时的。叹息是暂时的。它是已经消逝了的去冬的一片雪花，又晶莹成我眼前的一株玉米叶片上的一颗露珠。天远，远不过我的仰望。黑夜可以漫漫，星光却并不含糊。它幽冷，它对着大地吐气如兰。

因为思想的光芒，我不窒息；

我呼唤自由的呼吸。鲜花开满大地，思想吐故纳新，顽固和自私被苍蝇一样地拍死。

思想的光芒照亮大地。

（选自 2014 年 6 月 27 日“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信平台”）

树（外一章）

秀　实

潜进了一株大树的中央，我把所有的季节放弃了。

春天时枝条的顶上抽长着翠绿的叶子，绵密的雨粉缀满整片大地，我仍在睡中。夏日树梢上铺盖着叽叽喳喳的虫声，细微的根须接触到另一种岩脉，我造着一个灰色的梦，有人在天堂中哭泣。秋夜树梢把蓝天的网钩住，三头蝙蝠倒挂在朝东的秃枝上，我蜷曲着身子，微微的冰凉流遍我的肢体，梦见赤裸的我叼着一根香烟，在聊天室中向坏女孩暗示夜间的过去。冬之午后飘落一场雪，至傍晚仍未歇止，树干上的鸟巢给白雪堵住，候鸟都离去了，剩下那些空壳。

我醒来了。那些一圈一圈的年轮如粗糙的麻绳把我重重绑住了。我不能翻过身来，四肢不能舒展。我微微张开眼缝，那些生命的流动正沿着微细的脉管急促地上升，发烫了我的身体。

成了一株大树。

写诗

寒夜我关在房间内，写一首散文诗。

墙外北风呼呼，如一个巨人走在黑暗中吹起呼哨来。我把身子愈弯愈低，颤颤震震地敲打着键盘。

仿佛走得累了，巨人挨着墙上歇息。我感到四堵墙壁微微的震动。灯光闪烁不定。我抱起一杯苦丁慢慢放在唇边，濡湿着干枯的舌头。

荧屏亮着，一切仿佛如常。慢慢传来混浊的呼吸声，渐觉渐深的，弥布了整个房间。我回头看到窗帘子缓慢地摆动。帘子上的雪花开始散落了。我把羽绒外衣的帽子拿出，套在头上。

雪花飘满空间，双脚开始冰冷起来。我抬起惺忪的睡眼，发觉荧屏上竟同样飘着漫空的雪花。我放弃了，切断了电源。一时间雪花消失在无边的夜空。

我知道直到我睡了，巨人才离去。

（选自《诗潮》2014 年 1 月号）

等你的夜晚（外一章）

宓　月

我常常枯守着这样的夜晚：一盏灯，一台电脑，一间空空的屋子。

窗外，人来人往，车流如潮。这样的夜晚，注定不会平凡。在我所不知的地方，一定有许多意外在发生。是事故还是浪漫的邂逅？我无从得知。

我的夜晚，只有风雨或者星空。那是属于一个人的旅行，只与你有关。

你常说，这样的夜晚，我笔下的文字应该恣肆汪洋。而我，却无法准确地告诉你，一颗等待的心有多少迂回的路要走；一场突然光临的暴雨，会在远方掀起怎样的浪涛。

时钟滴答滴答，走得不急不缓，似乎在努力纠正我过快或过慢的思维。

倘若没有风一阵又一阵地吹拂，倘若星星一直朗照着故园，我的夜晚也会在纱窗的守护中变得宁静。我相信，我们会像美丽的故事一样，历经坎坷，最终抵达幸福的彼岸……

所以，我要等待，

等待快乐和不快乐，

等待你的敲门声响起，

等待因你的出现而柳暗花明……

粮台寺

一朵雪花飘下来，一千朵雪花飘下来，十万朵雪花飘下来……

梵音阵阵，神灵在上，漂白了这个世界！

狰狞的魔鬼已被赶走，污浊不堪已被掩埋。

耀眼的阳光，干干净净的大地。

成群的黑牦牛可以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最好一直走进童话里，变成一尊尊守护神，守住纯洁和美好。

祈祷的声音可以低一些，再低一些。听小精灵窸窸窣窣地在雪被下走动，窃窃私语。

风，蹑手蹑脚地穿过树林，却总是不小心，将一朵又一朵雪绒花碰得粉碎。整个树林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息。

前来膜拜的人，远望着粉妆玉砌的粮台寺，走进了梦境——

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皑皑白雪覆盖住了他所有的沧桑。他祈求的宁静就在怀中。他像一个巨人，再也没有什么困厄和苦难，能击穿内心将他摧毁……

注：粮台寺是位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深山中的一座藏族寺庙。

（选自 2014 年 9 月 27 日《湖州晚报》）

陈　述（外二章）

弥　唱

我只能以这样的色彩赴约。白云浮动，天空蓝得忘记自身。杏花或者桃花以她们惯有的姿势掠夺正午。作为始终被你忽略的部分，我褪去多年的霓裳，打开最初的光芒。我只能裸露自己全部的热爱，以缴获你亘古的眼神。

我是红。我只能这样重新鲜艳着，呼唤你暗处的记忆——那些躲闪于日光的历史的回声。

为了缩短我们相认的路程，我甚至再次裹紧自己绽放的速度。在所有的花朵中，我要做最绚烂的那一朵。

我沉默着，脉管里的红替我说出全部。

四月，春天过于剔透。我必须朝向你，重回人间。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红。我为你拉放着。我不管这个春天有多长。

诵戒

每夜。吹灭窗玻璃上暗暗的玄月，转身朝向这一盏灯。这一盏微醺的有着柠檬味儿的停顿的光明。

这欲言又止的一小片风景里，有我的白日梦，有我第三粒钮扣上被春天抚摸过的叹息。

每一夜，我的魂魄将从这里启程，并终止。

这照亮过玫瑰、秋水、冰凌的灯捻，也照耀过一棵树的哲学。

远方之远，仅是一句虚拟。落花和流水总在证明梦的方程式。

灯火会懂得星辰的忧愁？

原谅我红得过于专注，忽视了子夜已 3/4 来临。原谅我用心孤注，使这零点通体明亮，胜过正午明媚的天街。

原谅我沉寂着燃起火焰，一路向你。

我携带满满的春天。像一个夜晚的志愿者。

你要原谅。

真相

这是梦里的场景。越过黑夜时，我完整得仿若春天的伤口。血液均匀地展开最初，在结尾处收回一朵花凛冽的承诺。

我是你的红。我是那玻璃上、书页里、音节中被隐去的部分。我是一棵树在春日里紧迫的预感，是人间不肯认同的意外。

而黑夜在身后。

此时，作为四月的纵火者，我就在你面前，与春天和解。我携带的风是空心的，并不能存贮那些守望和沉默。

此时，我呈现的将来时过于密集。镜子里的契约晃动着。它们不安，使相认成为可能。

我们在一起。在梦中，我们完成了来世。我们的回声正在惊醒死者。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3 期）

你，我，我们（三章）

孟令波

生活在大地上的我们

向前走。向后退。五步之内，冰与火的较量在内心上演。

我们曾大声喊出遗忘，对着彼此，对着缀满夜空的星星。而天亮之时，一切如旧。

是谁，在赋予我们直立行走的能力时，顺手摘去了赖以飞翔的翅膀。于是，梦顺理成章地诞生。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如果还有直立行走且生着羽翼的生物，他们的称谓就必须叫天使，那是上天在惩罚我们的同时，爱与不忍在意念中咯噔了一下。

肉体沉重，梦轻盈。历尽坎坷与艰险，我们渴盼肉体的飞升，那是一种关乎记忆和回归的祭奠。负载着梦，人其实就是一株贴紧大地的蒲公英，根攥紧泥土，头昂向天空。

心怀期冀。生活在大地上的我们，永远保持着骨子里的叛逆。寻梦的过程中，坠落的肉体就是一枚枚飘零的花瓣，美并且疼痛着。

用双脚去丈量……

在大地上，擦着风的刀刃行走，高举一团无名之火，照亮前路，照亮周遭，黯淡身后数十年的光阴和千载的岁月。

我们只是卑微的群类。森林深处，河海边缘，沼泽洼地，高山之巅，以及几十到几千米深的地层，我们神圣的祖先，还有他们驯养的种群用莹亮的磷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径。

让我们用双脚用心去体会泥土的温柔和花开的坚强吧，那里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

夜晚，白天，在无尽头的行走中，我们将面临着数不清的自然死亡或非正常死亡，千年如一。而沉默和健忘鼓舞并麻痹着我们，让我们在路上，一步步无畏地走去。

提一盏灯在暗夜行走

提一盏灯，走进黑夜。繁星密布的夜晚，四周的黑就是生命旅途的写照，身前的光明照亮有所期冀的内心。

层层的黑压过来，如潮或者如山。前进中的我们，在路上，尝试着对定式拘囿的摆脱或抗争。我们坚信：豁口就在脚下，只要手中的灯亮着。

提着灯在暗夜行走，我们是为了冲出困锁内心的魔咒。一盏灯，不仅仅照亮了脚下的路，更给内心以温暖。我们让灯火温暖自己的同时，顺便也带给他人前行的信念和步履的执着。

我们是一群提着灯盏在夜晚行进的人，不管前方多么坎坷，灯光照亮的地方就一定有路可走。我们各自走着自己的路，彼此不用招呼、嚷唤、扶持，只亮起各自不同色彩的灯，引领自己，向着未知的远方行进。

每个人都有需要自己破解的魔障，所以，我们各自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但是，我们的意图和行动是统一的：冲决，突破，颠覆，寻觅……我们要让行进中的身影本身就是燃亮的灯盏，照彻自我，照亮前路……我们不在意身后会留下些什么。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6 期）

大高原，我是一棵孤零零的树

赵正文

皇天后土，插草卖首！

野旷天低。无鸟。无兽。无巢。无穴。无驼蹄之印。
无可以觊觎的故事和章节。

时光，风干。瓷一样碎裂。如传说中英雄的一场赴难。

然而有风—— 然而有风从八个方向吹来。
抽丝。剥茧。刀劈。斧削。刨推。锉打。
把蓝天把白云把赤赤的日光，撕成一缕一缕，高挂枝头。

皇天后土。一种亘古的空旷！
让我全然忘了：这一世，到底为谁而生，为谁而死？

（选自《散文诗》2014年第11期）

彼　岸（外一章）

赵克红

彼岸有水而我们背水而生。思想之鳞反复于天空的彼岸，河流的彼岸，穿梭于混沌，不辨你我，此岸有鱼彼岸有鸟此岸有鸟彼岸有鱼，河床安稳水草丛生，蓝天端坐白云丰茂。

暮色已临，灰涩的天空布满忧郁的情种。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垂下双臂轻拨柳丝，有一种夏的啁啾和繁荫从中刹那放飞又杳然逝去。面对面说了什么，不说什么，不用再说什么。幻想仿佛生来翠绿，萌发三月之想四月之梦。

从阳春进入晚秋，年轻的你再从身体里找寻到永恒光芒的诗歌，谱成大音希声的畅想曲，充盈整个宇宙。让火山重新爆发，记忆喉咙上疼痛的火焰。我的泪水已洒满我的雨季，我的泥泞，我的山峰。星辰皆入我的怀抱，我又将以黑夜之行迹无言地独白。那片干裂的土地青黄不接地种植春天的崇尚阳光的预言。而我们就是渴求泉水的黄苗，不去祈求土地与赐予，返入重叠的影子，塑出两个丑陋的泥人，那便是我们供奉的上帝。

静静地沉入内心，任由风来风去不许幡动。那把无弦的吉他总是在黄昏弹起，春水衣衣秋水涟涟。那粒红樱桃虔诚地吸允阳光之爱……

转身，归去。路从我们的脚下延伸流逝，高高地超越过头顶，超越过目光的终点。视线无可找寻，汇入时光之河……在这凛冽的季节，我们依然唱起那首心底不灭的长歌，等待残冬的霜打，种子深深地深深地包裹此生此世的爱与修行。

谜语

月色仍旧凄迷，像在诉说一个银色之谜语。踩着月光的影子，他的思想正陷入极大的迷茫。

黑沉沉的天际，没有寒星点点，只有下弦月之朦胧。黑暗中的寻觅被冻结在分秒之上。黑暗中的等待更是比等待更加黑暗，比黑暗更加无底。你伸出对面的自己的手，推不动夜，移不开夜身体上的一丝半毫的黑色羽毛。

夜的抑郁毫不吝惜，也毫不放松地放纵扩散，在每一处角落，每一厘米身体内部肆意繁殖。沉默是进化了的软体动物，来去于无知与有知，无情与有情之间，最后示现横亘于他与她之间，雾气放弃躯体，缭绕盘旋迷惑寄居于身躯与心之深渊。他们一直任意地转换话题，改变方向，他们走上桥，又走下桥，仿佛所有的话都已说尽，又仿佛是什么都不曾说……

月色仍旧凄迷，像在悄悄解开被月光覆盖的谜语。

（选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洛阳晚报》）

绝　响（外一章）

赵宏兴

风在夜里吹着，它用足了力量，它看到了坐在玻璃窗后面的我，它要用它的声音唤起我，

我们是两个孤独的人，在这深夜里相遇。

尖锐的声音，

低弱的声音，

疼痛的声音。

马路上的灯光，排着整齐的队列，桔黄色的光晕，是女性暧昧的眼睛。

风是一个变色龙，它在白天是白色的，在夜晚是黑色的.。

风贴着地面，把黑夜搓揉成一团，然后用力挤出里面的脏液，遍地的黑色，侮辱着光洁的地面。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我只有沉默，听风一遍遍地捧着圣经说：

你们被救起的人，听见我们的灵魂了吧！

女儿的眼睛

船在幽暗的河流上行驶，像一粒石子在力的推动下，滑行在光滑的玻璃面上。

两岸黑黝黝的，房子像山峰一样耸立，船每行一步，都像在地层深处挖掘。

偶尔有几点灯火跳进水面，水面像有了一个透见亮光的小孔。

我忽然在这宁静中看见女儿的眼睛了，她宁静而信任地望着我，这双眼睛与我一对视，便镌刻在我的脑中。

她的眼睛里有我的眼睛，两双眼睛重叠在一起，在这黑夜里更加明亮。

河流是凝固了的，惟有这船在时光中行驶。

（选自《分水岭》2014 年第 6 期）

小木桥（外一章）

胡粤泉

我常常怀想家乡森林里的那条山路。

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像小时候淘气而爱捉迷藏的你。一会儿跑入深林，一会儿溜到溪水边。一会儿跃上山坳，与太阳撞个满怀。

那小路又像你脖子上那条飘红的围巾，更像你头上那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特别是怀想那山路转弯处，搭起的那座小木桥，就像两支小溪流在合拢处的一个长长的吻，浪花飞溅，久久不散……

我俩已失散多年，不知那座小木桥还在不在。那溪水喧哗着鼓掌的声音，仍时时在静谧的深夜回荡我的耳畔……

绣

月啊，夜已深深，你还在忙啊，不停地绣，一朵朵云揩拭着你的布满汗珠的额头，夜的衣袍绣得精美绝伦，天衣无缝，只留下一个个细细星星的针眼，清晨，我看到了，夜把衣袍送给太阳披了去——霎时，霞光万道，金碧辉煌。

月啊，月啊，你是太阳扇在夜空脸上一记响亮耳光的痕迹？还是太阳印在夜空脸颊上一个深深的吻？星星们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天亮了，还没争出个名堂……太阳，英俊的太阳出来了，哦，那是一个吻！看！月害羞地走了……

（选自《诗潮》2014 年第 1 期）

我见过的那些荞麦花（外一章）

南小燕

在陕北，我见过的那些荞麦花，还在塬峁间开着。

像乡村恬淡的女子，着一身素净的花衣。

它们高出了寂寞。

高出了它们自己。

多像我朴素的母亲，拥有娉婷的身影，忧郁的神情，一双粗糙的手，诠释曾经的坚韧。

这一小簇一小簇的粉白，开出独一无二的美。

母亲站在田垅上，朵朵荞麦花映红了她的脸颊。

在荞麦透出秀色的时光中接收花雨般的淘洗，这是母亲最美的时候。

荞麦花，多像一把明晃晃的钥匙，打开心扉，轻启苍凉的往事。

这最富有创意的果实，还没有结出之前，便把一些真相悄悄唤醒。面对它，你会不由自主拿出真与善，兑现深藏的疼痛和念想。

一朵温暖的荞麦花，煮沸思乡的泪水。

一碗清香的荞麦饭，轻易地将漂泊在异地的一片云，唤回。

更深的寂静

终于走出城市，在秦岭脚下安家了。

那个日夜寻梦的人，我要把她交还给泥土。

不再透支剩余的生命。

从今天起，我要爱护一些善良的人，爱惜一些有情的草，用一杯水的纯净细细品味简单的幸福。

顺从冷暖，顺从衰老，让半生的恨，一生的爱，从眼睛里长出森林和泉水。

我愿意交出所有的光芒，让一份淡泊开在白云深处。押着唐诗，携着宋词，挣脱一次次被世俗高举的惶恐。那些艰辛寻梦的人，那些孤独怀旧的人，那些曾经纠缠着我的人生，而今淡出我视野的人，渐渐被我遗忘了。

我用大山的情怀养育所有的诗歌，用泥土的真诚重新审视久别的爱情。

小溪唤回了河流，夜莺觅得了知音……我确信，当我写出第二十一首情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唤回你。

我要把众多的行走，感悟，以一颗虔诚之心还回到泥土之中。

这反复被折叠的命运终于可以在远离纷扰的地方，静静增加它的宽度。

微凉的心境被风轻抚，在晨曦里种植，在夕阳下吟诵，被美击中的秦岭泼墨着全部色彩，我坐在没有往事的石头上，看着自己的影子一头栽进更深的寂静。

（选自《诗歌风赏》2014 年第 3 卷）

悲情城市（三章）

郝子奇

陌　生

我奔跑，闪过楼房的高度，闪过路的长度，找到一双手吗？握得紧些，再紧一些。

牵过童年的手，已在父亲的墓前长成苦楝树的枝杈。牵过写字的手，老在破旧的学校，已经握不住越来越苍白的粉笔了。

牵过泪水的手呢？在崎岖的山道，成为一片草，或者一片成熟的庄稼。

牵过爱情的手呢？在小河流不走的柳梢挂着吗？残月就要滑落那片树林了。

牵过记忆的手，在闪，在闪，以风的速度，闪过手的森林。怎么找不到熟悉的温度？陌生的冷，传染着霜的厚度……

我奔跑，闪过车的速度，闪过广场的宽度，找到一张笑脸吗？很灿烂很纯粹的笑脸。

呀呀学语时跌倒的笑脸，已在母亲的皱纹里长成艾蒿。两小无猜的笑脸，已在默默的泥土，被沧桑的犁刃切成一道道垅沟。

收割稻谷的微笑呢？在生锈的镰刀，城市坚硬的钢铁，擦不亮斑斑的锈迹了。

羞涩的笑脸呢？还在早春的桃林，纷纷扬扬的粉红，在城市找不到绽放的枝头。

泥土的笑脸，隐去，隐到钢铁水泥之外。许多的面具都在笑着。真正的笑脸在面具下迷失。

我奔跑，闪过街灯的亮度，闪过人海的密度。找到一声呼喊吗？喊出灵魂疼痛的呼喊啊。

炊烟飘动着乳名的呼喊，落在深深的山坳。黑暗中回荡的呼喊，已被月色漂向更远的地方。

结伴同行的呼喊呢？在纯朴的山坡。城市交错的道路上，喧嚣纷沓，已辨不出同行的身影和脚步了。

呢喃般的呼喊呢？还在细雨的小街，燕子衔啄的新泥，在城市，找不到筑巢的屋檐。

心灵中不灭的呼喊，在响，在响。脚手架的撞击。迪厅的喧泻。救护车的哭泣。沸腾的声浪中，呼喊已经像一个病人的呻吟了……

我奔跑。穿越着城市。

一样的楼房，高度是陌生的。一样的道路，长度是陌生的。一样的车流，速度是陌生的。一样的广场，宽度是陌生的。一样的灯光，亮度是陌生的。一样的人群，密度是陌生的。

那些阳光的碎片，那些夜色的碎片，在飞，在飞。风的姿态，雨的姿式，月的圆缺，云的卷舒，在变，在变，都陌生起来。

抖动一下自已，落到城市的喧嚣。猛然一惊。自已，也陌生了。

乡下的孩子

父母远离了乡土。而你，远离了快乐。

家乡的小河，你是一条快乐的小鱼，在无忧无虑的流水中，摇动着天真的小尾巴，幸福波动着整条小河。

城里的河，无水。奔驰的车流，你恐怖地站着，不知道如何去走。

习惯了鸟的歌唱。家乡的小门楼，去年的燕子是不是飞来？

月光下的故事，很久没有听到了。迷乱的萤火，明明灭灭，照亮了你奔跑的梦。

抱你上学的小老师，有着浅浅的酒窝，蓄满的汗珠珠，总是滴落着，打湿你沾满野花的小辫（这是很久的故事了）。

城里的树，没有鸟。只有飘落的孤独，雨一样，过早地，淋湿了你的心。

穿越杂乱的叫卖声，你听到了学校的铃声。

（那声音，没有家乡学校的钟声悠扬。）学校的门很高很高，你低矮的小腿，无法迈入。

在拥挤的小屋里，你独独打开旧旧的红领巾，想念着佩戴时的激动，没有人知道，上面滴落的

泪水。

父母在城市沉浮。而你的梦，在城市漂泊。

路　伤

再宽，宽不过暴涨的车流。

车流，失控的洪水，汹涌着，淹没了所有的路。

再长，长不过贪婪的脚步。

贪婪，狂奔的野马，在城市的尽头，踩出深深的蹄窝，成

为路。

再多，多不过欲望的窗口。

欲望，无形的网手，时刻伸张着，网住路的行动。

再高，高不过拥挤的翅膀。

拥挤，暴雨中的云团，纷纷扬扬，使路，无路可逃了。

什么时候，因为路，城市无法奔跑。那些匆忙奔波的人，因为路，找不到方向了。

很宽的路，信号灯燃烧着，无法穿越的等待，被深深地灼伤。

很长的路，因了拥挤，总无法到达。终点的人，不知等了多久？

很多的路，常常找不到指引的路标，总也无法按响渴望很久的门铃。

很高的立交，几何的变奏，敲不出一声悦耳的音符，刹车的尖叫跌落着，砸伤了无助的企盼。

路，很宽很宽。

路，很多很多。

路，很长很长。

路，很高很高。

但是，路在那里？

纷至沓来的脚步，匆忙中，发现无路可走。

（选自《散文诗》2014 第 4 期上半月刊）

外滩，或者光（节选）

语 伞

1

上面是一蓬火。

跪坐的人把眼睛隐藏在掌心。

深陷一个下午，我能看见什么？关于星期一和未来，学习燃烧与熔炼仍然显得紧迫。过去铸造的句号，水果一样被消化，日子的果核模糊在光线里，渐渐成为幻术。

2

江水东流，当我作为俗世的影子，与外滩交换了眼神和思索，抬头望见星辰的须发，正以瀑布的形式，完成光明赋予的使命。

外滩从来不膜拜沉默——

适时选取白云低垂的方法耳语。

波浪般扩散的指纹里储备着太阳神秘升降的行踪。

用修长的身体抵达岁月深处，否定了一切黑暗和废话。

在这个城市打拼的人，如果身心受伤或局部痛苦，外滩就是阿司匹林。便捷，且疗效显著。

而我对外滩的爱，可以医治我对生活的恨。

3

石库门里的日记本，纸面发黄，字义难解。旧上海的传奇或秘

密，早已深埋高楼的深渊。今天，人们出行之前发送一条袒胸露背的微博，似乎立即弥补了遗憾的漏洞。

同时，近视眼和人性的弱点一样，越来越多；因为雾霾的内忧外患，戴上眼镜仍然看不清楚真正的远方。

我在咖啡馆里与水果茶对视，我们同时窥见傍晚的压抑，踩在落满香樟叶的人行道上。环卫工人下班了，灰尘混入焦虑的形态之中，被匆匆赶路的人沿着呼吸，携带回家。

情绪病加速扩散。

酒精在餐桌上自嘲：既然婴儿的哭声都不能遮盖人心的苍凉，我为什么还要向人类献媚？

嘴唇与舌头犹如分离，外滩也无法道出苦衷。

4

我们在此生活，血液里依旧开紫红的花朵。

当我整理皮肤，推开身体的大门，领悟外滩的照耀，我相信了世上存在“光”这种奇特的物质。玻璃窗外，佩戴金色宝石的太阳在大地上留下了明亮的亲吻的印痕。九十九只鸟儿手拉着手，它们在风中振翅滑行。

阴影的象征意义迅速迷失，被彻底征服。

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就是绚烂在生命中的传播速度。

我替鸟儿掸着羽毛，左脚迈进超市，右脚迈进厨房，愿意在窗格子内接受命运宣读的任何判词。

我再次遥望苍穹，把夜晚望出了如日中天的气场。

月亮，替我找到了反光的奇迹。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3期）

在屋前种一些什么

祝成明

种植几棵橙树吧，在春天，白晃晃的花朵像打碎的酒瓶，香气肆意飘荡，待到橙花凋谢，落地，还会长出更多的诗歌和黄金，我虽然内心悲苦，却无比灿烂。

种植几株芭蕉吧，在雨天，稀稀疏疏的雨滴敲打着阔叶——“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来自久远的宋词，给我的居住带来一些婉约的灵感和关怀。

种植一棚葡萄吧，枝蔓缠绕，搭起一间通风的小屋，与三两知己喝茶，聊天，醉酒，一挂挂青涩的果子挤挤挨挨，倾听着距离秋天并不遥远的讯息，露水打湿了月光和钟声。

种植几枝梅花吧，在冬天，鸟声藏匿，白雪覆盖村庄。当一树红艳旁逸斜出，像雪地里跑过一只红狐。寒风中，我站在门口，一个人静静地踏雪，赏梅。

还要种植一些什么呢？

屋后已经有了一山竹子，一野茶叶，几棵樟树和椿树。

就这样吧。剩下的空地交给野草，让它们率性而生。

在春风中绿，在秋风中黄。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1 期）

另一张脸（三章）

桂兴华

有些秘密永远是秘密。

一旦亮出谜底，它也许有另一张脸。

——题记

1. 一缕头发藏有千万句话

合影时，你那一缕秀发，不紧不慢地掠过了我的前额。

我只觉得：眼前只有十七岁。一根丝丝作响的导火线——还会拉响那管不甘心失声的响雷！

谁相信：十七岁早已被你剪断！

合影，暗藏在你的微信。难道就转发给你自己？

不。我的额头，明明留有你的温度。

2. 只差半步

记忆之刀，已裁不出两个相同的夜。

那一夜。许多年前。山顶旅馆里，就剩我们俩。

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整座山，林涛无声。只听见呼吸中急促的我们俩。风，并没有传来抽刀声。我只要悄悄举剑，就能实施一次突变！

但我，却在最后一格楼梯上，止步了。我错以为：有一个神，在暗暗保佑你。只差半步的突变，就这么流产了。

犹豫者，决不会主动拔剑！

今天，你我再也不会拔出那一夜了。

什么样的花季，就有什么样的拔。山，不会苍老。心上那一簇突然遮云的嫩草，却早已衰败。

3. 嫩绿色的风衣

是什么使我回过头去？淮海路上，初春。一个只有使十七、八岁有些颤动的中午。她就这么缓缓飘过去了。

也许，再也不会萌发在我的眼前。

那双有些模糊的眼睛，仿佛被一层薄雾挡住了。她只漫步在自己微微醉的沉浸中。是什么让她有些羞涩，又有些乐意？我，有过让她这样的时刻吗？

想着，想着，逆于季节穿行的我，又回过头去——

但她已消失在人流中。像一枚即将爆芽在别处的梧桐树叶。天色，不再明媚……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10 期）

湘家荡名词（二章）

耿永红

钓鱼翁

在湘家荡钓鱼所，你看到一个钓鱼翁在优哉游哉地钓鱼。

一湖，一人，一影，一竿，一篓。钓鱼翁沉浸在一个水波潋滟的世界里。他所看到的鱼，已非鱼；他所凝视的水，已非水；他脑中所贮存的世界，已非眼前的花花世界。

白须，皱纹，欲睁未睁的眼睛，佝偻的身躯。钓鱼翁在湘家荡钓着更多的往事。曾经的记忆，鱼群一样悄悄游动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那些鱼儿，划着鱼鳍，吐着泡泡儿，向他游来。

钓着钓着，他突然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尾鱼，和成群结队的鱼在一起，在湖边，在湖面，在湖底，在湖中，摇曳着尾巴，面容平和。

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老人的皱纹一尾尾融入里面，他长长的一生，曾经像一尾鱼，在风里浪里飘泊无依。

如今，一切都沉淀下来了，他安静地，坐在湖边钓鱼。

一个红衣男孩儿伸着小手蹒跚地向他跑来，他的姿势多像一尾活泼的小鱼苗儿——一边大声地，用脆生生的童音，叫他爷爷。

白鹭，白鹭

一只白鹭在翩然起舞，独舞，群舞，缓慢地舞，迅疾地舞，慢

三，探戈，民族舞，拉丁舞。

几十只白鹭几百只白鹭在起舞。它们的欢乐有同样的频率，它们的舞姿有同样的优美。舞蹈着的白鹭，是一行行灵动的诗，是天空的灵魂之舞，驮负着人间胜境，在湘家荡留下一幅幅飞舞着的绮美影像。

这不是张志和的白鹭。它并非来自于西塞山，没有桃花，没有流水，没有肥美的鳜鱼。

它们也不是郭沫若的白鹭。郭先生说，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不是人间的白鹭，那是从郭沫若笔下飞出的白鹭。

瞧，眼前飞舞的正是湘家荡的白鹭。

在天色连波的湖面，你瞧：白鹭在飞舞，忽啦啦的，翅膀掀起一阵旋风；突然的，白鹭停了下来，它安静的姿容，宛如清纯脱俗的仙子，有一种摄人魂魄的静美。

是的，这是湘家荡的白鹭。

它是一首歌，一首忽啦啦的白鹭之歌，翅膀变幻出无数动作，吸引无数眼光。它是一朵花，盛开在湖泊上空的一朵雪白的莲花，瞬间就荡涤了内心的污浊与浮躁。

对，这就是湘家荡的白鹭。

（选自《人民文学》2014年增刊）

日出彩图（外三章）

耿林莽

海的大理石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纱，她在睡。
晓风如低飞的鸥鸟，轻轻掠过，她竟一无所知。

冷浪拍打崖壁，边角摩挲，发出了丝绸之声，很细。
岩石上琴弦颤颤，蠕动而至的朝阳，一点点跃出光斑。
弹拨乐：谁的手指，谁的乐曲？

黑色小木船如同被遗弃的船，扔在潮退了的沙滩。
夜的逃亡者，是从这里登岸而去的么？

栗色小马群，昂首驰过海平面，鬃毛抖散出万道金光。
铜鼓在敲击。

空　谷

那山谷里不曾有风，也不曾有雨。
雾的鬓角丝丝萦绕，随即被巨石的额尖剪碎了。
将一座空谷留给了我。

冷冷的山壁，赭红色的，山枣色的，泥潭色的。远远望去，是一脉青青的灰。
灵秀中掩映着苍劲的湿。
水从其上漫过，似驰行的马匹。

便有了蹄声喧响，又渐渐远去。

空谷里没有树，只有石头，石头。
愈来愈浓的影子，愈来愈湿的影子，压过来了。
疑神非神，疑鬼非鬼。
蜥蜴背负着冰冷的月光。
整个空谷都静默着，惟我自己的影子，在响。

燕子斜飞

燕子斜飞。
今年飞来的燕子，还是去年的那一只吗？

燕子斜飞
锐角尖尖的，尾翅如剪，她那娇小的身姿，倾斜成一条线了，不是飞，是箭镞的射出，人的目光难以企及的，一粒。

燕子斜飞
黑色小精灵，屋檐下穿梭，柳叶间恍惚。船的桅杆上，跳跃，停泊，盘旋。
昔日那些低矮的屋脊，熟悉的瓦檐呢，怎么全不见了？
（拆迁！）

燕子斜飞
危崖高耸的石壁，海浪在冲激，冲击轰响如雷。
倾斜而过的燕子，便是一抹黑色的闪电了。

燕子斜飞
海浪在冲激，冲激。
燕子们营造的那个隐秘的窝呢？

被谁陶走了？
“燕窝”市场上的宠物！

娇小，黑色的闪电，
无家可归。

（以上三章选自《伊犁河》2014年第1期）

闪电意象

乌云满空的午后，雨水哗然而至。
蓝色闪电白色闪电绿色闪电，
雷声隐隐地跟在后面。

一条蛇跌跌撞撞踅入城市，青石板路因水的流淌闪耀着石子的光滑。

我看见了你：裸体少女光着身子狂奔而过。

我看见了你：光着身子逃亡而去的少女手里拈着一枝蓝色的勿忘我花。

（一瞬难忘
美与爱情蛇一样短暂）

雷鸣如马匹，紧紧追赶着她。
雨水雨水你说些什么？

（选自《诗刊》2014年3月号上半月刊）

祖传的村庄（组章）

莫　独

鸣火枪

翻开族史。一路，硝烟弥漫。

血雨腥风，骏马嘶鸣，一场更大的风暴，由远而近。

战，还是退？

面对即将收获的千顷稻菽，寨老把鸣火枪攥出了火，狠狠地扛到肩上。而面对庭院前天真地嬉戏的孩童，寨老又无力地从肩上放下鸣火枪，深深地垂下高昂的头颅。

远方是不知的遥途，远方有永远的家园？

一杆杆枪，像一堆烧火棍，堆在坑里，掩埋！

扶老携幼，一步三回头地退出故园，退出安宁，出走异域——千年的迁徙路，千年的血和泪，一直洒到红河岸边。

……而今，红河岸边一堵被火烟熏黑的墙壁上，一杆鸣火枪被烟灰覆盖住，仿佛在回忆一段悲咽的往事。

山梁

河水从脚下滚滚远去。大山，无言。

每一滴水，都是自己放走的孩子。

爱在，情就不会空。

那些土石裸露、无树、无水的荒山，是遥远的传说，不是滇南

的故乡。

滇南的高峰，穿云入天；滇南的小山，白云系腰。

无论高矮，都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上的每片叶，每一条枝，都是一潭水，一座水库。

每座山都挺着自己的尊严，像沉默寡言的父亲。

一生守住自己。

一座山再小、再矮，亦是自己的高峰。

叫牛魂

篾桌已摆开。

一包老酸菜，一碗炒黄豆，还有，糯米饭是不能少的，还热，透着温馨的米香气。一颗圆巧的煮鸡蛋，黏立在糯米饭上。

火绳在父亲的手上吐着袅袅的香烟。

清水和青草前，牛静静地卧着，慢慢咀嚼。父亲的一声吆喝，一个眼神，乃至一个简单的手势，牛都懂得。

皮包骨头的牛，或者病了，或者只是之前春耕农忙过度地劳累，伤了元气。

父亲的泪，滴落进土里。

这是第几条牛，这是第几次给牛叫魂？也许，父亲记得清清楚楚，或许，已经模糊。

祭祖祭宗的篾桌，今天为一条勤苦的老水牛摆开。

（选自《诗潮》2014 年 5 月号）

父　爱（二章）

贾文华

自行车

一圈又一圈，一程又一程。好比倔强的老黄牛，自打跨出家门口，一门心思朝前躬。把我从春驮到秋。

一轮又一轮，一轴又一轴。亦如前后轱辘的大纺车，缠着星月，裹着尘土，卷着乡愁。

收起有限的光阴，放出无垠的前途。把我自幼年的懵懂，载入如歌的锦绣。

启蒙

连环画有多少篇幅，童年的晴空就有多少窗口。

那个世界，给予我云朵、季风、彩虹……

那个年代，父亲时常外出。行囊多重，都会买一些小人书。

我家餐桌清贫依旧，书桌上读物却日渐丰厚。

沉浸在微妙的启蒙里，我在书海中尽情畅游。

父亲，仍在远方奔走——

多年后，眼前尽是万水千山铺就的绿洲。

（选自2014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考古一个村庄

晓　弦

考古学家像个仙人，在村庄龟裂的大晒场运足气，借古道热肠的线装书的浩浩乎洋洋乎，说这是一个贵妃一样典藏的城池。

像在默写村庄的天文地理，他在村庄仅存的一面灰色土墙上，用碳笔一一记下：道路，城墙，楼台，学宫，府衙，道署，寺庙，水塘，沟渠，牌坊，古树，闸前岗，府前大街，田螺岭巷，花园塘巷。

他像熟练的甜点师，将芝麻葱花疏落有致地撒在烧饼上

他还记下村庄的胡须，眉毛，嘴巴，鼻梁，额头，青春痘，美人痣，记下男人醉生梦死的花翎的官衔，和欲望喜悦的红荷包。

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五百年前……他把这张烧饼烤得焦黄诱人。

他说一千年前，小村是位香喷喷馥郁郁的处子，眼神清澈，肌肤水滑，丰乳肥臀，腰如丁香。

他是岁月的间谍和时间的特务，他现身村口，就带来一出精彩的谍战戏，令用心者感叹，用眼者唏嘘，用情者春心萌动。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4 期）

沧桑的足音（三章）

倪俊宇

古戏楼

雕柱画梁的油漆，随着响过的丝弦笙箫，在岁月的风烟里，悄然剥落。

戏台灯光早熄。而抚摸着坍塌的台角的，依然是那曾经的半轮明月……

那一夜。幕布拉开，拉开悲欢离合的心绪。

小小戏台，把万重关山几度春秋，挤进抑扬顿挫的唱腔里。

水袖一甩，舒展几多衷情，抡圆几多冀盼；高腔一声，震落几多热泪，撼醒几多慨叹。

而仁义忠勇，在锣鼓中铿锵；奸诈阴险，在丝弦上慢移……

当生、旦、净、丑，于岁月的幕后卸装，是否有谁，还认得出愚贤忠佞？

而今，岁月走过的戏台，空空荡荡，未留下一丝剧情。

台上匆匆过往的各色人生，早已走进了线装的册页。

然而，台上灯光熄了，台下锣鼓可曾停歇？

你有否看到？红脸白脸，仍然生动在方言俚语中；

褒与贬，爱与憎，仍然在民间的故事、村落的歌谣中，抽枝展叶……

废墟：岁月已走远

一个个生动表情，一串串曲折故事，静静地深埋在岁月里了……

一个拒绝消失的死亡，百余年痛成风景。

鼎沸的市井喧嚣凝固了，

不眠的丝弦管笙歇息了；

唯有那莲花凸放的檐瓦，那爬满绿苔的古瓷片，在幽幽地对谁诉说着落满积尘的繁盛与富庶？

倒下是它的命运，坚持是它的选择。用一种感伤的存在，构筑昔日的辉煌。

这个过程的光芒，温暖着断垣间的青草；

瓦砾旁，鲜艳的花开过，掉下主人心事的零乱。

沿着一段岁月的独白，我走向废墟。

紧靠先人的情感，聆听那些最初的声音……

这是一滴浊泪，走进历史的眼睛，该折射出些什么样的彩色呢？

老树，耸立在断崖

躯干上刻满了故事的叠痕，枝叶间闪烁着预言的光晕。削瘦的

岁月，把你雕成一句刚劲的格言。

你，伸出苍苍茧指，楔进砂砾，穿凿岩石。发红的根梢，点燃长明的烛火，潜入黑暗，去呼唤被掠夺的抱负。

一片片新绿，是一份份献给蓝天的恋情么？

一片片黄叶，是一颗颗反哺大地之歌的音符么？

撒落金色的憧憬，让阒寂的山野撞醒一片片绿色的回响。

舒展葱茏的风韵，温馨疲惫的翅膀，丰满着一缕缕飞翔的梦。

冷暖记在心中，风云圈进年轮。

你，以一万张叶片做手掌，攀援在雷电夹缝处。用生命的绿焰，点燃那半山的轰鸣。

风雨的暴戾与狂虐，哗响着从你的掌间跌落……

无数的惊叹，自你脚下滚向深渊。而你，仍挺着铁枝，丈量天穹的高度。

（选自《散文诗》2014 年第 3 期）

词与物（外一章）

徐　豪

我们忠实于时间的形而上。

衰老的机器，最后的坚守面临瓦解。黑夜偷影子，影子入梦。

这个时代，悄悄掩饰了一下慌张。

宏观经济、物价水平、工业制造……物质决定意识，谁能成为反例。上层建筑也要在光芒之下，多汁的果肉先于果核腐烂。

时间贮满我们的头颅。

外来人口嫁接进城市的枝条，卡住社会学、经济学的章节。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个国家的广场很庞大，我们把区域分类。但界线难定，不知该使用哪一条辩证法。

倒　溯

万物有序。一个逃离时光裁判的人，想象木头圆形的花纹。

一个渴望疼爱的女人，和一个更渴望疼爱的男人，封闭在院子里。

镜子碎了，左右手的掌纹不对称，最后的春光剩下，蝴蝶还没来。

眼镜，唇齿，阴阳规律，脱离风水师的预言……

花香沁人心脾，那是短暂的事实，每个人都将是反例。

一个人低头，无数人动了恻隐之心。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9 期）

河之魂

徐成森

一

从混沌的深处涌来，穿过荒寂的鸿濛，我无知无觉的肉身已日渐觉醒。

多少次在山崖上碰撞，多少次在河谷中窒息。暗礁的谋害，乱石的刺杀，无数压迫和阻厄，勾结为曲折的崖岸和长堤！

哦，命运注定我要与束缚共生；失去了禁锢，河床安在？我惟有失落，迷失于茫茫泽国。可听见，那汤汤浊流，日夜在河道中挣扎，在与自我搏斗中呻吟！

二

我渴望汪洋恣肆，让已经成熟的肉体，告别沼泽渺小的平静。童年温柔的幻想，与浅草浮萍狎昵的情梦，都已在泥石流的灾变中消失殆尽。埋葬掉吧，涓涓细流的优雅，泉水纯情而烂漫的叮咚！

心早被磨碎，泥沙裹挟着污浊的灵魂。多少悲苦，多少刻骨的创痛，咸涩的血泪，加浓了滔滔浊流的盐份！

是太阳烤焦了我褐色的肌肤吗？我胸中已不能映出蓝天明洁的倒影！

三

我只能用对你的刻骨相思，修补我破灭的旧情。回眸高岸，峭崖与丘陵交错，密林中充满甜蜜的幻觉，落叶飒飒有声。峡谷有如深渊，迴荡着浑厚的回音。溶洞隐蔽于芳草，灌木与藤罗万古长新。冷冽的雾，自原始的浓阴中涌出，牵掣着焦灼如焚的幽灵。

然而我只需要你，要你另一种恢宏的爱，浩瀚一似燃烧的星。扬起你浓黑的睫毛，一次眨动就是一次涅槃，秋波似火，热浪扑面而来！愿受此赤火的烧灼，沸腾，蒸发，化为汽，化作烟，复归于太宇，还我混沌迷蒙的童真！重新变为云尘，在万年的旋转中忘却所有的哀痛！

四

于是我咆哮着往前往前。我知道，在生命的尽头，有你七彩的裙裳，如旌旗飘飞，云霞卫护你至艳至美的花容。红日跃出，那是你多情的朱唇在为我扬起。我迂回，跳跃，多少次粉身碎骨，多少次跌入深渊。闸门被迫启开，砥柱退避，堤岸坍塌为浅滩。水鸟惊叫，惊叫并且欢歌！长鲸翻涌巨浪，海豹光洁的胴体映照极乐天地！

从三角洲冲出，漫过娇媚的滩涂，我终于挣脱了终身的监禁。眼前是无边，无沿，无涯无岸，也就是无我！真正的汪洋恣肆啊！生命彻底溶化，汇入原始而又非原始的混茫！

赤潮涌流！你的微笑已不仅是诱惑——你张开双臂，容我为你作永恒的献身！……

（选自《大沽河》2014 年第 1 期）

飞向城市的鸟

徐金秋

鸟也怕孤独么?

一群鸟一路唱着二月草青青，不知疲倦，越过山尖尖，掠过水绿绿，终于离开了人烟稀落的村庄。

“好一片城市森林!”其中的一只鸟禁不住喜悦地尖叫。

工厂的烟囱遁于迷糊的城市，云雾缭绕。

鳞次栉比的庞大建筑物，多么伟岸的大树。柱子、电线、铁的窗格，好葳蕤粗壮的枝干。还有彩旗、衣物、横幅、广告牌，粗大的叶片。

整个城市森林塞满了天空，没看到清清的河流。

它们越飞越低，亦真亦幻，恍惚着卡夫卡的错觉。最后，

停落在阳台、柱子、空调。呼叫，起飞；再停落，呼叫，起飞。如此反复。

它们试图从这些繁茂、粗壮、复制、僵硬，没有露水的枝干上，寻找绿叶。

它们栖落在黄昏的五线谱上，眺望远方

远方，是家乡一树湿漉漉而单纯的梨花。

（选自 2014 年 9 月 24 日《肥东晨刊》）

江南春

徐春芳

1. 古典的细雨鞭打着春天的屋檐

这在空中站不稳脚的水呵，它使石头开出花朵，它使芭蕉拆开情人的信札，它使黑夜在诗人的指头渗出晶莹的疼痛。如果一旦触及大地黝黑的皮肤，便涌动青春的血液。

闪电在天空的身体里发出热烈的光，春雷在树木的肉身上爆裂鹅黄芽叶，草叶从人们的眼睛里钻出来，鸟群的鸣叫亢奋地飞翔。

在江南的绵绵飘雨里，人们是游动的鱼，用美丽诗篇的腮呼吸。

小楼端坐在天空下，听着岁月滴落纯净的音乐。杏花和少女的油纸伞绽放着，谁飘动风景中最鲜艳的色彩？

2. 桃花擦亮天空的心脏

风中的暗香让春天浮动起来，桃花不过是季节点燃的灯盏，在庭院的深度里燃烧。

枝头的美学涵义一直延伸到墙外，春色的涌动就像法律无法禁止人们做梦一样。

十九朵桃花灼灼盛开，十九个春天打开心灵的道路，悲伤在一匹白马的尾巴上抖动，像头顶的蓝色星辰一样遥远的恋人呢？

梦想像一只惊慌的蝴蝶，越过堆满叩击声的木门，越过落花的

影子和低微的呓语，时光猛烈地痛。

总有一阵风猛烈地吹，总有一群蜜蜂吮吸流淌太阳的空气，总有一只只晶莹的足音沾满绿色的音符。

季节张开美丽的一瓣，高举春天的形式和内容。

3. 渔歌上面打满采莲女子的唇印

阳光飘落在垂柳的枝条上，天气很好。天气在天空里开放云彩和笑容。

河水飘流，河水的拐弯处指出村庄和岁月的方向。时光静静流淌，时光在水面露出镜子的存在，大地上行走的人喝干生命的水滴，只在水面留下倒影和芬芳。

春天是另一种形态酒，醉了长发飘飘的豪情和流畅的笔尖。采莲女子的歌声和手臂搁在缓缓的桨声里，可剪辑的一段美丽记忆呢？如今栖身哪一方渔火？

江南系在垂杨荫里，白马是它奔跑的四蹄。

春天追逐少女般圣洁的河水，一位旅人捧着时间的水罐，啜饮绿梦的声音。

（选自 2014 年 10 月 16 日《合肥晚报》）

缓　解（三章）

徐俊国

假期

太多了。来秀昆湖休闲的人。

陌生者和陌生者挤在一起，加大了彼此之间的裂缝。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笔画复杂的人脱下毛衣和多余的修辞。

有人想借助风筝飞起来，却发现春风已经丧失。

我独自在湖边闲坐。鸢尾花忙着绽放，鹅黄的倒影悸动着好几处语病。

我下意识看了看腕表，希望内心的滴答，不紧不慢，准确无误。

凋谢

离家千里，体内垃圾成山。中秋，湖边赏菊，刚刚构思好的诗句，忽然断了香气。

上一刻，碧波荡漾如乡愁，下一刻却成了痉挛。

此去经年，患得患失。

大雪封住百会穴，梅花生病。

我垂挂枝头，不知如何凋谢才可以缓解疼痛。

春风

经过栀子花时，春风是香的，经过臭水塘时，春风是脏的。

有个小乞丐被踹倒在玻璃渣上，春风哆嗦着来到这里，猛地抽搐起来……

春风吹遍人世，要遭遇意外、惊讶和许多未知的恐惧。

风力渐渐减弱，最终死于平静。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6期）

天上人间都有风（外一章）

徐澄泉

树梢，牛角，我的头发。

还有风。

如果它们被风拔起，天天向上，拉远，疯长，成为伸向天空的大胆想象，成为撒向大地的蓬勃现实，你就一定会接收到一些发自天堂的信息。

譬如：

天上也有一棵树，叫月桂。趁着夜深人静，你可翻越人间的墙头，攀援高高的云梯或风的触须，偷偷进入神秘的月宫，窥视嫦娥载歌载舞，吴刚伐桂酿酒，发现人间悲欢离合、天上阴晴圆缺的绝对秘密。

天上也有一头牛，叫牛郎。你可乔装打扮，借他的真实身份，随风潜入银河的鹊桥，密会他的情人，即是会见你的情人，重温旧梦之余，回头反观或俯瞰人间形形色色的爱情。

天上也有一个人，叫上帝。至于上帝，以我的经验和浅见，怎么对待都行。你可以敬畏他，从而疏远他，甚至忽视他，鄙视他，痛恨他，消灭他，让他随风飘逝。你可以敬仰他，尊重他，亲敬他，爱戴他，让风吹拂他珍贵的美髯。

对了！所谓上帝，原本就是你家和蔼的爷爷，或是亲切的外公。

上帝的恩赐

上帝向天下布施。

“我可怜的人子啊，你要什么?”

“我要雨露。我要白雪。我要阳光。我要月亮。我要自然和天籁。我要官职和爵位。我要诗酒和美色。我要福禄寿喜。我要故乡与亲人。我要和平与安宁。我要艺术与珍奇。我要从拥有一片森林，到征服一个地球。我要从豢养一只宠物，到拥有动物世界……”

“我要人类。”一只在上帝耳朵里筑巢的鹦鹉，偷听到人类的贪婪，“我代表全球动物提出强烈抗议！你们人类是什么东西？只是不合格的准动物而已，最多算是业余动物，不配做我们伟大的君王!”

上帝耸耸肩膀，摊着双手，继续对人类发问：“还要什么?”

“要你!”

上帝宽恕了他的狂妄，把自己的影子送给他。外搭两件小饰品：一件善良，一件邪恶。

人类如获至宝，一件挂上胸口，一件拴在手腕。

（选自 2014 年 9 月 27 日《湖州晚报》）

秋　风（外一章）

徐慧根

骑在季节的马背上，挥鞭疾驰。

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你轻轻一拂袖，风便潇潇地来了，卷动着浩大的日子，行走在天地间。

日子，是一轮光环，是一缕清秋的气息。

在天地淡绿色的影子里，大鸟展翅，临摹着蓝天的豁达，留下了时令的呼吸。

白云铺成天空的路，任鸟群起起落落。

苍穹的眼睛如白云苍狗，喘息着，每一丝气流都在奔跑，随着秋的衣袂翩翩飞舞。

秋是一页页精美的日历，是游子们的乡愁，伴随着秋风依约而至。

柔软的内心，柔软的呼吸，在秋的怀抱里，望断烟火，升腾梦境般的昔日……

连阴雨

今夜无月。雨落潇潇，秋虫低哝，敲打着无眠。

又是一夜秋雨声。

凭窗，茶香水润，品一章雨霖铃的柳词，睿智而了悟。

连阴雨，如烟，似雾，若丝，滴落尘埃，浸润心灵。

撑伞的人，披着雨衣的人，头上顶着报纸的人，被水淋湿的人，为生计，为滚滚红尘，急匆匆地从窗外走过。雨中走着的，都

是你的亲人。

丝雨如线。雨丝，持续地降着，顺着秋的缺口，把甘露，抚慰心灵，织复稼穑。

独坐窗前，听秋雨如帘，万般思绪皆无，唯静心若水，那份含烟缥缈从骨髓流淌在纤纤指尖，擎起灵魂的悸动。

默默品赏箩面一样的连阴雨，淅淅沥沥，转瞬又哗哗啦啦地收放自如，那种不媚俗、祥静、柔美的意境，书写残章断页。

青苔潮湿，白露为霜，秋分翻动着书简，平分秋色。

天，漏了。

地，润了。

心，净了。

（选自2014年9月25日《安阳日报》）

记忆之城：练习者

爱 松

1

乐曲中起伏着一股流动的神秘力量来自红色城堡，它和手指一起交织于琴音之上。

练习者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座宏伟而神秘的宫殿，他因迂回曲折的内部构造而犹豫徘徊。太多的困难令人胆怯，但他决心日日夜夜不断在梦与现实的交替中努力探寻。渐渐地，他发现，琴和自己在某一天晚上被月光映照得通体透明，一把红色的锁，赫然呈现在了他面前，他打开琴箱，听到了一串钥匙的声音。

月光越来越亮，他却只能把伸出去的手，悄悄地缩了回来。

2

练习有时是极其枯燥而乏味的。

不过，他一直沉浸在这枯燥乏味的另一种极端美好之中，难以自拔。直到另一个陌生的身体闯入了他的世界。他把她当成了生命中另一把珍贵的吉他，他甚至想把她当作世间另一曲最美妙的乐曲来弹奏。但是，很快他发现自己错了，她终究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女人。

他和她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些微妙的、难以弥合的距离，哪怕是两个赤裸裸的身体结合的时候也如此。他感到了某种悲哀突袭心头，他弹奏不了她曼妙的身体。他越是想把她弹成更好的乐曲，反而越容易出错，甚至控制不住在手心滑落。

终于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一根弦在高度紧张的震动练习

中，突然断了。他的手指，流淌出些许多暗经的血，他顺着吉他品位，看到红色中一条隐秘的曲折之路正蜿蜒上升。

3

他以行板速度重复了两遍 a 小调，指间发酸，留下些不可磨灭的灰烬。

在宫殿中，到处都有这种被遗忘的时间和事件。它们一直就隐藏在指尖，似乎在等待不期而遇的那个人，在某一天能够到来。

音符在漫长的岁月中，积聚了足够的耐心与勇气。

果然，A 大调明朗地大步赶了过来，弹奏者有些措手不及。他的双手尚无法一下子抹去 a 小调忧伤哀怨的色彩，宛如人生突然的变奏，苦痛无奈却还得强颜欢笑。

4

一场接一场的对话，来自手指与琴弦不经意间的摩擦与碰撞。

每当深夜，万籁寂静，星光辉映下，谈话的声响清晰且温润，像一潭微风吹拂的湖水，像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玉。

他迷失在光芒四射的珍宝之间，那些异常活跃的音符排列成一个个难以解答的方程式，它们计算着他手指的重量。他用这种重量触及夜空之上的星座，那些天堂的音符散发出冰冷的光泽。他渴望用温度与它们对话，却发现真正在对话的，是与弹奏毫不相干的那个叙述者。

唯一让他异常困惑和郁闷的是，他感到对话的荒谬性之后，仍然不得不一直和自己对话，却无法明白对话的内容。作为一个练习者，他渐渐明白，嘴巴多余和手指虔诚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弹奏之外，六根琴弦之间，永远平行的方式所决定着的对话距离。

（选自《山花》2014 年 8 期 B 版）

在途中（外三章）

爱斐儿

一匹豹子光芒的牙齿，先咬断种子的退路，再咬断花朵返回香气，也顺便咬碎了金秋回光返照的繁荣景象。

它不回头看，嗡嗡或者嘤嘤，那些飞翔途中折断的翅膀。

有人用忧郁命名这个季节，沉静的默默成泥，癫狂的先撕碎自己的皮肉，再用白骨敲明日晨钟。

皴裂的声音，卷起漫天风沙。

冬季即将来临，如大敌当前。

人们牢记的是只争朝夕，俨然自己是一只被时间遗忘的靶子。

走进灿烂

一步就走进了灿烂，虽然阳光已不再拥有欢呼的味道。

在这个午后，她还是掠夺了我的视线，也掠夺了每一片银杏叶片好看的颜色。

晴好的天气，万物居住在阳光下面，空气质地单纯。

心思缜密的人摘走了一朵乌云，剩下光线与温暖斜倚，满足于成为一片阳光的影子，被细碎的幸福俘获。

我无可逃避地热爱这阳光普照的秋天，阴霾也不足以让我改变爱你的心意。

端午

新麦未熟，端午又至，听闻街衢高声叫卖樱桃桑葚。

忆起旧时年景，门楣高悬艾蒿与菖蒲，五彩线悬于腕上。

如今，白驹过隙，瞥见衣襟上挂香囊的位置，闪回一片童年的场景，涂满雄黄的耳根，听闻祖母在苇席上熏苍术、驱五毒。

赛龙舟的人正匆匆穿过偏僻乡下的犬吠。

当然，驱邪的事十万火急。

温柔是一种力量

我试过仇恨、切齿、不屑，这些文字的牙齿，总是大于我内心的锋利。

我试过忘记、纠结、噩梦，它们长着新仇旧恨的嘴脸，与我的审美格格不入。

最终发现“青春的迷雾散尽后，裸露出时间的荒原”。

我必须把爱交给漫长的时间，保持清淡、无形，足够的距离与谦卑。

当然，你不能从我的记忆中离开。

我需要在深夜醒来，发现自己疼痛的胸口有一个喊不出口的名字，他是在另一层次上实现均衡的人。

（选自《诗潮》2014年2月号）

骚动之湖（三章）

栾承舟

观莲亭

那枝条，夕阳西下或细雨潇潇之时，袅娜温软，陡增一种温吞旖旎。

一路净水，香泽可人。阑珊秋雨中的水乡，有一种温情弥漫。

莲在摇曳，像化开的墨，节奏舒缓悠远。一抹远山，叶间浮现。

雨下得小心，亭中亭外透着宁与净。一种迹近于无的啾啾之音，舒展着鸟之悠闲。

天籁迫近：草虫的叮咛，白鹅青鸭的吟哦，水的律动，大多素淡微青。

是回忆，或是展望。

忽然就看见曹雪芹了。他的深刻，贫穷，莲一般的高洁啊，眉睫上挂满水珠，额头上开出莲花。

他的心中，有雷的光亮；他的思想，有闪的异香，电的清醒。

湿地公园

秋风起兮，烟笼碧水。一百种鸟，展翅如云一样自由。

茂林水网之间，植被遍地蓬勃，水清天蓝。

而绿野水剧场里霓虹幽幽，管弦低鸣，一缕若无若有的琴泉之

音，氤氲着雪样年华。

盛世芙蓉，甜美的湘家荡之秋，滨水绿地，一株天竺葵，爱情之花，绽放她的歌声。

梦的闪现：时光、年份消失，生态小屋，那样一种存在，那样一种观念，雪白或碧青的审美，就是激情，就是久违的返璞归真，已经开花了啊！

与鸟同乐，所有的心，飞上蓝天。

湿地岛多彩多姿。他树枝上的那一只五彩鸟儿，正在经历云中听风的景致。

放歌采菱摊

江南水乡，荒滩野地，泥是热的，风是湿的，出美女爱情，也出诗词歌赋。

水杉芦苇，肥瘠相宜。风中，一抹清辉浮动。

那双藕白之手，在岁月里，一如既往地纤秀。她们，活在诗中的感觉，照亮了千年之后。

戴蓝头巾，躬身劳作的俏妹子、美女子，她们手执一只红菱的样子，更像我们的女儿。

她们，将人性交给植物；她们的爱情与美丽，开花了。

健康之美风情之美，交给了百鸟千树，星星大地。

此时，依稀闻得她们传送千古的歌声，不想，却是从《诗经》中发出来的，闻之不由醉魂酥骨。

（选自《山东文学》2014 年第 9 期下半月刊）

夕阳与花朵

海　梦

他和她在一条很窄很窄的路上相逢，相逢在人生的黄昏。

路，太窄太窄，窄得没有阳光，没有风，没有鲜花和微笑。

她的奉献，鼓起了他的勇气，鼓起了他情感的涌浪。沉落的情愫，复活起来，爬上命运的风帆，去追寻心湖微波。凋谢的欢乐，重新开在花的眉梢。

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一座大山。要越过去，会失掉很多很多。失去很多已经有了的和很多应该得到的。他们会掉进深沟粉身碎骨，他们会在崎岖的山路上累倒，等不到望见那一缕光，就会疲惫地死去，但他们愿意，愿意……

他是她的生命之树，她是树下的一朵小花。有了他，她感到安全，感到有依靠，感到有力量。也许等不到她繁茂的花期，他已死去，她也孤零零的，听风雨敲打，但她甘愿。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5 期）

水墨边关（二章）

流　浪

白云朵朵

远远的雪山一线，棉花一样的云朵轻舞飞扬，像传说中的瑶池，串串音符随风而至，令人陶醉。

暖暖的阳光下，我发现还有那么多的云朵竖着耳朵在倾听，而我恰恰是其中的那一朵。

云朵仍旧在涌动，像海潮临近，像落霞满天，像瑶池仙女，而风儿却一直在歌唱着。大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像儿时的梦境。此时，我多么期待故乡的一朵彩云能回到我的诗里。但期待终归于期待，梦想仍旧是梦想。

鸟的歌声会被云朵重复吗？阳光下，南方那个宛若隔世的水做的女子，此时身着一袭白色连衣裙，正微笑着向我招手。而我，笨重的唇舌，再也无法言说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林海雪原

纷纷扬扬的雪，就像满树梨花，一朵朵冰清玉洁，美艳妖娆。在边防线上，面对轻盈颤动的雪花，点缀着这个季节里所有的寂寞。好在大家年轻，好在他们勇敢、坚强，好在他们乐观、豁达，并且有办法自我释怀。只是，在这个季节深处，又像一个苍白的梦呓者，悄悄堵在这个季节的出口或入口。

与雪为伴，踏雪寻歌，这原本是一件惬意、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在他们的心里，牧歌般丰盈的雪，才是爱情最纯粹的那一部分。远处的枝丫上，睡意还浓的一些鸟雀儿，在我们清脆的马蹄声中，瞬间警惕起来。但一切都无法改变或逃避。在他们心里，雪是梦中最浪漫的情人。

（选自《伊犁河》2014年第1期）

半　坡（外一章）

唐德亮

一只陶，被时间埋葬了六千多年。

那是华夏文化之源，从远古流到今天。

虽然被岁月厚厚尘封，但终于重焕光彩。

那衔鱼的鱼面人，该是半坡人留给今天的暗语？石刀，石釜，石箭，石铲，石轮，石磨盘……是初民与大自然搏斗的见证。那难懂的符号文字，是黄河半坡人智慧的凝结与闪光。

半坡人是顽强的。

他们用骨刀砍去荒芜，种粮食，一捧柴火，燃尽一个又一个寒夜；他们用骨钩，钓着生活的希望；他们用骨箭去征服凶悍的野兽。

击石而歌。击壤而歌。火而歌。生命在粗野地歌舞燃烧！

虽然彩陶曾经破碎，生之火也已寂灭，躯体甚至变成化石，但半坡人那凝重的身影奋进的精魄，沉重有力的足音仍在敲击着我的神经！

因为，我和他们毕竟是共一血脉的。

风中的黑鸟

两只黑色的翅膀，在风的波浪中奋力游弋。以优美的曲线，让天空为你倾斜。

精巧的身躯，仿佛成了宇宙的轴心，让一切会动的不会动的，一切清醒的蒙昧的，都侧目于你的舞蹈。

你翔旋，俯冲，攀升，生命的热能在耗散与集结，在舒展释放。

风，是你的伴侣，又是你的敌人。纵使他对你怀着恶意，妒忌你的矫健与坚韧，但你毫不在意，任由他鞭打，撕扯，纠缠。

云朵，洁白绵软，揩去了你的几星鲜血。

星星，金色而微弱的火焰，使你感到一种遥远的祝福和温暖。

你的思维是否如这氤氲的世界一样寥廓？你小小的胸膛是否也有风的冰凉雾的湿润雷的轰鸣？

可爱的幽灵。虽然外表是黑色的，但你的魂却是多彩的，澄澈透明的，丰满深邃的。你的爱是博大的，你的歌——那是你积蕴了无数个日子的心声，从你尖细的嘴发出，顿时使"飕飕飕"的风解除了武装。

你的胸膛泛起了不息的波涛。

在风的颠簸与震颤中，你奔驰，开合，舒缓，翩翩，潇洒，悠然，自由的魂与天空对话，以无畏的舞姿走进了我的心灵。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5期）

秋风横无际涯（三章）

堆 雪

什么时候我们来到月亮上

什么时候我们来到月亮上，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风变成道路，月光变成高头大马，我们骑上。
云层里，那人始终没走，他一直在唱，一直在望。
那棵老桂树，弯着腰开着花，在等一位姑娘。
什么时候我们来到月亮上，什么时候？
月亮最大的时候，人间的传说，都在天上。

没有人知道露水

草丛里，它把自己藏好。
月光照着大地。一切，已收拾停当。
就像月亮下，主人锁好院门，正准备出远门。
有谁知晓露的心思，前生后世的眼泪，藏得很深。
有谁知道它的晶莹。草丛里，走累了的石头和星辰。
是啊，没有人知道露水。
知道它，离梦有多远，离风有多近。

和一场小雪一起醒来

清晨，和一场小雪一起醒来。

就像晨曦漏进羊圈，一朵朵白云醒了，依次跪着，站起来。

就像山外小路，肩挑箩筐的人，咯吱咯吱远去。

一场小雪，山村盖不住的地方，还露着。

还是那么白，那么坎坷。

就像月光打扫过的家，还那么穷。风一吹，叮当作响。

泪痕已干，梦已清零。

醒来的人，身后是风。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2 期）

一粒雪飘着（外二章）

黄小培

一粒雪飘着，必然会有另外一粒雪陪着它飘。

一粒雪飘着，也就是好几粒雪在飘着，也就是无数粒雪开动小马达，赶往回家的路上。

苍茫茫，苍茫茫——

美包裹着丑，爱包裹着恨。

美加上爱就等于一粒安静地飘着的雪，就等于一粒安于寂寞的雪。

一粒雪飘着，是一滴激动内心的光，落进谁的眼里就在谁的眼里融化，接着落进心里，苍茫茫。

一粒雪飘着，它有着怎样的过去？它飘着飘着就老了。

它飘过旷野、山川，白云给流水让出波澜。

记忆中的桂花

鸟声带来一丝丝沁凉。

微风中，面对暴动的花香，我只能束手就擒，并含蓄部分的热情。

因为微茫，我们建立对称的狂澜，又用一年的时间，走向迷途。

卸下往事里多余的修辞，有时一个转身便会身陷天涯，心生悲绝。

“私藏的花朵”为英雄斟满酒杯，在长亭外，摸清了谁的软肋。

这苍茫，这短暂的苍茫，在迟暮之时悄悄收拢。

剩下来的温软的光阴，用于填补和疗伤。

鸟飞走了，又有一些不断飞临。这样的时光呈现球形的光辉。

一盏盏小小的灯，替我，静静地等……

雨水过后

我经历了雨水。

苍茫之后是清静，是一滴圆滚的露水，趴在心上。

我用尽了强大和虚空，就想弱小起来，就想绝尘离开，就想让一阵风把我吹淡吹散，躲进青草的叶脉里，细微地喘息。

天空是大口径的静默，它对准我，它终于耗过了我，蓝得让人很伤心。

一万颗雨滴就是一万口悬挂的钟，十万里河山终究能容得下我的轻狂和它背后虚弱的魂魄。

内心的静电欢腾时像激动的水花，谁能把它点亮谁就是我的王。被纠缠的青春已然苍白，而我再无法轻易完成。

我有虎耳草和秀气的穿心莲，加剧爱的老化和蜕变。

一些小草递来清香，河流一样献出遥远的地平线。

（选自《延河》2014 年 4 期下半月刊）

我的秋天（三章）

黄亚洲

我要像秋天一样有条不紊

秋天精心地为叶子涂抹红色，在掠过原野的风里注入一些寒冷，并且每天坚持起早为植被盖上一层薄薄的白霜，霜是雪的预演。

秋天娴熟而专业地持续自己的工作，她的调色盘是从北方进口的，她的大小“笔”一丝不苟。她同时也在考虑为来年筹备一个新的秋天，那时候叶面上的红色将会更加鲜艳，掺进风里的那些寒冷会给人们带来久违的舒畅。

秋天是我人生的写照。我学着秋天的样，一丝不苟地准备一切，只是，我的调色盘是手工自制的。

接着，我就将一个接一个打开心室，有条不紊，那里储存着严冬的各个月份。

我有条不紊，我一定要以秋天为榜样。秋天的颜料很充足，秋天装满了血。

秋风在我耳边说

秋风从河的上游方向吹来，河流的波浪被吹得渐渐粘稠起来，我知道那些波浪最终将结冰，掩护鱼和时间。

我迎面于风，常会咳嗽。我的咳嗽与大雁的鸣叫基本上发生在

同一时刻。雁阵轮流排出“一”字或者“人”字，无论哪一个字都是我在这个季节的姿态写照。

在这个季节我是单数，并且容易沉湎于思考，思考是人做的事情；因为，冬天毕竟不远了，我必须在自己的思想里咳嗽几声。

我听见秋风在我耳边说，在结冰之前，思考结冰后的种种，并非绝望，非常合适。

无法省略的秋虫

这是他们最热闹的时刻。

每一块断砖或者草丛，都是他们完整的大旗；每一处丘陵、树木和河岸，都是他们的思想高地；他们肆无忌惮，欢呼并抗议，充分表达对不同季节的不同原则立场。

任何一双悄悄临近的鞋底都会使他们中场休息，他们会喝口露水润润嗓子，但是他们的不发声是暂时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强大。他们的历史比人类的要悠长许多，他们在某一个声部代表历史说话。他们的说话持久、权威而且可靠，他们从来不作战略退却。

而且据说，在未来某个可怕的时期，当人类的歌唱丢失了声部的时候，惟有地层深处的他们还能自豪地代表地球的文明。他们将依旧推动土壤的颗粒，唱着劳动的号子，或者继续在月光下进行欢呼与抗议。

他们是史书上的一群标点。

即便那一刻，文字不再继续前进，他们也照旧聚集在最后一章，照旧行走，哪怕，只是作为一串又一串的无穷无尽的省略号。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2 期）

流过了青瓷的月光（外一章）

黄恩鹏

月光的剑影，一次次扑向青瓷。青瓷浴清风而过，如鸟鸣穿越山林。青瓷，保持往古的传说，小心翼翼，保留传承的血脉。我聆听桃源山谷，一些音籁，在荒芜的花园里发芽。月光，月光。我默念。月光就在头顶之上，照彻我先人居住的洞穴。那些洞穴高过了云朵和星星。难以想象啊，我的先人，如何攀上高居天穹的悬崖，进入月光深处开渠、取水、种黍、播洒春秋？我的祖先，个个都是高人，轻功了得，只一抬步，就飞到云端。他们随意来去，扯一缕风当梯，牵一朵云做船。印在风里的脚印啊，似细小涟漪，荡漾光环。雪花，是我先人赶路的灯盏。一盏。两盏。一百盏。一千盏……把整个天空照亮。

一尾鱼，追逐阳光的河流，穿梭月光的缝隙。天上一小时，人间一百年。那些月光，早把时间的坑坑洼洼填满了，日和月，分和秒，不能丈量。云朵盈满雨水，大鱼闪烁鳞片。一道红铜大门，关合着天堂。天地间游动着的，是粼粼闪光的鸟鸣。青瓷呼吸河流，花香照亮族谱。一代一代，这青瓷上的河流从不停歇。永生的河，一些翅膀飞着，飞过了树木、花草、鸟兽、淡蓝淡紫的小花、洞穴。这青瓷的水色，被我族辈最美的女人轻轻擦亮。她的思念，挽起白发三千丈……时光一瞬，时光千年，她以尊贵之身和高贵之容，为我净心、朝圣。

流过青瓷的月光。千年的倩影。河边，我斟一壶好酒，敬月光，敬先人。天地广大的香啊，把我的梦境，悄悄灌满。

闪电比阳光锐利

劈开大石。凌厉、迅速，比阳光锐利。天空被开凿出一道巨大的水渠，从上而下，根须连缀，抓碎乌云的岩石，复苏了记忆。

闪电！在岁月深处栽种花朵，在梦境里让一场大水泛滥。破开萎顿、冲塌衰败。闪电！除了遥远，大钻石的光芒不会错过快意的呼啸。大路飘荡，大野凄惶，怀抱剑光的人，披蓑衣独钓江雪。青涩的渔人啊，孤独和沉寂不能阻挡他的心境。他追赶那些破碎的记忆。他看见桃花宫殿，美丽的公主下嫁给一棵强劲的大草。那棵大草对着月影狂乱暴跳，有如大狼奔跃、嘶叫。闪电！宁谧的大地被饥饿的烈火掳掠，被天空幽深的水声吸走。

他看见前朝一个残暴的国王阴谋败落后的情形：一堆沙子成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一个良民成了一把短剑。一棵弱不禁风的野草成了一个悍匪。大地破碎，神祇疼痛。他骑骏马驮稻谷，驰骋天下。他的大雁身背钻石黄金远走高飞，他卑微的乡亲唱着凄楚的民歌慷慨赴死。上升。沦灭。他也要成为闪电，佩刀带剑，怀抱墓碑，在苍茫的荒原之上，独自行走。

（选自《中国诗歌》2014 年第 7 期）

冰排远去（外三章）

曹立光

雪在退场，露出土地黑色底裤。

眼尖儿的紫貂在潮湿的腐烂的树叶深处，叼出一条四处逃匿的钻仓鼠。

过早结束冬眠的黑熊它多么希望，冰冻的河面上会蹦上一条开河的胖头鱼啊！

四月的小兴安岭瓦蓝的天空开始有了草色，隐忍的水，从山上的石缝里灌木丛中涓涓而下，像悄无声息的黎明让人间有了烟火，像毛茸茸的太阳让大地有了阴影中的隐秘快乐。

该来的一定会来。

当我在汤旺河边站定，远远的听见山后轰隆的霹雳声接踵而至，倏忽间我看见冰排翻着波浪又浩浩荡荡而去。

这突然的撕裂和畅快，这突然的悸动和桎梏，让我忘记了谁是冰排，谁是我，谁是破碎的尘埃。

依稀记得你说你要幸福的海。然而，现在，我只能给你诗歌中的冰排，和眼前你所能看到的爱。

今夜，我在一朵露珠里沉默

今晚，我看见蘑菇的花帽子被月亮戴走，只留下银河里流淌的水，像陌生的瞬间时光在树影里闪烁。

哦，那干枯的树墩上，盘腿坐着修炼的山兔。草窠里俯首称臣的是落叶

此时风已歇息，黑蚂蚁的那匹大马，穿过梦的疆场和箭矢的一生。

悲悯，是飘扬的鬃毛上零星的星光。

今夜，鸟鸣在一朵朵露珠里沉默。

仁慈的闪电像打苞的花骨朵从枝头出发，盛开人世的喜乐，绽放佛的慈悲。

今夜，我要等待万物入睡之后，去山根底下的河床上拾一些诗歌取暖。然后做一棵松树，聆听泥土心跳。

那头瘸狼

谁掐灭了星光，让萤火虫提着灯笼，走进森林深处，走进狼牙交错的疆场。

谁没有准备好为生存付出代价，就不要仰天长啸，目光深邃，像个诗人。

它没有像所有失败者那样，低着头，倒退着走出族群的视线。而是像往常狩猎那样，在一声锋利的哀嚎过后，像一个战士跃出战壕，不过，这一次姿势不够完美。

它努力让自己放松，努力使自己紧绷的腰和臀部低于倒伏的灌木丛，更近距离地贴近土地，让鼻子，不仅能够分辨出土地的呼吸，还能够，在风的某个音节上找到进攻的节奏。

多年后，我和姑父坐在一盏煤油灯下，就着木刻楞外面呼啸的暴风雪喝酒。醉眼朦胧的姑父用手指，戳着挂在他身后的一张风干的狼皮，说道："这家伙，我俩整整周旋三年，要不是腿瘸，谁负谁胜……真是个好对手啊……"

那天晚间，姑父歪脖吞咽兔子肉的时候，我看到墙上的狼皮也在歪脖吞咽兔子肉。

那天晚间，姑父把枪撅了。

那天晚间，姑父的哭就像窗外的暴风雪，上半夜劈啪作响，下半夜鼾声如雷。

他没有来的时候

他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小镇，只有一家小卖店，一家饭馆，一个职工浴池。

运输木材的车和发情的狗，终日在同一条沙石路上奔跑，不时发出几声低吼。

他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小镇，老人聚在一起就是骂天，孩子就是踢罐头盒。年轻男女下班之后，不是下河摸虾，就是钻进大山深处，摘野果采蘑菇，顺便搞对象。

他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小镇，山还称之为山，水还称之为水，森林还称之为森林。

那些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总是沉默回应喧嚣，安静面对次第到来的嬗变。

他没有来的时候，这个小镇，炊烟可以修复生活的漏洞，流水可以缝补日子的伤口。

很多时候，黑暗中的星辰，就像走失的亲戚，突然有一天回来，向你伸出召唤的手。

（选自《散文诗》2014 年 7 期上半月刊）

在无锡惠山（外一章）

龚学敏

在惠山。用机器上过色的舞俑们正在太湖的词典中筑巢。

一支叫做泥人的烟，行走在牌坊崭新的间隙中，阳光开始打折。纸扇上的钟馗已经无颜见人，人说话的的姿势比蓝色的水藻还低。

水做的弦把箭朝我射来，可以映月的是箭簇上磨亮的锡。

龚瞎子。只此一声，打翻的已经是少时粗布书包中孵了许久的月亮。

我听到阿炳在用属蛇的玻璃片诡秘地喊我。

在惠山。二字长满茶垢，虚拟的僧人在早起的喇叭中打盹，反穿的西装一停笔，用飞过的鸟说：再二也是江南。

茉莉的阴影太香，可以杀人。

我坐在二胡的天亮处喝茶。泉水的无力清洗着一个个发霉的名字，和匣子里瞓觉的曲调，最后，轮到我闲聊过的天，和自己。

在无锡。惠山是林立的工厂们抹不去的心病，感冒的泉水，在紫砂殆尽的药罐里咳嗽，按曲谱给往来的车辆让路。

我把一棵树苗栽进从前的无锡，它问：是不是自己人？

在武汉至成都D366次动车上

鸟刚一张嘴，就被自己鸣叫声中破壳而出的手，扔进了江汉平原的鱼肚白里。

摸着钢铁过河，如同幼年时给过我暗示的一棵老榆树，读过的书想要舒展一下我吐出的烟叶，眼镜便受了伤，和黎明一起，陷入藕炖好的金属中。

动车的头部源于和雨滴一样的巢穴。飞翔的鸟，和另一种速度之间的距离，有时更像一根草被遗弃的经历。

动车不动的时候，我在恩施的站台上用头发抽烟。

日渐空虚的身子，陌生的风吹过的白发，像是庄稼地里弯着腰的女人。

时间被我用广播里的声音钉在雨滴们潮湿的缝隙中，动车动了，身后的雨幕布被我的念想拉扯得一塌糊涂。

成都平原的迟暮像是一团正在被炖烂的猪肉。

睡觉的茶叶，和夹在书中的站台，在动车的空间里用四川话拖家带口，老人们的旅途，更像是一盘乏味的回锅肉。

成都和所有逃票的女人一样，不停地给时间补妆，直到被尘埃裹紧的鸟鸣拚着命地一张嘴，便被银针扎破了。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12期）

生命的智慧（二章）

崔国发

木匠

伸出来的虽是一双粗糙的双手，但手的技艺却很精细。

无论是锯子、刨子还是一张普通的粗砂纸，一旦握在他的手里，便能于技术的本质之境域中，打磨出一件件栩栩如生的东西。

手可以用力地推出去，也可以轻松地拉回来。

他在制作每一件木器的时候，都能恰到好处地掌握住事物的分寸。用斧子砍掉多余的组织，用锤子砸开顽固的势力，如果木头表面很毛糙的话，他就用那所向披靡的刨子，透过现象抵达木料的本质，以至于让我们一目了然，树木生长的年轮和它内心存在的纹理。

他最熟悉木头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也最能在使用工具的熟巧中尽量使自己适应木头。当然他有自己的法则。倘若碰到那些曲里拐弯的不规则的木头，他就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墨斗，使它在受绳的时候变得规矩。

有时，他不能容忍木料与木料的分离，一块木头与另一块木头要相互团结在一起，于是在经过一番切割与刨光之后，他便运用那些榫头与胶的强力，进行实质性的粘合。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技艺，他知道如何改善木头与木头之间的关系。

重操前世的旧业，他朴质的本色依然，越是全神贯注于技艺的本质，越是要倾心审美的注意，因为他懂得，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

（选自《散文百家》2014年第2期）

苏格拉底的麦穗

穿过成熟的田间，我想摘一株最大最金黄的麦穗。

而且我还必须牢记苏格拉底的教诲：千万不能走回头路，而且只能摘一次。偌大一块麦田，我要寻找的，是怎样的一株麦穗呀？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棵温暖的麦穗，美丽的、金黄的、沉甸甸的谷穗，是那样的低微。莫非是它们要深情地感激大地母亲巨大的恩惠？

佛家也如是说：即使已达智慧圆融，更应含蓄谦虚，像稻穗一样，米粒愈饱满垂得愈低。

谁知道，过了半天回来，我却什么也没有摘到。

连睿智的柏拉图也曾感到失落：发现一株较好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只好放弃。以致于走到尽头才发现自己空手而归。

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人生总是喜欢追求完美，本来属于我们现在应该把握的自由与幸福，却因为自己不知如何取舍与抉择而错失了很多机会。

一片齐刷刷的谷穗，一任怡爽的春风吹起滚滚麦浪的谷穗。就因为我们一直在等，等所谓最好的下一个，一直等到失去了才后悔。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优柔寡断而不知所措，一旦失去了，才真切地感到，我们曾经欲摘还休的那株金黄，是何等的珍贵。

也许人生的赢道，就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身边的美。

深入麦田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无论我们怎样寻找心中的渴望，怎样物色最满意的麦穗，都不能让焦灼的欲望愈益膨胀，也不能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真正要追寻的。

（选自《常青藤诗刊》2014 年总第 19 期）

人在小城

符纯云

一

一湖清澈的碧水，船只往来，常有水鸟拽一溜汽笛的尾音，轻盈飞过。

前、中、后三条河流的合唱，因为拦腰一斩，便有了大气磅礴的音阶。大坝兀立，怀有原始情感的音符微澜暗涌，开闸时，数十米高的巨大水花腾跃而起，振聋发聩的高音部分，替代了千万年时光自由抒发的无序情感。

余暇，我爱去江口附近走走。我一直乐于看见：大坝以下，苍白河滩裸露无言，鱼群试探着露头打望，像极了浮出江底的岩书；大坝以上，三江之水交汇、融合。天空高远，水草丰茂，万千事物在正反两面依照各自的方式分别发生。

或许，从这里开始，每一滴奔泻向前之水，有了共同的故乡。

二

北门码头，船影渐远。泛黄的旧船票，在寒凉的风中远遁。

犹若一帧受潮的老照片：伊人独立，近旁有垂柳，将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置换为欲语还休的别情依依。

当我到来的时候，船影没入湖面，又被夕阳一把推远。拉长的汽笛，被明月大桥即将竣工的轰鸣橡皮擦一样抹得干净。

有人站在夕阳的余晖中，与靠岸的船一起安静等待。

这场景，一如往昔：江水拍岸，船只摇摆。可它们，都不是我要寻找的那一只。

三

时至深夜，依旧不肯入睡。

秋之凉，与灯之暖融合在一起。时光的气息与温度，大地上的事物与情绪，尽皆朝着苍茫的方向赶去。

其实，有无灯盏，都有太多细节在茶香缭绕间悄然凸显；有无热情，都有些许微澜在静默怀想中暗自涌动。

一页纸张在翻阅的路途中停顿下来。

此时，无风吹动，亦无声息流淌。

这趋于缓慢的行走，多像杯底精神渐失的茶叶，同样正在历经安于忧患的过程。

四

我至今恍惚，容身三年的代家湾，门牌是多少。

每天早出晚归，雾之浓和夜之深，将我的单薄与微小裹得紧紧。无论离开还是回归，院门关闭时，铁与铁的撞击都那么地直抵心扉。穿过几道弯巷，走过几重台阶，总有警觉的鸡鸣和猫叫守在拐角处，被我急促的脚步惊醒。

三年，不短，亦不长。匆忙安顿于此，总是来不及关心：窜上房顶的爬墙虎，探出阳台的红葡萄，邻家老人苦候的一叶昙花，下院女子动人心魄的小声歌唱……

是的，在代家湾，没有谁交给我一个门牌号码。

但我记得搁在这里的青春末年，记得自己某一部分体温，来自它无私的馈赠。

五

两厢菜地，皆长不过两米，宽不过三尺。土质瘠薄亦不规整，几丛时蔬，间杂几笼青葱，掐不尽的野草，总在不遗余力地补白。

在我栖身的院内，它们从未露出颓废迹象。哪怕寒冬时节，也生长得丰腴而精神。在水泥钢筋的驱赶中，它们更像在互相鼓劲或抱团取暖。

周末雨后，楼上的阿姨会来摘菜、掐葱子，或打理土壤、除草。她微蹲着身子，动作利索。随着肩膀轻轻抖动，那些收获的菜叶和青葱便有序摆在地上，除尽草芥的菜地也干净了许多。当她站起身来，光线便混合着雨水，一滴一滴，从发尖掉落地上。

对于小小菜园，我一直心存感激。当我心神恍惚，它送来母亲的背影，安慰了压在心底的乡愁。

（选自 2014 年 10 月 24 日《四川日报》）

寂　静（外一章）

第广龙

我每天感受到的寂静，在黎明前，是最真实的，也是属于我的。在城市里，愿意置身这样的寂静的人，不多。我活动的区域，还没有遇到一个知音。是啊，正是瞌睡正香的时候，会这么早出来，这显得反常。

我就这样选择了。喧嚣退去，人声安眠，道路腾空了。偶尔有夜班出租车驶过，似乎在空中漂移。听不到更多的声响了，哪怕梦中的呓语，也听不到。可是，我竟然听到了蚯蚓翻身的声音，听到了鸟儿合拢了一下翅膀的声音，听到了月光落地的声音。这些声音带来的，是更加舒展，更加细微的寂静。

我一个人，在外面走。似乎这是多余的时间，遗忘了的空间，被我领用了。我在其中，并非刻意，却做到了。说来奇怪，贪睡的人，晚上不睡，早上起不来。我似乎颠倒了，早早的，就不想睡了。我是在进入中年后，才这样的，许多年了，都习惯了。

我看到的，都在原地。树木，楼房，此时也没有离开一会儿的打算。固定着的垃圾箱，灯杆，似乎成了活物，对我的出现，却不在意。我没有打算与众不同，只是我的生物钟，被修改了。而我愿意这样保持着，并当做我快乐的享受。

游走在空荡荡的外面，我由此发现了这寂静对于我，原来是需要的，是能给予我感悟的。打量自己，放下自己，我清理着身心，在城市醒来之前，在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

后半夜的月亮

不是刻意要看，看到了，就看。

虽然，我都是在凌晨四点多出来。月亮在天上的位置，在移动；大小，是变化的。

有时，在东边天空；有时，在西边天空；有时，当顶一轮。零星的，大而亮的星星，在不远处收缩了光芒。

圆月，半月，月牙，都曾出现。也看到过细细的弯眉般的月。如果有云朵，不知是云朵在走，还是月亮在走。有时，走得极快。

我看见月亮了，月亮看见我了吗？看见我，独自一人，在快走，走得多么快乐而自在啊。

这时候的月亮，看的人，不会多，只有月光，漏进他们的梦乡，不论美梦，还是噩梦。

我喜欢冬夜的月亮，冰凉，光滑，遥远，略略的，有点咸。是的，有味道。地上，树木的影子，是凌乱的，粗线条的，我走过去，我听见了月光的声音，清脆，决断，是的，我踩到了一截枯枝。

没有停下来，专注地看月亮。都是边走边看，也不是一直看。即使看着别处，我身体的另外的器官，也在和月亮对视。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7 期）

在怒江

鸽 子

没有大英雄，也不会有胆小鬼。今夜只有浪漫的抒情者，在江边，高昂着头行吟，谦卑地垂下首思考。

在怒江。我花了很长时间，找到激情的怒，找到干云豪气和超凡脱俗。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会在鸡脚稗酒里成为自己的神，成为山峰上的山峰、峡谷底的峡谷。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会倾听一种方言，并在那种土和土长的方言里，听出雷声与闪电，听出英雄与美人，听着时间的力量与惊雷。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会和江边群石一同，沐风淋雨，笑傲江湖，并静看雄鹰展翅大江东去。

在深不可测的江水中，我看见石头的脸庞，有着沉静的辽阔与达观。也许，是我胆怯了。也许，是我的目光和思想动摇了。也许，是我学会了沉默与开始成熟。那么长的时光，我无法发现江中的石头在移动，在奔跑，在崛起，在夜以继日发出洪钟巨雷一样的吼声。只有江边住久了的人，那些真正的怒江人，才会感觉到怒江的力量，怒江的美，怒江的魔力，才会对一条大江肃然起敬。这样的想法，源于心生，就像那块闻名的数十吨重的飞来石，一夜之间从天而降，一夜之间生根发芽。没有人，也无需有人知晓。没有人，也不会有人能找得到：它来自何方，又将要去何处。现在，它就风雨不动安如山地扎在江边村寨里！像大神留下的一个记号，像大神留下的一粒词！

在怒江，只有那些努力了解怒江的人，才会惊骇地发现，一块春天嶙峋的怪石，会在某个秋日从上游走到下游、从棱角分明走向圆润光滑，从书生的骨间走向江边的空地！最后，驻进一个人的内

心。成为一个人内心魂魄与骨气的一部分。

在怒江，一万个春天会接踵而至。在怒江，一万个冬天会如积雪不化。开始的时候，平静的江水会让我吃惊：它的静，它的净，它的高深莫测，它的神秘与奥妙。当我试图探身入水，搬起一块龙状风形的石头，江水的冰、凶、蓝、寒，让我望而却步！属于江的东西，谁也别想夺取！当我试图在一块石头上刻下“到此一游”，或自己无名的名，最终，我只能以失败告终。要么，我无法损坏石头分毫。要么，我还未动手，手脚已瘫软！

在怒江，石的倔强、坚硬与冷峻，让我不寒而栗——这怒江的梦啊，在每一块石上，每一株树上，每一朵花上，每一张透明微笑的脸上——一切都将醒来！我凭什么用贪欲、金钱、权势、奢望搬走它、占有它！

在怒江。石月亮高高在上，审视着万物与苍生。大江水昼夜奔腾，冷观沧海桑田。

峡谷太长，太深，太远。时时会见有物飞来飞去。不是飞鸟，是石头。时时会见有物云彩一样飘过江去，不是猛虎，不是雄鹰，是坐溜索的人！是像虎和鹰样的人们！时时会见慈目善眉者，不是神仙，是土生土长的怒江人！

在怒江，木棉一样年年春花灿烂的朋友煮酒等我。那个剔除了俗尘与杂念的古城在等我。怒江是天上的江，朋友是天上人的人。前世的我，拥抱着来生的我。现实的我，与人神共居。

阳光烧起来，江水涌起来。我在怒江，飞起来！

在怒江。我发现自己的云朵，我看见自己的山冈。我找到自己的雄鹰和马匹。我寻到自己内心的江湖与山河！

浪花呓语，石头高歌。阳光的火焰从九万里的高空泼下，流水的奔马从千里外奔来。我战战兢兢，怒江安慰发高烧的我：孩子，远方还很远，梦想总会成真！

在怒江，借助高度的鸡脚稗酒，清洗我的小鸡肚肠和俗思杂念，我是落在江心的一粒星辰，我是从水底升起的一抹月光！我是稍事休息在江边的一块石子！

在怒江，我是个贪婪而好玩的孩子。整日整日，我在江边漫游，试图听懂一条大江的语言。整夜整夜，我在江边徘徊，不顾夜色的冷笑，我把江移到梦中，我把自己搬到江边，让自己成为江的一部分！

石月亮多么皎洁，神的村庄多么圣洁。独龙江纯粹，碧江城古香。

在怒江。走近怒江是多么容易的事。

在怒江，走进怒江难于上青天。

越过一滴露，一粒水，一带溪，一条河，一座桥。我看见了一条江。

路远而近，风柔而硬，天地大而小。在怒江，在江中之江，在水中之水，我的肉身回到家中，我的灵魂却远远在去往怒江途中……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4 期）

或者悼词（四章）

梁平

一

生命不能承受的轻只有一个真相。

轻到鄙视自己所做过的一切：为街头一个乞丐递上百元大钞；为一个卧轨的名字耿耿于怀；为一朵落红唏嘘；为悬崖边的一只马蹄献出我半个身躯。

这些，都不敌一支出墙的红杏，可以把满枝桠的绿叶改制成帽子，立等可取，让有关无关的路人皆成兄弟。之后，还可以莞尔，还可以天真，还可以楚楚动人。

这中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布局。

别以为一谈及生命就只能配以大词，击垮生命的不是雷霆与风暴，而是比鸿毛轻、最没有重量的蒜皮鸡毛。一个转身，就是句号。

所谓真相，就是另一种方式的自虐。

二

能够撕心裂肺的不是恨，是爱，刻骨的爱。

能够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容忍，孜孜不倦地容忍。

如果有最后绷断的一根神经，那只是消费过后的一件遗物，惨不忍睹；只是自己成为一个故事的角色；只是终于看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以为是。

一条手织的围脖留下了。

留下丢失的针眼和漏洞，留下可以填补的可能。这是一种真实，比解释可靠，比眼泪可靠。所以，应该用一生来收拾残局，在老地方等她。

三

走远了，有一种明白无误的错。

可以不承认错，但是不能将错就错，那样的人生就没法整理。

据说有上帝，上帝是原谅错误的，所以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拒绝正视，拒绝原谅，拒绝甚至无需表白的悔过。一枚落地的果可以成脯，也可以成泥。

人生无非就是生与死，爱与恨。生要磊落，死要辉煌；爱到天翻地覆消解的是恨。我从来不相信爱有好深，恨就有好深。

每个人都是为受难而生，不是享受。

努力做一个不可复制的人，与众，不同。

四

坚决不死，尤其一个男人。

即使血流成河，也要把骨头嚼成粉末涂抹伤口。

就这样死去的我的朋友、兄弟，我在哀痛之后一定要骂你，不管你有一千个理由伤透了心，都不能撒手而去。没有比死更轻松的事情，你却选择了轻松。你不是一个真男人。

我愿意摘下满天的星星为你祈祷。但是赞美你的死，我一个字也不会给你。要这样的死，我也该死了。但是我坚决不。要用生命的长度去丈量真与假、丑与恶，然后谅解，然后宽容，然后荡尽阴霾与尘埃。心很小不能装得太多，经常清空，留下美好就够了。留下的美好总有一天会回来。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6期）

像伊安那样朗诵

章闻哲

一

假如种满了杂草。我假设这种杂草对我是有益的。

但我也不很清楚这种情况：一枝有着正经族谱的花的后裔，会较喜欢水晶玻璃，人，以及其他无生命的东西，还是更喜欢杂草。

当然我不是花的后裔。我的判断也许来自某种虚假的崇拜——它到底是否虚假，这也不是十分清楚：花的思想是被忽略了的。我们更认为草是有智慧的，因为它从不显耀它的容貌。

那么，种下杂草时，应该满怀欣喜地像伊安那样朗诵：这满地的智慧啊。你跟智者在一起不会昏头。

我不假设，我确认这杂草对我是有益的。

二

随便捡几个词好了，组成我这诗。

喜鹊，金盏花，蜗牛。镶嵌，融熔，涂刷，雕凿，抛光。之后丢入丛林。绿的眼睛盯着它的奇旅。它是昆虫的邻居，琥珀的囚徒，时光之神附身石灰岩。被夕光释放的蜻蜓的翅膀。

西勒洛斯，要怎么来就怎么来。成形、孵化，飞或重新成蛹。

你不喜欢吗？你将被不喜欢逮捕。瞧，我看你还是喜欢吧。

三

要在这里谈什么？我不谈什么。我要把脚趾伸进沙土里，不，是细沙般的金子里。让它们也颤抖一下，是生命都需要如此颤抖——就像春天的晃动，从整个地下抖落一个季节草屑般的语句，像主人一样带着磅礴的语势来到地面。

哗啦——我说哗啦——一切绿在奔跑。我也有一枝狡黠的绿蔓，从父亲那里开始，像蛇一样诞生……不，它希望像鲨鱼一样前行。

我不谈什么。我在听来的天堂中。

谁谈什么都是愚蠢的，你瞧，春天的速度远比语言快。

四

请少女伊斯特剔克来奏琴吧。城市的色斑在街道移动。这就算是春天的宴席吗？我看只有少女的芭蕾舞鞋在这里踏一次青，一切才会有救呢。

她将在水泥路的定律上输入森林的柔软法则。——就像在梅花的章节上，新的灵魂不言而喻——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如果我们是一堆破铜烂铁，那么当绿的风俗一降临，我们便能立刻化为生硬的枝杆——这生硬在此刻用来被称赞，谁都知道，它将无条件地继承春天的传统。

然而，还是请伊斯特剔克来奏琴吧。在此之前，一切春天都是妄想。

（选自《大沽河》2014年第2期）

残疾者（外一章）

章德益

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常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隐形的残疾人。有时是四肢正常内心残疾了。有时是影子正常头脑残疾了。而没有绝对的人格与灵魂正常者。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台自身并不一定觉察到的内心的轮椅。那轮椅有时是面具，有时是酒水，有时是神龛，有时是能言善辩的舌头，有时是荣耀的名片，有时是装满金币的口袋。有时是豪宅，有时是一夜成名的流行书籍，有时是各种头衔，有时是孤独。

他们因为有这样的轮椅而自认为是正常人。

但真正的正常人一定是那些极少数的能清晰洞察并面对自己内心残疾的人。

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是稀缺者！

而人类最大的残疾必定是在每个人恋形的灵魂里！

孤　独

墙缝里嵌着一只眼睛。我是偶然发现的。当时它正悄悄地凝视我。当它感到我发觉它时，它赶忙眨了一下睫毛，闭了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眼睛。但在我一人独居一室之时，它也让我有了一种伴侣之感。

某日，我看到这眼睛里竟渗出了一滴水，又一滴水，又一滴水……那天无雨，墙缝并不漏水。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墙缝里隐隐有争吵声。莫不是那眼睛在流泪？我忙随手用桌上一块布替它拭了

一下。

第二天，那眼睛竟没有睁开。我想，莫不是我的拭布太脏，使之患上麦粒肿、结膜炎，或者角膜炎？或者是它还陷于昨天的悲痛中，对我这小小的偶然朋友无暇一顾？

但我还是在那堵墙边恭恭敬敬点一盏灯，放一张桌子，放一瓶眼药水，并且用蜡笔在那只眼睛边上画了一副大大的眼镜，给它戴上。

在最孤独的日子里，生命中即使有一只陌生人的眼睛偷窥也是温暖的呵！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4期）

春风紧（外一章）

蒋戈天

清晨，当柳叶正卖力地剪切着春风，我看见一个细腰的红衣女子，轻蹙蛾眉，甩动水袖，逶迤过窗前。

有一些眼神隐忍着，在屏风后面。

三两只鹭鸶，不知几时从远方飞来，尖细的喙将几粒秘密的种子，轻轻点进明净的水田。之后，它们一纵身飞走了，空中留下几道短暂的划痕，有如闪电。

头发花白的父亲，从墙根猛烈几声咳嗽，拨痛我心口尚且留存的良知。他的目光瘦了，像山间的细水，清癯得愈加发亮。

说些什么好呢，在这个微寒的春晨？毕竟杏花飞过了脸颊，桃花赶在火红的路上，浪花正拍打着身体里残存的忧伤。

旧草垛留下的时间的缺口，被一些生动的气息填满。几只麻雀以叽叽喳喳的交谈，作出认可。

心里有了暖意。有一些火苗晃动着细碎的星星。

父亲去田野，用生锈的铁锹掘出了几块新泥，颤抖的手臂传递出春天的分量。

我感觉喉舌一阵酥痒。心口唯有一个念头——

向着蓝幽幽大山和天空蔚蓝色的雁阵，狠狠地，狠狠地喊上几声……

（选自2014年4月9日《信阳周刊》）

带蛙鸣上路

天空黑下来，蛙鸣亮起来。

春夜默默动情，并不孤独。华灯渐次熄灭，蛙鸣似另一种灯盏，拨开夜幕的眼帘。

一部出自泥土的乐章刚刚开头。

可以在田埂下，草窠里，菜园边，轻轻地蹲下，静静地倾听，安歇下我们不安的耳朵和心。

带着青草的芳息，露珠的清纯，橄榄枝的浓浓绿意，蛙鸣呈现故乡的底色。

明天，马蹄就要远去，请允许我带着蛙鸣上路。在钢铁的城市，在泪水浸泡的寂寞和失落中，让蛙鸣一次次泊来故乡的月亮，为我疗伤。

带着蛙鸣上路，左肩扛上太阳，右肩扛上星星，在尘土飞扬中，沿着思念擦亮的铁轨，实现一次次开心的漂泊。

乡音，温暖在路上。乡情，鼓胀成风帆。

当困倦袭来，枕着乡愁入梦；片刻的休憩，让心安然，安然如山。

梦醒之后，再让蛙鸣的种子穿越山水，在异乡扎根，抽芽，开花，点燃青春和荒芜的时间。

（选自 2014 年 3 月 24 日《宜宾晚报》）

茶峒古镇（外二章）

蒋登科

河还是那条河。

渡口还是那个渡口。

船还是那种船。

街道还是那些街道。

走出沈从文那些优美的文字和故事，人已经不是那些人。

茶峒、边城，在时光的流逝中，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

漫步在曲折的街巷，我期待门缝里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向我们悄悄张望，期待褪色的木门突然打开，走出来一位就算有些土气但依旧可以把我们带回历史的姑娘。

但是没有。街道静静的，木门半掩着。那就自己扮演一次吧，一群打扮时髦的翠翠，面带娇羞，用相机留下了此行的倩影。

我因此理解了那些河边静静垂钓的人们，也因此理解了那些小巷中游荡张望的行人。

我因此对文学充满了敬意，也因此感受到人性的永恒。

拉拉渡

一条小河，隔开了两个省。

一根钢筋，连接了河流两岸。

一只小木船，像是一座穿梭的桥。

从此，两边不分彼此。

不远处，有一座现代的桥梁，但人们还是喜欢来到这里，看看小河，听听山风，赏赏美景。山水之间似乎飘荡着历史的回声。

渡河的人，有的为了生存，有的为了回味，有的没有任何目的，就是喜欢这小河，这木船，以及一用力把我们渡到对岸的人。

还可以自己动手，把自己渡过河，渡到曾经在梦中千百次想念的地方。

翠翠和顺顺

沈从文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从遥远的边城，越山，过河，跨洋，飞到了很多陌生的地方，穿越时空，驻留在一代代人的心上。

人们因为喜欢宁静而喜欢他们，因为喜欢本色而怀念他们，甚至因为感受到压抑而羡慕他们。

其实，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他们。

翠翠以一尊玉石的形象，站立在自己的小岛上，看着昔日的拉拉渡，听着清江水长流，以羞涩的表情，大方地打量着四方来客，劳碌奔波，或者轻松浪漫。

她因此也就在人们的心上。

那些人物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属于过往，也存活于未来。

小镇因为他们而为世人所知，远方的游人因为他们而心怀向往。

小镇因此而热闹起来。小镇人因此而自豪起来。

随便哪一条街巷，都可以看到和他们相关的信息：翠翠活鱼馆，顺顺活鱼馆……

清江的鱼也因为他们而身价倍增。

（选自《大沽河》2014年第4期）

我把呼吸藏了起来（外一章）

韩嘉川

戴口罩的太阳出现在窗外的时候，我把呼吸藏了起来。

披着羽翼的太阳，翩然出现在城市街道的时候，我交出了天空。

旧日的朋友，在遥远的河岸上看光景。

我把泳装脱给了旧日的孩子，让他像手握鼠标一样，按动水中涌流的欲望。

鱼骨与水腥味儿镶嵌成图画，给梦做路标，让雾沿着石阶而下。

鸟儿失去了眠床以后，把树叶儿夹进发黄的书页，作为林荫的遗址。

黄土墙上的门板打开，后面有黄狗白鹅乌篷船，还有红色夕晖点染的女人脸颊，还有黑夜里男孩儿画梦的手指，还有碎了一地的月亮……

黄土墙外的季节在咳嗽，呓语涂抹在风的纹理上，而风依然在遥远的途中。

没有风的日子，就着暧昧的晕影儿，写封爱恋的家信，写给旧棉絮的炕席。

告诉门口的老槐树，流行戴口罩的日子，我们把呼吸藏了

起来。

饥饿的太阳

那是一辆开往郊区的车，他怀抱着鱼竿吃面包。腿旁的塑料桶里，装满了幸福。

那辆公交车驶过了佳世客、书城、阳光百货，还有丽晶大酒店，又驶过了大学校园区，一些旅游的外乡人在路口四处张望。

那时，郊外的阳光很灿烂，郊外的风舒展着燕子的翅膀；郊外弯曲的海岸线上白浪如齿，啃噬着砂砾、礁石和人们的目光，涛涌如鼓动的嘴唇喋喋不休。

怀抱鱼竿啃面包的人，眼睛望着车窗外，有学生在路边摊位上买炸串，地沟油与添加剂合谋，填充着饥饿的太阳。

邻座的老太太卷曲的华发照亮了那个车厢里的中午，车窗外掠过一排排看海的楼房，它们上课的孩子一样排列整齐遵守纪律。

怀抱鱼竿啃面包的人，要去郊外的海湾钓鱼，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同其他的日子一样。孩子们刚放学，在路边的摊位吃炸串；女人在逛商场泡美容院，然后去一家窗明几净阳光干净的小店吃减肥餐；老人们在打扑克唱京剧跳广场舞；一位满头华发的老太太风度翩翩雍容大方地坐在公交车上，让一段时光白皙洁净……

在满街都是私家车的年代，有人怀抱鱼竿乘公交车去郊外，在古铜色的阳光倾泻下来的时候，比基尼彩阳伞犁开白浪的小艇与蔚蓝色的海面，彰显着陆岸线女人一样的丰硕与曲折……

潮间带上，鱼竿伸出了渔人的饥饿。

（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9期下半月刊）

汉字意象（二章）

喻子涵

水

一些笔画伸向江河或者湖海，绘下繁富的景象。

一种姿势在龟背上刻下流驶的痕迹。

人类最优雅的动作从这里诞生，若干梦想融进自由的玻璃。

撕破不了的细密，压迫不了的柔顺。一幅飘在空中的彩云，在一段面纱上投下柔韧的暗影。

然而，它是闲不住的。

寻觅、钻探、填充，像一部公平的法律。

怒吼，撞击，反抗命运，像一头逃跑的牛。

它那把锋利的刀，和烈马的蹄，自如有力。

一苇划过的力量，微风般轻，而潮波随之涌流。

面容的笔画是蓝的。水的心脏在深海里。

双臂划过笔锋，过足了历代书家的瘾，成就剑的美德。

凌波的舞蹈，音乐的纹路像舞女飘过的风，蔚蓝色梦幻，漫过深海。

接近水的灵魂，伟大的猜想。

水流向哪里，哪里就是水的都城，所有文字的家。

朦胧的夜，修整每一根磨损的笔画。

河

对于地球来说，一条河是可有可无的。这是地球与宇宙签订的协议。

但是对于河柳，一条河就是它的命。

河柳守住河的家，冬天把头伸向上游，望着老家的夕阳，长长的脖子守住河的源头。

夏天把头伸向下游，用长发做鞭子，赶走波涛和水盗，守住河的家园。

对于海洋来说，一条河是可大可小的。海洋从不在意河的大小。很多时候，河也不在乎自己的大小，甚至断流和夭折，反正命运全都捏在太阳和海洋的手里。人家一场风吹来，可以叫你活，也可以叫你死。

但是，对于河岸上的人家，一条河小了，船就出不去。河灯也放不出去，一年的愿望都会搁浅在沙滩。

一条河大了，白天夜晚连梦都不敢做。

对于群山来说，一条河是可弯可直的。因为群山太强势了，像卑鄙的地痞和武断的暴君。

遇到这样的时代，一条河再怎样有涵养和学问，都会从他胯下爬过去，哪怕丢尽颜面和骨气。

但是往往此一时彼一时。老辈人说，当河一旦懂事，身强力壮，它可撞破你的城门，举起一座宫殿摔得粉碎，然后扬长而去。

捧起河里的水，一切都明白。水太善良。

它不能舍弃那些接亲的码头，浣衣的石滩，送葬的渡口。

河有自己的命运，但河的一生不好确定。

（选自《红海滩》2014年第1期）

更紧地握紧（外一章）

鲁 橹

我在天坛医院的大门前，看到一颗大树，那么大，开了千万枚的叶子，绿绿的一捧、一团、一簇——那种旁若无人的鲜艳，让我心里发慌，我不得不移开眼睛，不得不强迫自己镇定。

绿色像一个传奇，在天空滚动着，在我的眼前滚动着，一大片的绿像一汪海子，打湿京城的天空，打湿我的眼帘，和我心里不安静的那份急躁。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啊。来来往往。神情悲戚。欲言又止。在大树的底部走过。大树看见了这一切听见了这一切，它在风里派出全部的叶子，晃动。

我握紧了身边一枚更青、更柔、更细腻的叶子。

还有一个旺盛的夏。

情人在上游

不经意写一首关于故乡的诗，竟然写了这么雅致的一句：情人在上游。

心里就仿佛有很深的感动。对于家园，一份牵挂一份依恋已是不足，还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好深的渴望与期待，生命里最真实最天然的向往。倘若不是这样，又何以寄予如此的厚望：上游的妙处总是大度的善水，善水从上游来，当是满挟着流溢的情怀，当是精神世界里高处的飞翔，当是一脉相承、一衣带水的爱情倾述；

倘若不是这样，又何以还有丝丝的迷惑！情人远在上游，故乡在梦中若即若离，永恒的归宿是泥土的灵魂的依伴，而故乡是泥土的，异地的思念才这般沉重，千呼万唤，千娇百媚，情人仍在上游。

我且做忠贞不二的恋人，怀了彻底的纯净的痴爱。想故乡总得携我纤纤的手，总得抚我清瘦的肩，总得任我的泪水，在菜花地里飞；也总得让我的歌唱，打动一河的涟漪。

上善若水。

古人给我上游的情人定义。

情人是我沉默的坚定的家园啊！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 年第 9 期）

风　景（外二章）

鲁绪刚

节奏开始低缓，一种感伤在胸口徘徊。

阳光曾以燃烧的方式告别，那时我们都在风景之中。风景之外，有谁能读懂暗夜中的油灯？只有时间停住。

这些年，一直在路上寻找突围，或者呈现。

往日折断的修辞，仿佛一场大雪掩埋曾经的情节，刻进内心的文字，有一个逃出山谷，点燃满天云彩。

虚拟一条河流，再次让场景呈波浪起伏。我请求滑过暗礁，不急不缓地活着。

峡谷

必须从肋骨打开一个豁口。

必须搬开胸脯上的石头，让血液畅通。

漫长的黑，禁闭了热爱和仰望，像蓄谋已久的阴谋，违背事实又被事实陷害。

此时，内心的悸动比风更加剧烈。

一粒尘土，一片落叶，甚至可以砸伤时间揉捏的很脆弱的身体。

也许，一次倾诉是一次伤害。从最低处寻找到最真实的平静。

暮　晚

此刻，词语呈现出色彩，然后缄默。

时间破碎的消息迅速传播，世事无常。最平凡的歌唱，也许是最真实的模仿。

我想象不出这样的重复也有深层躁动。

身体不断挪动，内心静如磐石，不动声色。如此认真态度，来自生活，或者暮色中走过的风，不打扰小草的梦。

这是一场悲剧。

无法拒绝，无法改变。

我们在悲剧里成熟、变老，就像河水流经身边，突然拐了一个弯，完全不顾及生命断裂，或化为灰烬。

（选自《中国诗人》2014 年第 5 卷）

母　亲（外一章）

曾丽萍

这么多年，我习惯了思念父亲。

而你，母亲，卑微地坐在记忆的角落，做着你的针线，把那时候的日子，缝补得整整齐齐。我真的习以为常了

这个夏天，步入中年的我第一次学着晾晒干菜，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晾晒的干豆角辣子皮。

想起了你在火炉前忙碌的样子。

——我的母亲，这时候的我，多么想靠近你！

和你说说话。我知道，我开始懂你。我的母亲。

那时候的炊烟，天不亮就升起。你抱柴火的身影，总是被早起的大黑狗看见。

责任田里，你是一头不问收获的黄牛，在阳光下勤劳地耕作。那时的你，多么丰腴，头发乌黑浓密！

四连那口日夜奔流不息的洋井，是个热闹的去处。我们兄妹三个的童年，被你洗涮得干净清爽。

物质匮乏的年代，红薯干，甜菜饼，包谷面鱼子，由你变着法子填塞我们饥饿的肚子。

母亲，那些个日子，是多么有滋有味！

我站在大雪纷飞的北方，遥望着南方。那是你的故乡。母亲。

我看见穿着长衫的外公和吃着焦香芝麻饼的你。

那时的你多么幸福，趴在外公的背上去学堂。

那时的你多么幸福，生活的重担还没有沉沉地落在你的肩上。

我知道，我穷尽一生的时间，都不能够抵达你！

这样的宿命，早在我离开你母体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我不能抵达你被亲生父母遗弃的童年，也不能抵达你激情飞扬的青春。

更无法抵达病床上你数年的疼痛无助，以及掩藏在白发里的忧伤。我的母亲！

夜 行

万物沉寂的时候，我上路了。

这本是一天中最后的时刻，一切都在结束，一切都归于原始的寂寞，一切都在黑暗之中。

从清晨到黄昏，经过了不懈的努力，最终赢得的竟是一片黑暗。

本该与你同在。

别望着我。那双眼睛，如灼亮的星星，透彻我心，刺痛我心。

走过一季，当开始下一个季节时，我会回首寻望夜幕中伫立的你，我会抬首瞩望天边那一颗最亮的星。

夜深寒重，我将远离。

（选自《伊犁河》2014 年第 6 期）

断　章（三章）

谢克强

信念

我独自前行。

是谁在暗寂中紧跟着我呢？

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我的心探索着路径，寻找那呼唤我的黎明的音乐。

我独自前行。

夜，织一张黑网将我重重围住。

我彳亍荒原，重重的黑夜洪水一般涌来，令我颤栗。路还有多远呢？路途有湍急的水、险峻的山呀！

我抬起头来，迷茫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这时，你骤然而至，用爱点燃一盏辉煌的灯火。

照我前行。

从怯弱与动摇之中，你拯救了我！

沉默

独坐窗前。

高昂的头低垂下来。呆滞的目光，如这夜一样深沉。我独坐沉沉的黑暗里。骤然，从夜的深处袭来一片毛茸茸的寂静，悄悄在我的身边弥漫。

寂静如水，渐渐淹没了我。

不是礁石远离海岸的沉默。

不是火柴躺在火柴匣里的沉默。

抬起头来。

蓦地，夜空闪着蓝光。啊，是我燃烧的烟头灼伤了夜。

我闭上眼睛，淡淡吐了一串烟圈，谁能说我的沉默不是点燃的导火索在默默地燃烧，将预示一个撼天震地的爆响呢？

空白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

三月的风，伏在我的案头，伏在我微合着的书页上，凝神注目着我。

离书不远处，几页白色的稿纸，一片空白。

掠过稿纸，我抬起迷惘的眼睛，一筹莫展。

没有鸟的天空是空白的，

没有花的大地是空白的，

没有灯火的夜是空白的，

没有脚印的路是空白的，

没有果实的树是空白的。

穿过空寂的黑暗，我忽然听见布谷鸟的啼鸣。这一声声布谷，唤醒了多少挂在墙上的犁头和沉浸在酣梦中的谷种啊！此刻，是在为我刚刚苏醒的心田呼唤绿色的希冀么？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在这个远离泥土的七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在布谷鸟清脆的啼鸣里（这断断续续被我遗忘多年的小曲啊），当我再一次掀开那本经典的书时，顷刻，我沦为一片空白。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6期）

当我在纸上写下文字（外三章）

蓝　蓝

当我在纸上写下一行文字，我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此刻是否有人在相爱；是否有母亲在亲吻着婴孩。

我想知道：列车上游子正奔向故乡，昔日的弹坑开满了鲜花。争吵的夫妻们突然住嘴，投向彼此的怀抱。

孤苦的人有了安慰。草丛因有了蜜蜂和蝴蝶飞来而快乐地摇曳。一个人注意到小小的蚂蚁从洞口爬出。

临终的生命因得到祝福和祈祷而永生。失恋的人宽恕了一切，并爱上所有的人。

当我在纸上写下一行文字，世界正悄悄向着美的方向转动……

槐树里谁在说话？

那是我不知道的名字，槐树里谁在说话？

它的根在大地深处比天空更远，远到别处的黑暗泉水，远到黄土下面的瓦楞——紫色的瓦松被一阵不知何处来的风吹着。

也许……槐树在那里不是它自己？它开出的串串白花是另外的东西？

它会沉思地说出一个词，使地下的一条河醒来——一股深蓝的激流冲到人间，一阵槐香在大街上飘散！

我猜想，它在一个世界洗脸时，它会在另一个世界藏起来，羞涩地脱去衣衫。

采芦笋的女人

芦苇绿色的火苗从幽暗的深处蔓延到田埂上，跟随她的衣襟像一群跟随着雨云的燕子。

鲜嫩的芦笋，贴近她丰盈的胸乳，在那里，断了乳的幼儿重新被一个怀抱喂养。

在她充满泉水和草木的胸中，也有汪洋在涌动——每当月亏月盈，它在柔软的腰肢间也掀起一阵阵起伏的潮汐——她敏感的生命总是与日月星辰保持着古老而神秘的联系。

她的赤脚轻轻落在泥埂上，四周的虫鸣便压低了声音：让我们对一位母亲致敬。

她的汗水如同清晨的露珠闪烁在额头，她破烂的裤脚裸露出一截眩目的肌肉——经受过苦难的女神庙堂的柱石，她支撑着美的大厦，使天空不至坍塌。

玉米

我曾穿梭于玉米地去折那有着甜汁的茎秆，去揪下紫红的缨子，并在篝火堆旁大嚼这甘美的果实。

我见过农民如何在玉米地里劳作——锄草、间苗、浇水、打顶，直至收获。我在月光下享受过玉米秸堆上童年的芬芳。

对于这黄灿灿的玉米，我从未知道得更多。直到有一天，一个人谈论到上帝时说："谁能使玉米生着排列如此整齐有序、晶莹闪光的籽粒呢？"

（选自《诗歌月刊·下半月》2014年第1期）

擦肩而过（外一章）

蔡　旭

一位老人，把他古稀之龄与脱下的运动衣一起，捆在腰间。

大汗淋漓走在街边公园里，走在晚饭前的黄昏六点钟。

绕着青春的树丛与鲜艳的花朵，一圈又一圈地走着。

追赶着时间，比时针走得还要准确。

脚步轻盈，像一片秋叶飘过。虽已近枯黄，仍原风飘转。

每当这时候我从公园街边走过，都跟他不期而遇。

面对比我大了半轮的他，我却比他大了半轮。

真想跟着他，一起疾走，一起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可是我总是擦肩而过。

一群群急着回家的中年与青年，迎面或身后走来，也擦肩而过。

好像要积累到他这样的年轮，才需要追赶时间。

才知道要追赶时间。

失控的灯

一盏声控灯守住了楼梯口。以前它很灵敏，一听到动静就亮了。

而这天，他连喊几声它都不动。

拍手也不亮。跺脚也不亮。

他是习惯了指手划脚的人。不听指挥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

它也太灵敏了吧？

它是灯，又不是人。

就不明白，它怎么也探到了信息——

昨天，他退了。

（选自《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9期）

怀念一场雪

箫　风

很多年了，那场雪一直在我心灵深处飘飞着……

——**题记**

一

秋去冬来，原本就没有鲜明的分界。

谁能说清，最后一只大雁是何时南飞的？最后一朵野菊是何时枯萎的？

冬天，就这样说来就来了。

就像你，悄悄来到我身边——

在那个初冬的傍晚，陪我走在风雪中。

我们手牵着手，用爱取暖。

世界静止了，只有心儿在飞翔。

从此，你和那个冬天便走进我的心，成为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二

你知道，江南的雪，一向姗姗来迟。

只有满湖滩满河岸洁白的芦花，千朵万朵，纷纷扬扬，雪一般随风飘舞。与北国漫天的飞雪遥相呼应。

可是，毕竟是冬天了。

降温的消息时常接踵而至，令人猝不及防。

而你的叮嘱总比寒流来得更早一些：天冷了，别忘了添件衣裳。

多年如此，使我深深地感动。

我终于明白：爱，其实很简单。

有时就是一句叮嘱，就是天冷了有人为你披件衣裳。

三

雪，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一朵雪花在梦里盛开。

就像你，常在我的梦中翩翩起舞。

在我这个北方人眼里，没有雪的冬天，多么乏味呀。就像春天没有花朵，就像天空没有云彩。

你说过，有雪的世界是温暖的。

与雪相拥，就是与爱相拥，会使那颗蒙尘的心瞬间纯净起来。

一朵雪花翩然而至，摇醒我的梦……

四

在江南，邂逅一场雪，是件很奢侈的事。

而生养我的北方，早已是银装素裹。

打开影集，我又一次怀想生命中那场刻骨铭心的大雪。

那一天，我们相约于飘雪的午后。

你牵着我的手，我拥着你的肩，一起在风雪中漫步。

红纱巾在风中飘舞，像跳跃的火焰，点亮每一朵雪的花蕊。

你回转头，凝视着走过的路。喃喃地说：

“这两行脚印多亲密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阵幸福的颤栗自心底涌起，瞬间漫过周身，漫过那个飘雪的冬季……

五

想起你，就想起飘雪的北方。

你就是我梦中的雪花啊，就是雪中那朵含笑的梅。

在这寒冷的日子里，你的名字是一个可以取暖的词呀。想起你，心中就感到异样的温暖。

一朵雪花，就是一分思念。

我站在江南的肩头，眺望着那座北方的小城。

眺望着你——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如何妆扮着那座城市的妩媚……

（选自《绿风》诗刊 2014 年第 5 期）

雪落平原（六章）

潘永翔

命　名

寒冷是冬天的语言。雪花是季节的名片。

在一片银色的世界里，时间退到平原的背面。生活变得舒缓，悠然，又有几分恬淡。

零下30度。北风，飘雪，大烟炮，滴水成冰，这是北方一年中最凛冽的和弦。所有在野外的人，都是这场冰雪大合奏中的主角。

此时，风轻，雪霁。一场演出后的平静。

橘红色的灯光，铺满大地。松嫩平原的夜晚，静谧、安详。

一朵雪花飘然而至。惊动了檐下的几只飞鸟。它们用叫声，为雪花命名。而雪花，用它的洁白为平原命名。

一片，两片，无数片雪花，梳妆打扮。平原的景色，简单，洁白——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底色。

一片，两片，无数片雪花，是谁传来的消息？

重　生

一场空降终将结束。雪花安详，北风铺陈，大地静穆。

纷纷扬扬，热热闹闹，一场大雪悄悄地改变了一个季节的

容颜。

雪花飘落。

你降落的姿势，透漏了你的秘密，艰难，坎坷，路途遥远。

我知道，你已经在一千个地方，死了一千次之后。今天，在这生命力旺盛，一切都在生根发芽，一切都在悄悄酝酿的平原，再一次重生。

冰，冷，寒，彻，这个季节像北方的男人，经历着所有的痛和苦，所有的承担和责任。而雪花，是这个季节颁发给北方男人的奖章。

今夜，无星无云无梦；今夜，无杂念无彷徨。决心已下，我要乘着一朵雪花，还乡。

飞 翔

不要停下，一路飞翔。这些高于大地的精灵，在松嫩平原，停止舞动翅膀，找到回家的路。

洋洋洒洒，铺满大地。像一幅画，还没有落笔。

长卷，舞蹈，石头或者雪人，我们就是这画卷的色彩，把我们的一生铺满整个冬天。

玫瑰或者蝴蝶，祷词或者奖章，在这单一的画面上，成长为翅膀。让简单的平原，再一次飞翔

我知道，在风雪弥漫的背后，一定有秘密，被说出来。

飞 奔

一匹马身披雪花，在雪地上飞奔。驰过根深叶茂的采油树，越过高大的井架，穿过灯火辉煌的街市，穿过雪花密集的悲凉。

脚印开出无数的花瓣，蹄声震动四野。

在这雪花飞舞的夜晚，雪花的速度，马的速度，还有城市建设的速度，与想象一起飞翔。

而我们，借着雪花的翅膀，让我们的灵魂飞翔，飞过冰冻的江河，飞越无数的渴望，在天与地之间，展开我们的想象。

在风雪弥漫的背后，黎明湖睁大眼睛，看着父亲怎样乘着一匹时间的烈马，参加一场冰雪的盛宴。

扎 根

一朵雪花穿越无数个季节，穿越无数个愿望，向着高处飞翔。

它们飞越云天，飞越阳光，在幻想之上，在梦的边缘开放。

在平原腹地，它们毅然落下，放弃了蓝天，放弃了云霞，只为这蓬勃的油田，扎根、发芽、开花。

就像铁人王进喜，以及他的战友们，还有无数的老会战，以及无数的男男女女无数的石油人，在这广袤的平原，繁衍，拼搏，光大。

舞 蹈

寒冷跟随雪花，填满了所有的街路。诗或者词，如雪花般漫天飞舞。

街灯眨眼，树影摇曳。在这静谧的夜晚，所有的雪花都在季节里开放成歌声。

大雪纷飞，透过雪花，我看到街道，厂房，树木，和雪花一起飞翔。和雪花一起飞翔的，还有石油人的愿望。

在松嫩平原的大舞台上，钻塔，井架，铝盔，采油树，在雪花中舞蹈；智慧的石油工人把乐谱写在长长的石油管线上，让美妙的音乐随着雪花，在人们的梦中开放成百花齐放的春天。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4 年第 8 期）

鱼来鱼往

潘志远

1

水是鱼的大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有黄梅戏曲的味道，但鱼不是董永，也不是天仙。

水也是鱼的小路。小路蜿蜒，曲径通幽。

鱼在这条路上，跋涉一生，也没有留下一个脚印。

鱼的脚印，是鱼本身，浮在浪花里，也镌刻在江河深处，可我们视而不见。

2

水是鱼的宫殿，殿宇深深。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可鱼既不是王妃，也不是公主。鱼小心翼翼，深居简出，只想避开纷争，避开尔虞我诈。

逍遥江湖，是鱼一生最大的渴望，也是鱼最难念的一本经。

3

水是鱼的森林，水的枝叶，密密麻麻，却无遮无掩。

阳光在水的森林里飞，月光、星光也在水的森林里飞：它们都

不是鸟，不必害怕骤然降临的枪弹。

鱼也在水的森林里飞，即便没有枪弹，网、钩、叉、电瓶、诱饵……比枪弹还密集，还疯狂，还难以躲避！

4

水是鱼的衣被，宽大、柔顺、松软。青青一色，代表清贫，为鱼们所深爱；黄袍加身，大富大贵，乃浑浊之始，埋下灾难的伏笔。

水是鱼的衣被。穿一件，脱一件，轻而易举；盖一床，换一床，随心所欲。鱼是奢侈的，但并不浪费，懂得将水反复使用，是鱼的良好品德。

衣食住行，开门四大事。鱼只一个穿，便惹起无数风波。

可鱼们淡静，从小在大风大浪闯，历经凶险，还有什么不能置之度外！

最怕谁泼来污水，污水横流；那样，水便成了鱼的老衣，或者冥被。

（选自《中国魂》2014年第3期）

有伞撑着

黎均平

一把伞，撑着。

上面，一片天空。下面，一片天地。

灼人的日照，撩人的雨丝，多余的偏风，被暂时隔开。

伞，罩住隐秘的思想，一任它发酵，或者霉变。

行走在路上，心有多深，路就有多宽。

一把伞，撑着，像漫漫长路中举起航标，踽踽爬行中短促换档。

一把伞，撑起喧嚣人生片刻的静谧。伞外一个世界，伞内一个世界。

一把伞，撑着。一幅动人的励志画。一种难得的人生状态。

有伞撑着，如同机会在手，信念在胸。人生调整的跫音，清晰而坚定……

（选自《中国散文诗》2014年1—2期合刊）

走走停停

毅　剑

一

许多年了，你一直在路上，总是马不停蹄。

你说生命中的一切都在路上；你牢牢记着父亲的那句话：“不停行走的狗，总会遇到骨头！”但关键——你是那只遇到一根骨头还想着另一根骨头的“狗”，所以命运注定着你的不能停留抑或驻足。

从一片陌生的风景到另一片风景的陌生，你搬不动这个世界，就只能将自己不停地搬来搬去。

你常说，马是一种不能卧地休息的动物，一匹奔跑的马一旦倒下卧地休息，就只有一种可能：它是严重地病了抑或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但前提你不是马。人是需要躺下休息，走走停停，想想看看的。

是的，许多时间，我们总是幻想着前面的风景会好一些，往前赶几步路会平坦一些，挣扎着奔跑一阵子会摆脱眼下的困境，却总是忽略这更需要——一定的必须付出。

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路，平静地做好眼前的事？没有什么比脚下的每一步更重要，不管你将来生命的日子有多长，也注定你永远都不能比今天更年轻！

二

人是一种喜欢群居的动物，但就生命本身而言，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孤独个体。这就像树上的每一片叶子，纵便是长在同一棵树上，也不会有完全相同的脉胳。

我们活着，一路奔走，穿越世间所有外来的苦难，我们依然能够做到坚强不息。我们最大的困难是认识自己，但最容易做得到的也是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自己，只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了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站的角度和位置，往往决定着我们的视野和认识，同时也决定着我们一个人生命的高度。

一切随风。不要一再寻问结果，因为许许多多的结果并不在你自己的手中，也同样不在我和他的手里。如果结果原本就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还需要去苦苦地寻找和努力探求吗？生命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结果，如果告诉你结果就是死亡，你觉得活着还有意义吗？而人生的结果，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不也就是——最终的死亡吗？

活在当下，你——永远不可能比今天更年轻。

你可以有能力去帮助许多的人，减少他们的困难和灾难。让你所有的亲人，都因为你的存在而深感欣慰和幸福。

但你改变不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就像你代替不了他们的生命一样。不是吗？你再富有，你能让自己代替你在医院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亲人吗？

一个人一生命中注定所要经历的风雨，即便是他至亲至爱的人，也不可能全部都能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打拚着一路前行，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不帮谁，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肩负只属于自己的重任，谁也——真正帮不了谁。

三

一只鸟在寻找着一只笼子，一只笼子也在寻找着一只鸟。这对冤家，今生今世，注定着彼此为对方存在。

鸟的世界是天空，鸟原本并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叫做笼子的东西在等他，他习惯了飞翔和鸣叫，习惯了在高高的树杈上筑巢和休息，习惯了远离猎枪的索命和挂网的捕杀……鸟很早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全是整个鸟类的，活着，就需要面对各种诱惑，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难和困境，再苦再累都要飞。

鸟不知道“天堂在左，地狱在右，中间是流离失所”。一只鸟在天空中飞，他所能领悟到的只是——一条路、一片天，一只鸟、一瞬间。

鸟一直闹不明白的是，自己一直把人类当朋友，却不知道为什么人类总是把自己当敌人？鸟理解不了人类世界，但很庆幸造物主当初没有给这些“善于烧杀抢掠”，无缘无故就剥夺别人生命权的“大家伙”们一双翅膀，要不然，他们不但把大地搅得危机四伏，还会将天空搞得更加乌烟瘴气。

鸟的历史是一部厚重的飞行经典，在这部经书中，关于笼子的记载，是和“关于人类的欲望”在同一章节中的。

鸟的世界里没有“笼子”这个词的概念，只有一个相近的字意叫做“巢”，也就是人类所谓的“家”。

笼子是人类专为鸟发明的一种产物。

一只鸟在寻找着一只笼子，一只笼子也在寻找着一只鸟。这对冤家，今生今世，注定着为彼此的伤害存在。

（选自《铁人》2014年第3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2014卷　十编辑联合推荐
作者=杨志学，亚楠主编
页数=312
SS号=13735856
DX号=
出版日期=2015.02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大醉的秋野（外一章）&刁家乐
高原之美（二章）&三色堇
刃（外二章）&川北藻雪
南疆笔记（三章）&马东旭
火把，在眼前与心上燃烧&王垄
刀锋上的温度（二章）&王剑
没有哪一朵云为你停留（组章）&王琪
热爱（外一章）&王小忠
雨中人（外四章）&王尔碑
在辽河（二章）&王占斌
关于钢铁（二章）&王迎高
残荷&王宏雷
风中的三棱草（外二章）&王忠友
荒原上的葵（外二章）&王剑冰
雪莲在鹰翅上飞翔（外二章）&王信国
散落在大地上的拓片&王崇党
读爱日记&王新鑫
夜的风景线（外二章）&王猛仁
时光的背影（外三章）&王幅明
后开花的苹果树（外一章）&车前子
桑多河畔（三章）&扎西才让
印象派（外一章）&贝里珍珠
回首彼岸（外二章）&文榕
孤独者（外三章）&心亦
春风吹了一下（外一章）&方文竹
格桑花&水湄
一粒尘埃落下来（外一章）&可风
紫鸢之恋（三章）&北在北城
乌江是姻，沿河是缘（节选）&冉仲景
石墙：时间碎裂的花朵&冉茂福
惠女民兵（外一首）&叶逢平

圆说（外一章）&史枫
独钓（外一章）&卢静
秋蝉&卢子璋
莲上的月光（外一章）&白琨
解读一只鸽子（外一章）&冯向东
一种过程（四章）&冯明德
树的上空（外一章）&亚男
特克斯的阳光&亚楠
清晨，送牛奶的女人（外一章）&朱锁成
缝隙（外一章）&任剑锋
神农架（三章）&向天笑
黑白&冰石
瑶山牧笛（三章）&成春
南方散章（节选）&汗漫
飘，打一个回旋（外一章）&许淇
朝圣路上（二章）&许文舟
时间的秘密&刘虔
黄河，苦难的母亲（外一章）&刘向民
老大哥（外一章）&刘济华
北方情歌（外一章）&刘海潮
麦地上的一幅插图&刘德印
西藏抒情&祁玉良
风中奔走的词语（三章）&毕亮
乡路（外一章）&阮文生
孙绍振散文诗三章&孙绍振
城&纪洪平
现代农庄（二章）&杨志学
空村庄&杨剑文
城市散章&李成
花信风&李勇
暮雨之泅（三章）&李耕
岁月以另一种方式&李凌
虚拟怒放生命之花&李萍
爱情陶&李皓
一棵草站在黄昏里（外二章）&李需

阿尔泰草原咏叹调&李文强

在时间深处遇见（二章）&李松璋

城之南，繁塔矗立（外一章）&李俊功

望乡人（外一章）&苏勘

忧郁的河（外一章）&吴长忠

空锁风影（二章）&邱春兰

在生命的枝头上（二章）&何承亨

蝴蝶的飞翔（外一章）&冷雪

核桃 · 父亲（外一章）&灵焚

高飞之鹰&张九龄

一把刀（外二章）&张庆岭

最后的约会&张建春

小野鸭（外一章）&张道发

黄河口草场&张殿武

对着镜子说话（外一章）&陈于晓

爱在湘家湖（二章）&陈广德

女儿红（外一章）&陈平军

法院院长与“ 纸条 ”&陈志泽

纸（外一章）&陈计会

藏地短札（二章）&陈劲松

另一个世界：触摸（外一章）&陈茂慧

秋天来信（外一章）&陈德根

泥身&青槐

族谱（外一章）&林溪

脚手架&林登豪

西海，请安放我的相思&武向春

记下这一刻（外二章）&雨兰

鱼儿山札记（三章）&雨倾城

那颗珍珠（三章）&庞白

向金的太阳&转角

旅伴（外一章）&夜鱼

我向往光芒的思想&周庆荣

树（外一章）&秀实

等你的夜晚（外一章）&宓月

陈述（外二章）&弥唱

你，我，我们（三章）&孟令波
大高原，我是一棵孤零零的树&赵正文
彼岸（外一章）&赵克红
绝响（外一章）&赵宏兴
小木桥（外一章）&胡粤泉
我见过的那些荞麦花（外一章）&南小燕
悲情城市（三章）&郝子奇
外滩，或者光（节选）&语伞
在屋前种一些什么&祝成明
另一张脸（三章）&桂兴华
湘家荡名词（二章）&耿永红
日出彩图（外三章）&耿林莽
祖传的村庄（组章）&莫独
父爱（二章）&贾文华
考古一个村庄&晓弦
沧桑的足音（三章）&倪俊宇
词与物（外一章）&徐豪
河之魂&徐成淼
飞向城市的鸟&徐金秋
江南春&徐春芳
缓解（三章）&徐俊国
天上人间都有风（外一章）&徐澄泉
秋风（外一章）&徐慧根
记忆之城：练习者&爱松
在途中（外三章）&爱斐儿
骚动之湖（三章）&栾承舟
夕阳与花朵&海梦
水墨边关（二章）&流浪
半坡（外一章）&唐德亮
秋风横无际涯（三章）&堆雪
一粒雪飘着（外二章）&黄小培
我的秋天（三章）&黄亚洲
流过了青瓷的月光（外一章）&黄恩鹏
冰排远去（外三章）&曹立光
在无锡惠山（外一章）&龚学敏

生命的智慧（二章）&崔国发
人在小城&符纯云
寂静（外一章）&第广龙
在怒江&鸽子
或者悼词（四章）&梁平
像伊安那样朗诵&章闻哲
残疾者（外一章）&章德益
春风紧（外一章）&蒋戈天
茶峒古镇（外二章）&蒋登科
我把呼吸藏了起来（外一章）&韩嘉川
汉字意象（二章）&喻子涵
更紧地握紧（外一章）&鲁橹
风景（外二章）&鲁绪刚
母亲（外一章）&曾丽萍
断章（三章）&谢克强
当我在纸上写下文字（外三章）&蓝蓝
擦肩而过（外一章）&蔡旭
怀念一场雪&箫风
雪落平原（六章）&潘永翔
鱼来鱼往&潘志远
有伞撑着&黎均平
走走停停&毅剑